杂阿含经五十卷（第四十一卷～第五十卷）

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 乾隆大藏經 • 小乘阿含部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时，有众多释氏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释氏：“汝等诸瞿昙，于法斋日及神足月受持斋戒，修功德不？”

诸释氏白佛言：“世尊，我等于诸斋日有时得受斋戒，有时不得；于神足月有持斋戒，修诸功德，有时不得。”

佛告诸释氏：“瞿昙，汝等不获善利，汝等是骄慢者、烦恼人、忧悲人、恼苦人。何故于诸斋日或得斋戒，或不得？于神足月或得斋戒，作诸功德，或不得？诸瞿昙，譬人求利，日日增长，一日一钱，二日两钱，三日四钱，四日八钱，五日十六钱，六日三十二钱，如是士夫日常增长，八日、九日乃至一月，钱财转增广耶？”

长者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释氏：“云何，瞿昙，如是士夫钱财转增，当得自然钱财增广，复欲令我于十年中一向喜乐心乐，多住禅定，宁得以不？”

释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释氏：“若得九年、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喜乐心乐，多住禅定以不？”

释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释氏：“且置年岁，宁得十月、九月、八月乃至一月喜乐心乐，多住禅定以不？复置一月，宁得十日、九日、八日乃至一日一夜喜乐心乐，禅定多住以不？”

释氏答言：“不也，世尊。”

佛告释氏：“我今语汝，我声闻中有直心者，不谄不幻，我于彼人，十年教化；以是因缘，彼人则能百千万岁一向喜乐心乐，多住禅定，斯有是处！复置十年，若九年、八年乃至一年，十月、九月乃至一月，十日、九日乃至一日一夜，我教化，至其明旦，能令胜进，晨朝教化，乃至日暮，能令胜进；以是因缘，得百千万岁一向喜乐心乐，多住禅定，成就二果，或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以彼士夫先得须陀洹故。”

释氏白佛：“善哉！世尊，我从今日，于诸斋日当修斋戒，乃至八支，于神足月受持斋戒，随力惠施，修诸功德。”

佛告释氏：“善哉！瞿昙，为真实要！”

佛说此经已，时，诸释种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众多释氏集论议堂，作如是论议。时，有释氏语释氏难提：“我有时得诣如来，恭敬供养，有时不得；有时得亲近供养知识比丘，有时不得。又复不知有诸智慧优婆塞，有余智慧优婆塞、智慧优婆夷疾病困苦，复云何教化、教诫说法？今当共往诣世尊所，问如此义，如世尊教，当受奉行。”

尔时，难提与诸释氏俱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释氏集论议堂，作如是论议，有诸释氏语我言：‘难提，我等或时见如来，恭敬供养，或时不见；或时往见诸知识比丘，亲近供养，或时不得。’如是广说，乃至如佛所教诫，当受奉行。‘我等今日请问世尊，若智慧优婆塞，有余智慧优婆塞、优婆夷疾病困苦，云何教化、教诫说法？’”

佛告难提：“若有智慧优婆塞，当诣余智慧优婆塞、优婆夷疾病困苦者所，以三种苏息处而教授之言：‘仁者，汝当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以是三种苏息处而教授已，当复问言：‘汝顾恋父母不？’彼若有顾恋父母者，当教令舍，当语彼言：‘汝顾恋父母得活者，可顾恋耳！既不由顾恋而得活，用顾恋为？’彼若言不顾恋父母者，当叹善随喜，当复问言：‘汝于妻子、奴仆、钱财诸物有顾念不？’若言顾念，当教令舍，如舍顾恋父母法；若言不顾念，叹善随喜，当复问言：‘汝于人间五欲顾念以不？’若言顾念，当为说言：‘人间五欲恶露不净，败坏臭处，不如天上胜妙五欲。’教令舍离人间五欲，教令志愿天上五欲。若复彼言心已远离人间五欲，先已顾念天胜妙欲，叹善随喜，复语彼言：‘天上妙欲无常、苦、空、变坏之法，诸天上有身胜天五欲。’若言已舍顾念天欲，顾念有身胜欲，叹善随喜，当复教言：‘有身之欲，亦复无常、变坏之法，有行灭、涅槃、出离之乐，汝当舍离有身顾念，乐于涅槃寂灭之乐为上、为胜。’彼圣弟子已能舍离有身顾念，乐涅槃者，叹善欢喜。如是，难提，彼圣弟子先后次第教诫教授，令得不起、涅槃，犹如比丘百岁寿命，解脱涅槃。”

佛说此经已，释氏难提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释氏名曰菩提，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为世尊亲属。”

佛告菩提：“莫作是语‘我得善利，得与世尊亲属’故然。菩提，所谓善利者，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故，菩提，当作是学：我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佛说此经已，释氏菩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圣弟子得于佛不坏净成就，时，若彼诸天先得于佛不坏净戒成就因缘往生者，皆大欢喜，叹言：‘我以得于佛不坏净成就因缘故，来生于此善趣天上。彼圣弟子今得于佛不坏净成就，以是因缘，亦当复来生此善趣天中。’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须陀洹道分：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惟、法次法向。”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须陀洹分。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须陀洹分。”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成就四法者，当知是须陀洹。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是名四法成就者，当知是须陀洹。”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不分别说，如是分别，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成就四法者，当知是须陀洹，一一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沙门果。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沙门果。何等为四？谓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何等为须陀洹果？谓三结断，是名须陀洹果。

“何等为斯陀含果？谓三结断，贪、恚、痴薄，是名斯陀含果。

“何等为阿那含果？谓五下分结断，是名阿那含果。

“何等为阿罗汉果？若彼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阿罗汉果。”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于彼处，有比丘经行于彼处，四沙门果中得一一果者，彼比丘尽其形寿，常念彼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经行处，如是住处、坐处、卧处亦如是说。如是比丘，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一一四经如上说。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四食于四大，众生安立，饶益摄受。何等为四？谓抟食、触食、意思食、识食。如是四种，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何等为四？谓于佛不坏净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于佛不坏净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于法不坏净，于诸闻法可意爱念，圣戒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

。”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于佛不坏净成就者，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若法、若悭垢缠众生所，心离悭垢众多住，行解脱施，常施，乐于舍，等心行施，圣戒成就，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上说，差别者：“如是四种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安乐食，彼圣弟子功德果报不可称量，得尔所福、尔所果报；然彼多福堕大功德积聚数，如前五河譬经说，乃至说偈。”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四十天子，极妙之色，夜过晨朝，来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诸天子：“善哉！善哉！诸天子，汝等成就于佛不坏净，于法、僧不坏净，圣戒成就？”

时，天子从座起，整衣服，稽首佛足，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成就于佛不坏净，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于法不坏净成就，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于僧不坏净成就，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一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于圣戒成就，缘此功德，身坏命终，今生天上。”

时，四十天子各于佛前自记说须陀洹果已，即没不现。

如四十天子，如是四百天子、八百天子、十千天子、二十千天子、三十千天子、四十千天子、五十千天子、六十千天子、七十千天子、八十千天子，各于佛前自记说须陀洹果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如月譬住，如新学，惭愧软下，摄心敛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临深登峰，摄心敛形，难速前进。如是，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学，惭愧软下，御心敛形而入他家。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学，惭愧软下诸高慢，御心控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临深登峰，御心控形，正观而进。”

佛告比丘：“于意云何？比丘为何等像类应入他家？”

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诸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有比丘于他家心不缚著贪乐，于他得利，他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亦不自举，亦不下人，如是像类比丘应入他家。”

尔时，世尊以手扪摸虚空，告诸比丘：“我今此手，宁著空、缚空、染空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比丘之法常如是：不著、不缚、不染心而入他家。唯迦葉比丘以不著、不缚、不染之心而入他家，于他得利及作功德，欣若在己，不生嫉想、不自举、不下人，其唯迦葉比丘应入他家。”

尔时，世尊复以手扪摸虚空，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今此手，宁著空、缚空、染空以不？”

诸比丘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比丘：“其唯迦葉比丘心常如是，以不著、不缚、不染之心入于他家！”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何等像类比丘应清净说法？”

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广说！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若有比丘作如是心为人说法：‘何等人于我起净信心，为本已当得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如是说者，名不清净说法。

“若复比丘为人说法，作如是念：‘世尊显现正法、律，离诸炽然，不待时节，即此现身，缘自觉知，正向涅槃。而诸众生沉溺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此众生闻正法者，以义饶益，长夜安乐。’以是正法因缘，以慈心、悲心、哀愍心欲令正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是名清净说法。

“唯迦葉比丘有如是清净心为人说法，以如来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而为人说。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如是说法，于如来正法、律，乃至令法久住心为人说法。

”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彼当施我，莫令不施，顿施非渐施，多施非少施，胜施非陋施，速施非缓施。’以如是心而至他家，若他不施，乃至缓施，是比丘心则屈辱。以是因缘，其心退没，自生障礙。

“若复比丘欲入他家，作如是念：‘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顿施非渐施，多施非少施，胜施非陋施，速施非缓施？’作如是念而至他家。若彼不施，乃至缓施，是比丘心不屈辱，亦不退没，不生障碍。

“唯迦葉比丘作如是念而入他家。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作如是念而入他家：‘出家之人卒至他家，何由得施非不施，乃至速施非缓施？’”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时，尊者摩诃迦葉晡时从禅觉，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尊者摩诃迦葉：“汝当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所以者何？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汝亦应尔。”

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诸比丘难可教授，或有比丘不忍闻说。”

佛告摩诃迦葉：“汝何因缘作如是说？”

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见有两比丘，一名槃稠，是阿难弟子；二名阿浮毗，是摩诃目揵连弟子。彼二人共诤多闻，各言：‘汝来当共论议，谁所知多？谁所知胜？’”

时，尊者阿难住于佛后，以扇扇佛，语尊者摩诃迦葉言：“且止！尊者摩诃迦葉。且忍！尊者迦葉。此年少比丘少智、恶智。”

尊者摩诃迦葉语尊者阿难言：“汝且默然！莫令我于僧中问汝事。”

时，尊者阿难即默然住。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彼槃稠比丘、阿浮毗比丘所，作是言：‘大师语汝。’”

时，彼比丘即受教，至槃稠比丘、阿浮毗比丘所，作是言：“大师语汝。”

时，槃稠比丘、阿浮毗比丘答言奉教，即俱往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尔时，世尊告二比丘：“汝等二人，实共诤论，各言：‘汝来试共论议，谁多谁胜’耶？”

二比丘白佛言：“实尔，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等持我所说修多罗、祇夜、受记、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多伽、毗富罗、阿浮多达摩、优波提舍等法，而共诤论，各言：‘汝来试共论议，谁多谁胜’耶？”

二比丘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等不以我所说修多罗乃至优波提舍，而自调伏，自止息，自求涅槃耶？”

二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二比丘：“汝知我所说修多罗乃至优波提舍，汝愚痴人应共诤论，谁多谁胜耶？”

时，二比丘前礼佛足，重白佛言：“悔过！世尊。悔过！善逝。我愚我痴，不善不辩，而共诤论。”

佛告二比丘：“汝实知罪悔过，愚痴，不善不辩，而共诤论。今已自知罪，自见罪，知见悔过，于未来世律仪戒生。我今受汝，怜愍故，令汝善法增长，终不退减。所以者何？若有自知罪，自见罪，知见悔过，于未来世律仪戒生，终不退减。”

时，二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佛告迦葉：“汝当教授教诫诸比丘，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所以者何？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汝亦应尔。”

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诸比丘难可为说法，若说法者，当有比丘不忍、不喜。”

佛告迦葉：“汝见何等因缘而作是说？”

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于诸善法无信敬心，若闻说法，彼则退没。若恶智人于诸善法无精进、惭愧、智慧，闻说法者，彼则退没。若人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惑，身行傲暴，忿恨失念，不定无智，闻说法者，彼则退没。世尊，如是比诸恶人者，尚不能令心住善法，况复增进？当知是辈，随其日夜，善法退减，不能增长。

“世尊，若有士夫于诸善法信心清净，是则不退；于诸善法精进、惭愧、智慧，是则不退；不贪、不恚、睡眠、悼悔、疑惑，是则不退；身不弊暴，心不染污，不忿、不恨，定心正念智慧，是则不退。如是人者，于诸善法日夜增长，况复心住！此人日夜常求胜进，终不退减。”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于诸善法无信心者，是则退减，亦如迦葉次第广说。”

时，尊者摩诃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汝当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所以者何？我常为诸比丘说法教诫教授，汝亦应尔。”

尊者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今诸比丘难可为说法教诫教授，有诸比丘闻所说法，不忍、不喜。”

佛告摩诃迦葉：“汝何因缘作如是说？”

摩诃迦葉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惟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法！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迦葉：“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佛告迦葉：“昔日，阿练若比丘于阿练若比丘所，叹说阿练若法；于乞食比丘所，叹说乞食功德；于粪扫衣比丘所，叹说粪扫衣功德。若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智慧漏尽，身作证比丘所，随其所行，赞叹称说。迦葉，若于阿练若所，叹说阿练若法，乃至漏尽比丘所，叹说漏尽身作证。若见其人，悉共语言，随宜慰劳善来者：‘汝名何等？为谁弟子？’让座令坐，叹其贤善，如其法像类，有沙门义，有沙门欲。如是赞叹时，若彼同住同游者，则便决定随顺彼行，不久亦当同其所见，同其所欲。”

佛告迦葉：“若是年少比丘见彼阿练若比丘来赞叹阿练若法，乃至漏尽身作证，彼年少比丘应起出迎，恭敬礼拜问讯，乃至彼同住者，不久当得自义饶益，如是恭敬者，长夜当得安乐饶益。”

佛告迦葉：“今日比丘见彼来者，知见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床卧、汤药者，与共言语，恭敬问讯，叹言善来：‘何某名字？为谁弟子？’叹其福德，能感大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若与尊者相习近者，亦当丰足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若复年少比丘见彼来者，大智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者，疾起出迎，恭敬问讯，叹言善来大智大德，能感大利、衣被、饮食、卧具、汤药。迦葉，如是年少比丘，长夜当得非义不饶益苦。如是，迦葉，斯等比丘为沙门患，为梵行溺，为大映障，恶不善法，烦恼之患，重受诸有，炽燃生死，未来苦报：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故，迦葉，当如是学：为阿练若，于阿练若所，称誉赞叹粪扫衣、乞食，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定，正智漏尽，身作证者，称誉赞叹。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尊者摩诃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晡时从禅觉，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摩诃迦葉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粪扫衣重，我衣轻好，汝今可住僧中，著居士坏色轻衣。”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已长夜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

佛告迦葉：“汝观几种义，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赞叹粪扫衣、乞食法？”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观二种义，现法得安乐住义，复为未来众生，而作大明。未来世众生当如是念：‘过去上座六神通，出家日久，梵行纯熟，为世尊所叹，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彼于长夜习阿练若，赞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赞叹粪扫衣、乞食法。诸有闻者，净心随喜，长夜皆得安乐饶益。’”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迦葉，汝则长夜多所饶益，安乐众生，哀愍世间，安乐天人。”

佛告迦葉：“若有毁訾头陀法者，则毁于我；若有称叹头陀法者，则称叹我。所以者何？头陀法者，我所长夜称誉赞叹。是故，迦葉，阿练若者，当称叹阿练若；粪扫衣、乞食者，当称叹粪扫衣、乞食法。”

佛说此经已，摩诃迦葉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久住舍卫国阿练若床坐处，长须发，著弊纳衣，来诣佛所。尔时，世尊无数大众围绕说法。

时，诸比丘见摩诃迦葉从远而来，见已，于尊者摩诃迦葉所起轻慢心，言：“此何等比丘？衣服粗陋，无有仪容而来，衣服佯佯而来。”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告摩诃迦葉：“善来！迦葉，于此半座，我今竟知谁先出家，汝耶？我耶？”

彼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竖，并相谓言：“奇哉！尊者，彼尊者摩诃迦葉，大德大力，大师弟子，请以半座。”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合掌白佛言：“世尊，佛是我师，我是弟子。”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为大师，汝是弟子。汝今且坐，随其所安。”

尊者摩诃迦葉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复欲警悟诸比丘，复以尊者摩诃迦葉同己所得殊胜广大功德为现众故，告诸比丘：“我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初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摩诃迦葉亦复如我，离欲、恶不善法，乃至初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我欲第二、第三、第四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彼摩诃迦葉亦复如是，乃至第四禅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我随所欲，慈、悲、喜、舍，空入处、识入处、无所有入处、非想非非想入处，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尽智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彼迦葉比丘亦复如是，乃至漏尽智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

尔时，世尊于无量大众中称叹摩诃迦葉同己广大胜妙功德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住耆阇崛山。

时，尊者阿难诣尊者摩诃迦葉所，语尊者摩诃迦葉言：“今可共出耆阇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尊者摩诃迦葉默然而许。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葉：“日时太早，可共暂过比丘尼精舍。”即便往过。

时，诸比丘尼遥见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从远而来，疾敷床座，请令就坐。时，诸比丘尼礼尊者摩诃迦葉、阿难足已，退坐一面。

尊者摩诃迦葉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不喜悦，说如是恶言：“云何，阿梨摩诃迦葉于阿梨阿难鞞提诃牟尼前为比丘尼说法？譬如贩针儿于针师家卖；阿梨摩诃迦葉亦复如是，于阿梨阿难鞞提诃牟尼前为诸比丘尼说法。”

尊者摩诃迦葉闻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悦，口说恶言，闻已，语尊者阿难：“汝看！是偷罗难陀比丘尼心不喜悦，口说恶言。云何，阿难，我是贩针儿，汝是针师，于汝前卖耶？”

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葉：“且止！当忍！此愚痴老妪，智慧薄少，不曾修习故。”

“阿难，汝岂不闻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见，于大众中说月譬经，教诫教授：‘比丘，当如月譬住，常如新学。’如是广说为说。阿难，如月譬住，常如新学耶？”

阿难答言：“不也，尊者摩诃迦葉。”

“阿难，汝闻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言：‘比丘，当如月譬住，常如新学，其唯摩诃迦葉比丘’？”

阿难答言：“如是，尊者摩诃迦葉。”

“阿难，汝曾为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于无量大众中请汝来坐耶？又复世尊以同己广大之德称叹汝：‘阿难离欲、恶不善法’，乃至漏尽通称叹？”

答言：“不也，尊者摩诃迦葉。”

“如是，阿难，世尊、如来、应、等正觉于无量大众中，口自说言：‘善来摩诃迦葉，请汝半座。’复于大众中以同已广大功德，离欲、恶不善法，乃至漏尽通，称叹摩诃迦葉耶？”

阿难答言：“如是，尊者摩诃迦葉。”

时，摩诃迦葉于比丘尼众中师子吼已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摩诃迦葉、尊者阿难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时，世饥馑，乞食难得。

时，尊者阿难与众多年少比丘俱，不能善摄诸根，食不知量，不能初夜、后夜精勤禅思，乐著睡眠，常求世利。人间游行至南天竺，有三十年少弟子舍戒还俗，余多童子。时，尊者阿难于南山国土游行，以少徒众还王舍城。时，尊者阿难举衣钵，洗足已，至尊者摩诃迦葉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时，尊者摩诃迦葉问尊者阿难：“汝从何来？徒众鲜少？”

阿难答言：“从南山国土人间游行，年少比丘三十人舍戒还俗，徒众损减，又今在者多是童子。”

尊者摩诃迦葉语阿难言：“有几福利，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听三人以上制群食戒？”

阿难答言：“为二事故。何等为二？一者、为贫小家；二者、多诸恶人以为伴党，相破坏故，莫令恶人于僧中住而受众名，映障大众，别为二部，互相嫌诤。”

尊者迦葉语阿难言：“汝知此义，如何于饥馑时，与众多年少弟子南山国土游行，令三十人舍戒还俗，徒众损减，余者多是童子？如阿难，汝徒众消减，汝是童子，不知筹量。”

阿难答言：“云何，尊者摩诃迦葉，我已头发二色，犹言童子？”

尊者摩诃迦葉言：“汝于饥馑世，与诸年少弟子人间游行，致令三十弟子舍戒还俗，其余在者复是童子。徒众消减，不知筹量，而言宿士众坏，阿难，众极坏，阿难，汝是童子，不筹量故。”

时，低舍比丘尼闻尊者摩诃迦葉以童子责尊者阿难毗提诃牟尼，闻已不欢喜，作是恶言：“云何，阿梨摩诃迦葉本外道门，而以童子呵责阿梨阿难毗提诃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摩诃迦葉以天耳闻低舍比丘尼心不欢喜，口出恶言，闻已，语尊者阿难：“汝看！是低舍比丘尼心不欢喜，口说恶语，言：‘摩诃迦葉本门外道，而责阿梨阿难毗提诃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阿难答言：“且止！尊者摩诃迦葉。忍之！尊者摩诃迦葉。此愚痴老妪无自性智。”

尊者摩诃迦葉语阿难言：“我自出家，都不知有异师，唯如来、应、等正觉。我未出家时，常念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知在家荒务，多诸烦恼，出家空闲，难可俗人处于非家，一向鲜洁，尽其形寿，纯一满净，梵行清白。当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以百千金贵价之衣，段段割截为僧伽梨，若世间阿罗汉者，闻从出家。

“我出家已，于王舍城那罗聚落中间多子塔所，遇值世尊正身端坐，相好奇特，诸根寂静，第一息灭，犹如金山。我时见已，作是念：‘此是我师！此是世尊！此是罗汉！此是等正觉！’我时一心合掌敬礼，白佛言：‘是我大师！我是弟子。’佛告我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师，汝是弟子。迦葉，汝今成就如是真实净心所恭敬者。不知言知，不见言见，实非罗汉而言罗汉，非等正觉言等正觉者，应当自然身碎七分。迦葉，我今知故言知，见故言见，真阿罗汉言阿罗汉，真等正觉言等正觉。迦葉，我今有因缘故，为声闻说法，非无因缘故；依，非无依；有神力，非无神力。是故，迦葉，若欲闻法，应如是学。若欲闻法，以义饶益，当一其心，恭敬尊重，专心侧听，而作是念：“我当正观五阴生灭，六触入处集起、灭没，于四念处正念乐住，修七觉分、八解脱，身作证，常念其身，未尝断绝，离无惭愧，于大师所及大德梵行常住惭愧。”如是应当学！’

“尔时，世尊为我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我亦随去，向于住处。我以百千价值衣割截僧伽梨，四摄为座。尔时，世尊知我至心，处处下道，我即敷衣，以为坐具，请佛令坐。世尊即坐，以手摩衣，叹言：‘迦葉，此衣轻细，此衣柔软。’我时白言：‘如是，世尊，此衣轻细，此衣柔软，惟愿世尊受我此衣！’佛告迦葉：‘汝当受我粪扫衣，我当受汝僧伽梨。’佛即自手授我粪扫纳衣，我即奉佛僧伽梨，如是渐渐教授，我八日之中，以学法受于乞食，至第九日，超于无学。

“阿难，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付以法财，诸禅、解脱、三昧、正受？’应答我是，是则正说。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当以灌顶，住于王位，受王五欲，不苦方便自然而得；我亦如是，为佛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法，禅、解脱、三昧、正受，不苦方便自然而得。譬如转轮圣王宝象，高七八肘，一多罗叶能映障者；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则可映障。若有于神通境界智证有疑惑者，我悉能为分别记说；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尽作证智通有疑惑者，我悉能为分别记说，令得决定。”

尊者阿难语尊者摩诃迦葉：“如是！如是！摩诃迦葉，如转轮圣王宝象，高七八肘，欲以一多罗叶能映障者；如是，尊者摩诃迦葉六神通智则可映障。若有于神通境界作

证智，乃至漏尽作证智有疑惑者，尊者摩诃迦葉能为记说，令其决定。我于长夜敬信尊重尊者摩诃迦葉，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

尊者摩诃迦葉说是语时，尊者阿难闻其所说，欢喜受持！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应施何等人？”

佛言：“大王，随心所乐处。”

波斯匿王复白佛言：“应施何处，得大果报？”

佛言：“大王，此是异问。所问应施何处？此问则异。复问施何处，应得大果？此问复异。我今问汝，随意答我。大王，譬如此国临阵战斗，集诸战士，而有一婆罗门子，从东方来，年少幼稚，柔弱端正，肤白发黑，不习武艺，不学术策，恐怖退弱，不能自安，不忍敌观，若刺若射，无有方便，不能伤彼。云何，大王，如此士夫，王当赏不？”

王白佛言：“不赏，世尊。”

“如是，大王，有刹利童子从南方来，鞞舍童子从西方来，首陀罗童子从北方来，无有伎术，皆如东方婆罗门子，王当赏不？”

王白佛言：“不赏，世尊。”

佛告大王：“此国集军临战斗时，有婆罗门童子从东方来，年少端正，肤白发黑，善学武艺，知斗术法，勇健无畏，苦战不退，安住谛观，运戈能伤，能破巨敌。云何，大王，如此战士，加重赏不？”

王白佛言：“重赏，世尊。”

“如是，刹利童子从南方来，鞞舍童子从西方来，首陀罗童子从北方来，年少端正，善诸术艺，勇健堪能，苦战却敌，皆如东方婆罗门子。如是战士，王当赏不？”

王白佛言：“重赏，世尊。”

佛言：“大王，如是沙门、婆罗门远离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大福利，得大果报。何等为舍离五支？所谓贪欲盖，瞋恚、睡眠、掉悔、疑盖，已断已知，是名舍离五支。何等为成就五支？谓无学戒身成就，无学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是名成就五支。大王，如是舍离五支，成就五支，建立福田；施此田者，得

大果报。”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运戈猛战斗，堪能勇士夫，

为其战斗故，随功重加赏；

不赏名族胄，怯劣无勇者。

忍辱修贤良，见谛建福田，

贤圣律仪备，成就深妙智。

族胄虽卑微，堪为施福田，

衣食钱财宝，床卧等众具，

悉应以敬施，为持净戒故。

人表林野际，穿井给行人，

溪涧施桥梁，迴路造房舍，

戒德多闻众，行路得止息。

譬如重云起，雷电声振耀，

普雨于壤土，百卉悉扶蔬，

禽兽皆欢喜，田夫并欣乐。

如是净信心，闻慧舍悭垢，

钱财丰饮食，常施良福田，

高唱增欢爱，如雷雨良田。

功德注流泽，沾洽施主心，

财富名称流，及涅槃大果。”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世尊，为婆罗门死还生自姓婆罗门家，刹利、鞞舍、首陀罗家耶？”

佛言：“大王，何得如是？大王当知：有四种人，何等为四？有一种人，从冥入冥；有一种人，从冥入明；有一种人，从明入冥；有一种人，从明入明。

“大王，云何为一种人从冥入冥？谓有人生卑姓家，若生旃陀罗家、鱼猎家、竹作家、车师家，及余种种下贱工巧业家，贫穷活命，形体憔悴，而复修行卑贱之业，亦复为人下贱作使，是名为冥。处斯冥中，复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当生恶趣，堕泥梨中。犹如有人从暗入暗，从厕入厕，以血洗血，舍恶受恶；从冥入冥者亦复如是，是故名为从冥入冥。

“云何名为从冥入明？谓有世人生卑姓家，乃至为人作诸鄙业，是名为冥。然其彼人于此冥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登床跨马，从马升象；从冥入明亦复如是，是名有人从冥入明。

“云何有人从明入冥？谓有世人生富乐家，若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家、长者大姓家，及余种种富乐家生，多诸钱财，奴婢、客使，广集知识，受身端正，聪明黠慧，是名为明。于此明中，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恶趣，堕泥梨中。譬如有人从高楼下乘于大象，下象乘马，下马乘舆，下舆坐床，下床堕地，从地落坑；从明入冥者亦复如是。

“云何有人从明入明？谓有世人生富乐家，乃至形相端严，是名为明。于此明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譬如有人从楼观至楼观，如是乃至从床至床；从明入明者亦复如是，是名有人从明入明。”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贫穷困苦者，不信增瞋恨，

悭贪恶邪想，痴惑不恭敬；

见沙门道士，持戒多闻者，

毁訾而不誉，障他施及受；

如斯等士夫，从此至他世，

当堕泥梨中，从冥入于冥。

若有贫穷人，信心少瞋恨，

常生惭愧心，惠施离悭垢；

见沙门梵志，持戒多闻者，

谦虚而问讯，随宜善供给，

劝人令施与，叹施及受者；

如是修善人，从此至他世，

善趣上生天，从冥而入明。

有富乐士夫，不信多瞋恨，

悭贪嫉恶想，邪惑不恭敬；

见沙门梵志，毁訾而不誉，

障他人施惠，亦断受施者；

如是恶士夫，从此至他世，

当生苦地狱，从明入冥中。

若有富士夫，信心不瞋恨，

常起惭愧心，惠施离瞋妒；

见沙门梵志，持戒多闻者，

先奉迎问讯，随宜给所须，

劝人令供养，叹施及受者；

如是等士夫，从此至他世，

生三十三天，从明而入明。”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白日身蒙尘土，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佛言：“大王，从何所来？”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彼灌顶王法，人中自在，精勤方便。王领大地，统理王事，周行观察，而来至此。”

佛告大王：“今问大王，随意答我。譬如有人从东方来，有信有缘，未曾虚妄，而白王言：‘我东方来，见一石山，极方广大，不穿不坏，亦无缺坏，磨地而来，一切众生草木之类悉磨令碎。’南、西、北方亦有人来，有信有缘，亦不虚妄，而白王言：‘

我见石山，方广高大，不断不坏，亦不缺坏，磨地而来，众生草木悉皆磨碎。’大王，于意云何？如是像貌大恐怖事，险恶相杀，众生运尽，人道难得，当作何计？”

王白佛言：“若如是者，更无余计，唯当修善，于佛法、律专心方便。”

佛告大王：“何故说言：‘险恶恐怖于世卒起，众生运尽，人身难得，唯当行法、行义、行福，于佛法教，专精方便’？何以不言：‘灌顶王位为众人首，堪能自在。王于大地，事务众人，当须营理’耶？”

王白佛言：“世尊，为复闲时言：‘灌顶王位为众人首，王于大地，多所经营，以言斗言，以财斗财，以象斗象，以车斗车，以步斗步。’当于尔时，无有自在，若胜若伏，是故我说：‘险恶恐怖卒起之时，众生运尽，人身难得，无有余计，唯有行义、行法、行福，于佛法教专心归依。’”

佛告大王：“如是！如是！经常磨迮，谓恶劫、老、病、死，磨迮众生。当作何计？正当修义、修法、修福、修善、修慈，于佛法中精勤方便。”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有大石山，高广无缺坏，

周遍四方来，磨迮此大地，

非兵马咒术，力所能防御。

恶劫老病死，常磨迮众生；

四种大族姓，栴陀罗猎师，

在家及出家，持戒犯戒者，

一切皆磨迮，无能救护者。

是故慧士夫，观察自己利，

建立清净信，信佛法僧宝，

身口心清净，随顺于正法，

现世名称流，终则生天上。”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时，有尼乾子七人、阇祇罗七人、一舍罗七人，身皆粗大，彷徉行住祇洹门外。时，波斯匿王遥见斯等彷徉门外，即从座起，往至其前，合掌问讯，三自称名言：“我是波斯匿王拘萨罗王。”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汝今何故恭敬斯等，三称姓名，合掌问讯？”

王白佛言：“我作是念：‘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斯等则是。’”

佛告波斯匿王：“汝今且止！汝亦不知是阿罗汉、非阿罗汉，不得他心智故，且当亲近观其戒行，久而可知，勿速自决！审谛观察，勿但洛莫！当用智慧，不以不智；经诸苦难，堪能自辨；交契计校，真伪则分。见说知明，久而则知，非可卒识，当须思惟，智慧观察！”

王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斯理，言久相习，观其戒行，乃至见说知明。我有家人，亦复出家，作斯等形相，周流他国，而复来还，舍其被服，还受五欲。是故当知世尊善说，应与同止，观其戒行，乃至言说知有智慧。”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不以见形相，知人之善恶，

不应暂相见，而与同心志。

有现身口密，俗心不敛摄，

犹如鍮石铜，涂以真金色，

内怀鄙杂心，外现圣威仪，

游行诸国土，欺诳于世人。”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为首，并七国王及诸大臣悉共集会，作如是论议：“五欲之中，何者第一？”

有一人言：“色最第一。”又复有称声、香、味、触为第一者。中有人言：“我等人人各说第一，竟无定判，当诣世尊，问如此义。如世尊说，当共忆持。”

尔时，波斯匿王为首，与七国王、大臣、眷属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七王与诸大臣如是论议：‘五欲功德，何者为胜？’其中有言色胜、有言声胜、有言香胜、有言味胜、有言触胜，竟无决定。来问世尊，竟何者胜？”

佛告诸王：“各随意适，我悉有余说，以是因缘，我说五欲功德。然自有人于色适意，止爱一色，满其志愿；正使过上有诸胜色，非其所爱，不触不视，言己所爱最为第一，无过其上。如爱色者，声、香、味、触亦皆如是，当其所爱，辄言最胜，欢喜乐著；虽更有胜过其上者，非其所欲，不触不视，唯我爱者最胜最妙，无比无上。”

尔时，座中有一优婆塞，名曰栴檀，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善说！世尊，善说！善逝。”

佛告优婆塞：“善说！栴檀。快说！栴檀。”

时，栴檀优婆塞即说偈言：

“央伽族姓王，服珠璎珞铠，

摩竭众庆集，如来出其国；

名闻普流布，犹如雪山王，

如净水莲华，清净无瑕秽，

随日光开敷，芬香熏其国。

央耆国明显，犹如空中日，

观如来慧力，如夜燃炬火，

为眼为大明，来者为决疑。”

时，诸国王叹言：“善说！栴檀优婆塞！”

尔时，七王脱七宝上衣，奉优婆塞。

时，彼七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尔时，栴檀优婆塞知诸王去已，从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白佛：“今七国王遗我七领上衣，惟愿世尊受此七衣，以哀愍故！”

尔时，世尊为哀愍故，受其七衣，栴檀优婆塞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其体肥大，举体流汗，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气息长喘。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身体极肥盛！”

大王白佛言：“如是，世尊，患身肥大，常以此身极肥大故，惭耻厌苦。”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量，

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时，有一年少，名郁多罗，于会中坐。时，波斯匿王告郁多罗：“汝能从世尊受向所说偈，每至食时，为我诵不？若能尔者，赐金钱十万，亦常与食。”

郁多罗白王：“奉教当诵！”

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郁多罗知王去已，至世尊前，受所说偈，于王食时，食食为诵，白言：“大王，如佛、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而说斯偈：

“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量，

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如是，波斯匿王渐至后时，身体腩细，容貌端正，处楼阁上，向佛住处合掌恭敬，右膝著地，三说是言：“南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南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与我现法利益、后世利益、现法后世利益，以其饭食知节量故。”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

时，有年少阿修罗来诣佛所，于佛面前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不怒胜瞋恚，不善以善伏，

惠施伏悭贪，真言坏妄语。

不骂亦不虐，常住贤圣心，

恶人住瞋恨，不动如石山。

起瞋恚能持，胜制狂马车，

我说善御士，非彼摄绳者。”

时，年少阿修罗白佛言：“瞿昙，我今悔过，如愚如痴，不辩不善，于瞿昙面前诃骂毁辱。”

如是忏悔已，时，阿修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年少宾耆迦婆罗门来诣佛所，于世尊面前作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

尔时，世尊告年少宾耆迦：“若于一时吉星之日，汝当会诸宗亲眷属耶？”

宾耆白佛：“如是，瞿昙。”

佛告宾耆：“若汝宗亲不受食者，当如之何？”

宾耆白佛：“不受食者，食还属我。”

佛告宾耆：“汝亦如是，如来面前作粗恶不善语，骂辱呵责，我竟不受，如此骂者，应当属谁？”

宾耆白佛：“如是，瞿昙，彼虽不受，且以相赠，则便是与。”

佛告宾耆：“如是不名更相赠遗，何得便为相与？”

宾耆白佛：“云何名为更相赠遗，名为相与？云何名不受相赠遗，不名相与？”

佛告宾耆：“若当如是骂则报骂，瞋则报瞋，打则报打，斗则报斗，名相赠遗，名为相与。若复，宾耆，骂不报骂，瞋不报瞋，打不报打，斗不报斗，若如是者，非相赠遗，不名相与。”

宾耆白佛：“瞿昙，我闻古昔婆罗门长老宿重行道大师所说：‘如来、应、等正觉，面前骂辱，瞋恚诃责，不瞋不怒。’而今瞿昙有瞋恚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无瞋何有瞋？正命以调伏，

正智心解脱，慧者无有瞋。

以瞋报瞋者，是则为恶人。

不以瞋报瞋，临敌伏难伏，

不瞋胜于瞋，三偈如前说。”

尔时，年少宾耆白佛言：“悔过！瞿昙，如愚如痴，不辩不善，而于沙门瞿昙面前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

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诣讲堂东荫荫中，露地经行。

时，有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来诣佛所，世尊面前作粗恶不善语，骂詈呵责。世尊经行，彼随世尊后行。世尊经行已竟，住于一处，彼婆罗门言：“瞿昙伏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胜者更增怨，伏者卧不安；

胜伏二俱舍，是得安隐眠。”

婆罗门白言：“瞿昙，我今悔过，如愚如痴，不辩不善，何于瞿昙面前作粗恶不善语，骂詈呵责？”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

时，健骂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遥见世尊，作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把土坌佛。时，有逆风，还吹其土，反自坌身。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人无瞋恨，骂辱以加者，

清净无结垢，彼恶还归己，

犹如土坌彼，逆风还自污。”

时，彼婆罗门白佛言：“悔过！瞿昙，如愚如痴，不善不辩，何于瞿昙面前粗恶不善语，瞋骂呵责？”

时，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婆罗门名曰违义，闻沙门瞿昙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已，作是念：“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闻所说法，当反其义。”作是念已，往诣精舍，至世尊所。

尔时，世尊无量眷属围绕说法。世尊遥见违义婆罗门来，即默然住。

违义婆罗门白佛言：“瞿昙说法，乐欲闻之！”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违义婆罗门，未能解深义，

内怀嫉恚心，欲为法留难。

调伏违反心，诸不信乐意，

息诸障碍垢，则解深妙说。”

时，违义婆罗门作是念：“沙门瞿昙已知我心。”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

时，有不害婆罗门来诣佛所，白佛言：“世尊，我名不害，为称实不？”

佛告婆罗门：“如是称实者，若身不害，若口不害，若心不害，则为称实。”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心不杀害，口意亦俱然，

是则为离害，不恐怖众生。”

佛说此经已，不害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王舍城乞食，次第行乞至火与婆罗门舍。

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即具众美饮食，满钵与之。如是二日、三日，乞食复至其舍。火与婆罗门遥见佛来，作是念：“秃头沙门何故数来，贪美食耶？”尔时，世尊知火与婆罗门心念已，即说偈言：

“上天日日雨，田夫日夜耕，

数数植种子，是田数收谷。

如人数怀妊，乳牛数怀犊，

数数有求者，则能数惠施。

数数惠施故，常得大名称，

数数弃死尸，数数哭悲恋，

数数生数死，数数忧悲苦，

数数以火烧，数数诸虫食。

若得贤圣道，不数受诸有，

亦不数生死，不数忧悲苦，

不数数火烧，不数诸虫食。”

时，火与婆罗门闻佛说偈，还得信心，复以种种饮食满钵与之。世尊不受，以因说偈而施故，复说偈言：

“因为说偈法，不应受饮食，

当观察自法，说法不受食。

婆罗门当知，斯则净命活，

应以余供养，纯净大仙人。

已尽诸有漏，秽法悉已断，

供养以饮食，于其良福田。

欲求福德者，则我田为良！”

火与婆罗门白佛：“今以此食，应著何所？”

佛告婆罗门：“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食此信施，令身安乐。汝持是食去弃于无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时，婆罗门即以此食持著无虫水中，水即烟出，沸声啾啾。譬如铁丸烧令火色，掷著水中，水即烟起，沸声啾啾，亦复如是；婆罗门持此饮食著水中，水即烟出，沸声啾啾。于时火与婆罗门叹言：“甚奇瞿昙，大德大力，能令此食而作神变。”

时，火与婆罗门因此饭食神变，得信敬心，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中出家、受具足。”

彼即出家已，作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发须，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舍卫国中婆肆吒婆罗门女，信佛、法、僧，归佛、归法、归比丘僧，于佛、法、僧已离狐疑；于苦集尽道亦离疑惑，见谛得果，得无间慧。其夫是婆罗豆婆遮种姓婆罗门。每至左右所为作时，有小得失，即称南无佛，向如来所住方面，随方合掌，三说是言：“南无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身纯金色，圆光一寻，方身圆满，如尼拘律树；善说妙法，牟尼之尊，仙人上首，是我大师！”

时，夫婆罗门闻之，瞋恚不喜，语其妇言：“为鬼著耶？无有此义，舍诸三明大德婆罗门，而称叹彼秃头沙门，黑暗之分，世所不称。我今当往共汝大师论议，足知胜如。”

妇语夫言：“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神、世人能共世尊、如来、应、等正觉金色之身，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言说微妙，仙人上首，我之大师共论议者。然今婆罗门且往，自可知之！”

时，婆罗门即往诣佛，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为杀于何等，而得安隐眠？

为杀于何等，令心得无忧？

为杀于何等，瞿昙所称叹？”

尔时，世尊知婆罗门心之所念，而说偈言：

“杀于瞋恨者，而得安隐眠。

杀于瞋恚者，而心得无忧。

瞋恚为毒本，能害甘种子；

能害于彼者，贤圣所称叹；

若能害彼者，其心得无忧。”

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示教照喜，次第说法，谓说施，说戒，说生天法，说欲味著为灾患烦恼，清净出要，远离随顺，福利清净，分别广说。譬如清净白氎易为染色；如是，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即于座上，于四圣谛得无间等，所谓苦、集、灭、道。是婆罗门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他度，于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偏露右肩，合掌白佛：“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今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已，尽其寿命，为优婆塞，证知我！”

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还归自家。

其妇优婆夷遥见夫来，见已，白言：“已与如来、应、等正觉纯金色身，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妙说之上，仙人之首，大牟尼尊，为我大师共论议耶？”

其夫答言：“我未尝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诸神、世人有能与如来、应、等正觉真金色身，圆光一寻，如尼拘律树圆满之身，妙说之上，诸仙之首，牟尼之尊，汝之大师共论议也。汝今与我作好法衣，我持至世尊所出家学道。”

时，妇悉以鲜洁白氎，令作法衣。时，婆罗门持衣往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言：“世尊，我今可得于世尊法中出家学道，修梵行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此法、律出家学道，修诸梵行。”

即出家已，独静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出家学道，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魔瞿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我于家中常行布施，若一人来，施于一人；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与。我如是施，得多福不？”

佛告婆罗门：“汝如是施，实得大福。所以者何？以于家中常行布施，一人来乞，即施一人；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与故，即得大福。”

时，魔瞿婆罗门即说偈言：

“在家所为作，布施复大会，

因此惠施故，欲求大功德。

今问于牟尼，我之所应知，

同梵天所见，为我分别说。

云何为解脱，胜妙之善趣？

云何修方便，得生于梵世？

云何随乐施，生明胜梵天？”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施者设大会，随彼爱乐施，

欢喜净信心，攀缘善功德。

以其所建立，求离诸过恶，

远离于贪欲，其心善解脱！

修习于慈心，其功德无量，

况复加至诚，广施设大会！

若于其中间，所得诸善心，

正向善解脱，或余纯善趣，

如是胜因缘，得生于梵世。

如是之惠施，其心平等故，

得生于梵世，其寿命延长。”

时，魔瞿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持华盖、著舍勒导从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无非婆罗门，所行为清净，

刹利修苦行，于净亦复乖。

三典婆罗门，是则为清净，

如是清净者，不在余众生。”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不知清净道，及诸无上净，

于余求静者，至竟无净时。”

婆罗门白佛：“瞿昙说清净道及无上清净耶？何等为清净道？何等为无上清净？”

佛告婆罗门：“正见者为清净道；正见修习多修习，断贪欲、断瞋恚、断愚痴。若婆罗门贪欲永断，瞋恚、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名无上清净。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清净道；正定修习多修习已，断贪欲、断瞋恚、断愚痴。若婆罗门贪欲永断，瞋恚、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名无上清净。”

婆罗门白佛言：“瞿昙说清净道、无上清净耶？瞿昙，世务多事，今且辞还。”

佛告婆罗门：“宜知是时。”

持华盖、著舍勒导从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婆罗门来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云何为尸罗？云何正威仪？

云何为功德？云何名为业？

成就何等法，罗汉婆罗门？”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宿命忆念智，见生天恶趣，

得诸受生尽，牟尼明决定。

知心善解脱，解脱一切贪，

具足于三明，三明婆罗门。”

佛说此经已，异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尊者阿难从世尊后。时，有二老男女，是其夫妇，年耆根熟，偻背如钩，诣里巷头，烧粪扫处，俱蹲向火。

世尊见彼二老夫妇，年耆愚老，偻背如钩，俱蹲向火，犹如老鹄，欲心相视；见已，告尊者阿难：“汝见彼夫妇二人，年耆愚老，偻背如钩，俱蹲向火，犹如老鹄，欲心相视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阿难：“此二老夫妇，于年少时盛壮之身，勤求财物者，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一富长者；若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精勤修习者，亦可得阿罗汉第一上果。于第二分盛壮之身，勤求财物，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二富者；若复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者，亦可得阿那含果证。若于第三分中年之身，勤求财物，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三富者；若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者，亦可得为斯陀含果证。彼于第四分老年之身，勤求财物，亦可得为舍卫城中第四富者；若剃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者，亦可得为须陀洹果证。彼于今日，年耆根熟，无有钱财，无有方便，无所堪能，不复堪能，若觅钱财，亦不能得胜过人法。”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不行梵行故，不得年少财，

思惟古昔事，眠地如曲弓。

不修于梵行，不得年少财，

犹如老鹄鸟，守死于空池！”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陀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如上说，差别者，唯说异偈言：

“老死之所坏，身及所受灭，

唯有惠施福，为随己资粮。

依于善摄护，及修禅功德，

随力而行施，钱财及饮食，

于群则眠觉，非为空自活。”

佛说此经已，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时，有众多比丘集于讲堂，作如是论：“诸尊，如世尊说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

“‘若知二边者，于中永无著，

说名大丈夫，不顾于五欲，

无有烦恼锁，超出缝纵忧。’

“诸尊，此有何义？云何边？云何二边？云何为中？云何为缝纵？云何思？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边，脱于苦？”

有一答言：“六内入处是一边，六外入处是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纵。习于受者，得彼彼因，身渐转增长出生，于此即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边，脱于苦。”

复有说言：“过去世是一边，未来世是二边，现在世名为中，爱为缝纵。习近此爱，彼彼所因，身渐触增长出生，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乐受者是一边，苦受者是二边，不苦不乐是其中，爱为缝纵。习近此爱，彼彼所得，自身渐触增长出生，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有者是一边，集是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纵。如是广说，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身者是一边，身集是二边，爱为缝綖。如是广说，乃至脱苦。”

复有说言：“我等一切所说不同，所谓向来种种异说，要不望知。云何世尊有余之说，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经？我等应往具问世尊，如世尊所说，我等奉持。”

尔时，众多比丘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向诸比丘集于讲堂，作如是言：于世尊所说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经，所谓二边，乃至脱苦。有人说言：内六入处是说一边，外六入处是说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綖。如前广说，悉不决定，今日故来请问世尊，具问斯义，我等所说，谁得其义？”

佛告诸比丘：“汝等所说，皆是善说，我今当为汝等说有余经。我为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有余经说，谓触是一边，触集是二边，受是其中，爱为缝綖。习近爱已，彼彼所得，身缘触增长出生。于此法，以智知，以了了；智所知，了所了，作苦边，脱于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尊者宾头卢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时，有婆蹉国王，名优陀延那，诣尊者宾头卢所，共相问讯；问讯已，退坐一面。婆蹉王优陀延那白尊者宾头卢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已不？”

尊者宾头卢答言：“大王，大王且问，知者当答。”

婆蹉王优陀延那问尊者宾头卢：“何因何缘新学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极安乐住，诸根欣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乐静少动，任他而活，野兽其心，堪能尽寿，修持梵行，纯一清净？”

尊者宾头卢答言：“如佛所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为比丘说：‘汝诸比丘，若见宿人，当作母想；见中年者，作姊妹想；见幼稚者，当作女想。’以是因缘，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诸根敷悦，颜貌清净，肤色鲜白，乐静少动，任他而活，野兽其心，堪能尽寿，修持梵行，纯一清净。”

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言：“今诸世间贪求之心，若见宿人，而作母想；见中年者，作姊妹想；见幼稚者，而作女想。当于尔时，心亦随起，贪欲烧燃、瞋恚烧燃、愚痴烧燃，要当更有胜因缘不？”

尊者宾头卢语婆蹉王优陀延那：“更有因缘，如世尊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为比丘说：‘此身从足至顶，骨干肉涂，覆以薄皮，种种不净充满其中；周遍观察，发、毛、爪、齿、尘垢、流涎、皮、肉、白骨、筋、脉、心、肝、肺、脾、肾、肠、肚、生藏、熟藏、胞、泪、汗、涕、沫、肪、脂、髓、痰、阴、脓、血、脑、汁、屎、

溺。’大王，此因此缘故，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

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人心飘疾，若观不净，随净想现。颇更有因缘，令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不？”

尊者宾头卢言：“大王，有因有缘，如世尊说，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告诸比丘：‘汝等应当守护根门，善摄其心。若眼见色时，莫取色相，莫取随形好，增上执持。若于眼根不摄敛住，则世间贪、爱、恶不善法则漏其心，是故汝等当受持眼律仪。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乃至受持意律仪。’”

尔时，婆蹉王优陀延那语尊者宾头卢：“善哉！善说法，乃至受持诸根律仪。尊者宾头卢，我亦如是，有时不守护身，不持诸根律仪，不一其念，入于宫中，其心极生贪欲炽燃、愚痴烧燃；正使闲房独处，亦复三毒烧燃其心，况复宫中！又我有时善护其身，善摄诸根，专一其念，入于宫中，贪欲、恚、痴不起烧燃其心；于内宫中尚不烧身，亦不烧心，况复闲独！以是之故，此因此缘，能令年少比丘于此法、律，出家未久，安隐乐住，乃至纯一满净。”

时，婆蹉王优陀延那闻尊者宾头卢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手故知有取舍，有足故知有往来，有关节故知有屈伸，有腹故知有饥渴。如是，比丘，有眼故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诸比丘，若无手则不知取舍，若无足则不知往来，若无关节则不知有屈伸，若无腹则不知有饥渴。如是，诸比丘，若无眼则无眼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河中草，有龟于中住止。时，有野干饥行觅食，遥见龟虫，疾来捉取。龟虫见来，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头足，欲取食之。久守，龟虫永不出头，亦不出足；野干饥乏，瞋恚而去。

“诸比丘，汝等今日亦复如是，知魔波旬常伺汝便，贪汝眼著于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意念法，欲令出生染著六境。是故，比丘，汝等今日常当执持眼

律仪住，执持眼根律仪住，恶魔波旬不得其便，随出随缘；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于其六根若出若缘，不得其便；犹如龟虫，野干不得其便。”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龟虫畏野干，藏六于壳内，

比丘善摄心，密藏诸觉想，

不依不怖彼，覆心勿言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麴麦著四衢道头，有六壮夫执杖共打，须臾尘碎，有第七人执杖重打。诸比丘，于意云何？如麴麦聚，六人共打，七人重打，当极碎不？”

诸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佛告诸比丘：“如是愚痴士夫六触入处之所捶打。何等为六？谓眼触入处，常所捶打；耳、鼻、舌、身、意触入处，常所捶打。彼愚痴士夫为六触入处之所捶打，犹复念求当来世有，如第七人重打令碎。比丘，若言是我，是则动摇；言是我所，是则动摇。未来当有，是则动摇；未来当无，是则动摇。当复有色，是则动摇；当复无色，是则动摇。当复有想，是则动摇；当复无想，是则动摇；当复非有想非无想，是则动摇。动摇故病，动摇故痈，动摇故刺，动摇故著。正观察动摇故苦者，得不动摇心，多修习住，系念正知。如动摇，如是思量虚诳，有行因爱。言我，是则为爱；言我所，是则为爱。言当来有，是则为爱；言当来无，是则为爱。当有色，是则为爱；当无色，是则为爱。当有想，是则为爱；当无想，是则为爱；当非想非非想，是则为爱。爱故为病，爱故为痈，爱故为刺。若善思观察爱生苦者，当多住离爱心，正念正智。

“诸比丘，过去世时，阿修罗兴军与帝释斗。时，天帝释告三十三天：‘今日诸天、阿修罗共战。若诸天胜，阿修罗不如者，当生执阿修罗，缚以五系，送还天宫。’阿修罗语其众言：‘今阿修罗军与诸天战。若阿修罗胜，诸天不如者，当生执帝释，缚以五系，还归阿修罗宫。’当其战诤，诸天得胜，阿修罗不如。时，三十三天生执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缚以五系，还归天宫。

“尔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身被五系，置于正法殿上，以种种天五欲乐而娱乐之。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唯阿修罗贤善聪慧，诸天虽善，我今且当还归阿修罗宫。’作是念时，即自见身被五系缚，诸天五欲自然化没。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复作是

念：‘诸天贤善，智慧明彻，诸阿修罗虽善，我今且当住此天宫。’作是念时，即自见身五缚得解，诸天五欲自然还出。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乃至有如是微细之缚，魔波旬缚转细。于是心动摇时，魔即随缚；心不动摇，魔即随解。是故，诸比丘，多住不动摇心，正念正智，应当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有比丘、比丘尼，眼识色因缘生，若欲、若贪、若昵、若念、若决定著处，于彼诸心善自防护。所以者何？此等皆是恐畏之道，有碍有难，此恶人所依，非善人所依，是故应自防护。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

“譬如田夫有好田苗，其守田者懒惰放逸，栏牛啖食；愚痴凡夫亦复如是，六触入处乃至放逸亦复如是。若好田苗，其守田者心不放逸，栏牛不食，设复入田，尽驱令出；所谓若心、若意、若识，多闻圣弟子于五欲功德善自摄护，尽心令灭。若好田苗，其守护田者不自放逸，栏牛入境，左手牵鼻，右手执杖，遍身捶打，驱出其田。诸比丘，于意云何？彼牛遭苦痛已，从村至宅，从宅至村，复当如前过食田苗不？”

答言：“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忆先入田遭捶杖苦故。如是，比丘，若心、若意、若识，多闻圣弟子于六触入处极生厌离、恐怖，内心安住，制令一意。

“诸比丘，过去世时，有王闻未曾有好弹琴声，极生爱乐，耽湎染著，问诸大臣：‘此何等声？甚可爱乐！’大臣答言：‘此是琴声。’语大臣：‘取彼声来。’大臣受教，即往取琴来，白言：‘大王，此是琴作好声者。’王语大臣：‘我不用琴，取其先闻可爱乐声来。’大臣答言：‘如此之琴，有众多种具，谓有柄、有槽、有丽、有弦、有皮，巧方便人弹之，得众具因缘乃成音声，非不得众具而有音声。前所闻声，久已过去，转亦尽灭，不可持来。’尔时，大王作如是言：‘咄！何用此虚伪物为？世间琴者是虚伪物，而令世人耽湎染著。汝今持去，片片析破，弃于十方。’大臣受教，析为百分，弃于处处。如是，比丘，若色、受、想、思、欲，知此诸法无常、有为、心因缘生，而便说言：‘是我我所。’彼于异时，一切悉无。诸比丘，应作如是平等正智，如实观察。”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癞病人，四体疮坏，入茅荻中，为诸刺叶针刺所伤，倍增苦痛；如是愚痴凡夫六触入处受诸苦痛亦复如是。如彼癞人，为草叶针刺所伤，脓血流出；如是愚痴凡夫，其性弊暴，六触入处所触则起瞋恚，恶声流出，如彼癞人。所以者何？愚痴无闻凡夫心如癞疮。

“我今当说律仪、不律仪。云何律仪？云何不律仪？愚痴无闻凡夫眼见色已，于可念色而起贪著，不可念色而起瞋恚，于彼次第随生众多觉想相续，不见过患；复见过患，不能除灭，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比丘，是名不律仪。云何律仪？多闻圣弟子若眼见色，于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众多觉想相续住，见色过患；见过患已，能舍离。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名律仪。”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士夫游空宅中，得六种众生：一者、得狗，即执其狗，系著一处；次得其鸟，次得毒蛇，次得野干，次得失收摩罗，次得猕猴，得斯众生，悉缚一处。其狗者，乐欲入村。其鸟者，常欲飞空。其蛇者，常欲入穴。其野干者，乐向冢间。失收摩罗者，长欲入海。猕猴者，欲入山林。此六众生悉系一处，所乐不同，各各嗜欲到所安处，各各不相乐于他处，而系缚故，各用其力，向所乐方，而不能脱。

“如是六根种种境界，各各自求所乐境界，不乐余境界：眼根常求可爱之色，不可意色则生其厌；耳根常求可意之声，不可意声则生其厌；鼻根常求可意之香，不可意香则生其厌；舌根常求可意之味，不可意味则生其厌；身根常求可意之触，不可意触则生其厌；意根常求可意之法，不可意法则生其厌。此六种根种种行处，种种境界，各各不求异根境界。此六种根其有力者，堪能自在，随觉境界。如彼士夫系六众生于其坚柱，正出用力随意而去，往反疲极，以绳系故，终依于柱。

“诸比丘，我说此譬，欲为汝等显示其义。六众生者，譬犹六根；坚柱者，譬身念处。若善修习身念处，有念、不念色，见可爱色则不生著，不可爱色则不生厌；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于可意法则不求欲，不可意法则不生厌。是故，比丘，当勤修习，多住身念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四虺蛇，凶恶毒虐，盛一篋中。时，有士夫聪明不愚，有智慧，求乐厌苦，求生厌死。时，有一士夫语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篋盛毒蛇，

摩拭洗浴，恩亲养食，出内以时。若四毒蛇脱有恼者，或能杀汝，或令近死，汝当防护。’尔时，士夫恐怖驰走。忽有五怨，拔刀随逐，要求欲杀，汝当防护。尔时，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驱驰而走。人复语言：‘士夫，内有六贼，随逐伺汝，得便当杀，汝当防护。’尔时，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内六贼，恐怖驰走，还入空村，见彼空舍，危朽腐毁，有诸恶物，捉皆危脆，无有坚固。人复语言：‘士夫，是空聚落当有群贼，来必奄害汝。’尔时，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贼、内六恶贼、空村群贼，而复驰走。忽尔道路临一大河，其水浚急，但见此岸有诸怖畏，而见彼岸安隐快乐，清凉无畏，无桥船可渡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诸草木，缚束成筏，手足方便，渡至彼岸。’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于岸傍，缚束成筏，手足方便，截流横渡。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内恶贼，复得脱于空村群贼，渡于浚流，离于此岸种种怖畏，得至彼岸安隐快乐。

“我说此譬，当解其义。比丘，箧者，譬此身色粗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体，秽食长养，沐浴衣服，无常变坏危脆之法。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地界若诤，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风诤亦复如是。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阴。六内贼者，譬六爱喜。空村者，譬六内入。善男子，观察眼入处，是无常变坏，执持眼者，亦是无常虚伪之法；耳、鼻、舌、身、意入处亦复如是。空村群贼者，譬外六入处，眼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为可意、不可意法所害。浚流者，譬四流，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河者，譬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凉安乐者，譬无余涅槃。筏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渡者，譬精进勇猛到彼岸。婆罗门住处者，譬如来、应、等正觉。如是，比丘，大师慈悲安慰弟子，为其所作；我今已作，汝今亦当作其所作，于空闲树下，房舍清净，敷草为座，露地、冢间，远离边坐，精勤禅思，慎莫放逸，令后悔恨！此则是我教授之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拘睒弥国瞿师罗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见五欲犹如火坑。如是观察五欲已，于五欲贪、欲爱、欲念、欲著不永覆心，知其欲心行处、住处，而自防闭；行处、住处逆防闭已，随其行处、住处，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

“云何名为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多闻圣弟子于此苦圣谛如实知，此苦集、此苦灭、此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是名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

“云何多闻圣弟子见五欲如火坑，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永覆心？譬如近一聚落，边有深坑，满中盛火，无有烟焰。时，有士夫不愚不痴，聪明黠慧，乐乐厌苦，乐生恶死。彼作是念：‘此有火坑，满中盛火。我若堕中，必死无疑。’于彼生远、思远、欲远。如是多闻圣弟子见五欲如火坑，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永覆心；若行处、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

“譬如聚落边有奈林，多诸棘刺，时，有士夫入于林中，有所营作。入林中已，前后左右上下尽有棘刺。尔时，士夫正念而行、正念来去、正念明目、正念端视、正念屈身。所以者何？莫令利刺伤坏身故。多闻圣弟子亦复如是，若依聚落城邑而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护其身，善执其心，正念安住、正念而行、正念明目、正念观察。所以者何？莫令利刺伤圣法、律。云何利刺伤圣法、律？谓可意爱念之色，是名利刺伤圣法、律。云何是可意爱念之色伤圣法、律？谓五欲功德，眼识色生爱念，长养欲乐；耳识声、鼻识香、舌识味、身识触生爱念，长养欲乐，是名可爱念色伤圣法、律；是名多闻圣弟子所行处、所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不令世间贪、忧、不善法以漏其心。

“或时多闻圣弟子失于正念，生恶不善觉，长养欲、长养恚、长养痴，是钝根；多闻圣弟子虽起集灭，以欲覆心。譬如铁丸，烧令极热，以少水洒，寻即干消，如是多闻圣弟子钝根生念，寻灭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行，如是住。若王、大臣若亲往诣其所，请以俸禄，语言：‘男子，何用剃发，执持瓦器，身著袈裟，家家乞食为？不如安慰服五欲乐，行施作福。’云何，比丘，多闻圣弟子，国王、大臣、诸亲檀越请以俸禄，彼当还戒退减以不？”

答曰：“不也。所以者何？多闻圣弟子于一切苦法集、灭、味、患、离如实知见故，见火坑，譬五欲，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永覆心，行处、住处逆防逆知，乃至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漏其心。若复为国王、大臣、亲族请以俸禄，还戒退减，无有是处！”

佛告诸比丘：“善哉！善哉！彼多闻圣弟子其心长夜临趣、流注、浚输，向于远离，向于离欲，而于涅槃，寂静舍离，乐于涅槃；于有漏处，寂灭清凉。若为国王、长者、亲族所请，还戒退减者，无有是处！余得大苦。譬如恒河，长夜临趣、流注、浚输东方，多众断截，欲令临趣、流注、浚输西方，宁能得不？”

答言：“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恒水长夜流注东方，欲令西流，未而可得，彼诸大众徒辛苦耳！如是多闻圣弟子长夜临趣、流注、浚输，向于远离，乃至欲令退减，无有是处，徒辛苦耳！”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阿毗阇恒水边。

时，有比丘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于上增修梵行，见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观察恒水，见恒水中有一大树，随流而下，语彼比丘：“汝见此恒水中大树流不？”

答言：“已见，世尊。”

佛告比丘：“此大树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水底，不礙洲渚，不入洄澓，人亦不取，非人不取，又不腐败，当随水流，顺趣、流注、浚输至大海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言：“比丘亦复如是，亦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水底，不礙洲渚，不入洄澓，人亦不取，非人不取，又不腐败，当随水流，临趣、流注、浚输涅槃。”

比丘白佛：“云何此岸？云何彼岸？云何沉没？云何洲渚？云何洄澓复？云何人取？云何非人取？云何腐败？善哉！世尊，为我广说。我闻法已，当独一静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

佛告比丘：“此岸者，谓内六入处。彼岸者，谓六外入处。人取者，犹如有一习近俗人及出家者，若喜、若忧、若苦、若乐，彼彼所作，悉与共同始终相随，是名人取。非人取者，犹如有人愿修梵行：‘我今持戒、苦行、修诸梵行，当生在处，在处天上。’是非人取。洄澓者，犹如有一还戒退转。腐败者，犯戒行恶不善法，腐败寡闻，犹莠稗，吹贝之声，非沙门为沙门像，非梵行为梵行像。如是，比丘，是名不著此彼岸，乃至浚输涅槃。”

时，彼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时，彼比丘独一静处，思惟佛所说水流大树经教，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得阿罗汉。

时，有牧牛人，名难屠，去佛不远，执杖牧牛。比丘去已，诣世尊所，稽首礼足，于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今堪能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沉没，不礙洲渚，非人所取，不非人取，不入洄澓，亦不腐败，我得于世尊正法、律中出家修梵行不？”

佛告牧牛者：“汝送牛还主不？”

牧牛者言：“诸牛中悉有犊牛，自能还归，不须送也，但当听我出家学道。”

佛告牧牛者：“牛虽能还家，汝今已受人衣食，要当还报其家主。”

时，牧牛者闻佛教已，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时，尊者舍利弗在此会中，牧牛者去不久，白佛言：“世尊，难屠牧牛者求欲出家，世尊何故遣还归家？”

佛告舍利弗：“难屠牧牛者若还住家受五欲者，无有是处！牛付主人已，辄自当还，于此法、律出家学道，净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得阿罗汉。”

时，难屠牧牛者以牛付主人已，还至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牛已付主，听我于正法、律出家学道。”

佛告难屠牧牛者：“汝得于此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出家已，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增修梵行，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独处坐禅，作是思惟：“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作是念已，诣诸比丘，语诸比丘言：“诸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见，令见清净？”

比丘答言：“尊者，于六触入处集、灭、味、患、离如实正知。比丘，作如是知、如是见者，得见清净。”

是比丘闻彼比丘记说，心不欢喜，复诣余比丘所，问彼比丘言：“诸尊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

彼比丘答言：“于六界集、灭、味、患、离如实正知。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见，得见清净。”

时，比丘闻其记说，心亦不喜，复诣余比丘，作是问言：“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

彼比丘答言：“于五受阴观察，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作如是知、如是见，得见清净。”

是比丘闻诸比丘记说，心亦不喜，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比丘云何知、云何见，得见清净？’作是念已，诣诸比丘。”三处所说，具白世尊，“我闻彼说，心不欢喜，来诣世尊。故以此义请问世尊，比丘云何知

、云何见，得见清净？”

佛告比丘：“过去世时，有一士夫，未曾见紧兽，往诣曾见紧兽者，问曾见紧兽。士夫言：‘汝知紧兽不？’答言：‘知。’复问：‘其状云何？’答言：‘其色黑如火烧柱。’当彼见时，紧兽黑色，如火烧柱。时，彼士夫闻紧兽黑色如火烧柱，不大欢喜，复更诣一曾见紧兽士夫，复问彼言：‘汝知紧兽不？’彼答言：‘知。’复问：‘其状云何？’彼曾见紧兽士夫答言：‘其色赤而开敷，状似肉段。’彼人见时，紧兽开敷，实似肉段。是士夫闻彼所说，犹复不喜，复更诣余曾见紧兽士夫，问：‘汝知紧兽不？’答言：‘知。’复问：‘其状云何？’答言：‘毵毵下垂，如尸利沙果。’是人闻已，心复不喜，复行问余知紧兽者，问：‘汝知紧兽不？’彼答言：‘知。’又问：‘其状云何？’彼复答言：‘其叶青、其叶滑、其叶长广，如尼拘娄陀树。’如彼士夫问其紧兽，闻则不喜，处处更求；而彼诸人见紧兽者，随时所见，而为记说，是故不同。如是，诸比丘，若于独处专精思惟，不放逸住，所因思惟法不起诸漏，心得解脱，随彼所见，而为记说。

“汝今复听我说譬，其智者以譬喻得解。譬如有边国王，善治城壁，门下坚固，交道平正，于四城门置四守护，悉皆聪慧，知其来去。当其城中，有四交道，安置床榻，城主坐上。若东方使来，问守门者：‘城主何在？’彼即答言：‘主在城中四交道头，床上而坐。’彼使闻已，往诣城主，受其教令，复道而还。南、西、北方远使来人，问守门者：‘城主何在？’彼亦答言：‘在其城中四交道头。’彼使闻已，悉诣城主，受其教令，各还本处。”

佛告比丘：“我说斯譬，今当说义。所谓城者，以譬人身粗色，如箧毒蛇譬经说。善治城壁者，谓之正见。交道平正者，谓内六入处。四门者，谓四识住。四守门者，谓四念处。城主者，谓识受阴。使者，谓正观。如实言者，谓四真谛。复道还者，以八圣道。”

佛告比丘：“若大师为弟子所作，我今已作，以哀愍故，如箧毒蛇譬经说。”

尔时，比丘闻佛说已，专精思惟，不放逸住，增修梵行，至不受后有，成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释氏人间游行，至迦毗罗卫国，住尼拘娄陀园。

尔时，迦毗罗卫释氏作新讲堂，未有诸沙门、婆罗门、释迦年少及诸人民在中住者，闻世尊来至释氏迦毗罗卫人间游行，住尼拘娄陀园，论苦乐义：“此堂新成，未有住者，可请世尊与诸大众于中供养，得功德福报，长夜安隐，然后我等当随受用。”作是议已，悉共出城，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诸释氏演说要法，示教照喜已，默然而住。时，诸释氏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释氏新作讲堂，未有住者，今请世尊及诸大众于中供养，得功德福利，长夜安隐，然后我等当随受用。”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时，诸释氏知世尊受请已，稽首佛足，各还其所，即以其日，以车舆经纪，运其众具，庄严新堂，敷置床座，软草布地，备香油灯。众事办已，往诣佛所，稽首白言：“众事办已，惟圣知时。”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前后围绕，至新堂外，洗足已，然后上堂，于中柱下，东向而坐。时，诸比丘亦洗足已，随入讲堂，于世尊后，西面东向，次第而坐。时，诸释氏即于东面西向而坐。尔时，世尊为诸释氏广说要法，示教照喜已，语诸释氏：“瞿昙，初夜已过，于时可还迦毗罗越。”

时，诸释氏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尔时，世尊知释氏去已，告大目揵连：“汝当为诸比丘说法，我今背疾，当自消息。”时，大目揵连默然受教。

尔时，世尊四褒郁多罗僧安置胁下，卷襞僧伽梨，置于头下，右胁而卧，屈膝累足，系念明相，作起想思惟。

尔时，大目揵连语诸比丘：“佛所说法，初、中、后善，善义善味，纯一满净，清白梵行。我今当说漏、不漏法，汝等谛听！

“云何为漏法？愚痴无闻凡夫眼见色已，于可念色而起乐著，不可念色而起憎恶，不住身念处，于心解脱、慧解脱无少分智，而起种种恶不善法，不无余灭，不无余永尽；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比丘，如是者，天魔波旬往诣其所，伺其虚短，于其眼色，即得其阙；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亦复如是，即得其阙。譬如枯干草积，四方火起，寻时即烧。如是，比丘，于其眼色，天魔波旬即得其阙。如是，比丘，不胜于色，于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受制于法，不能胜法，不胜色，不胜声、香、味、触、法，亦复不胜意不善法、诸烦恼炽然苦报，及未来世生、老、病、死。诸尊，我从世尊亲受于此诸有漏法，是名有漏法经。

“云何无漏法经？多闻圣弟子眼见色，于可念色不起乐著，不可念色不起憎恶，系念而住，无量心解脱、慧解脱如实知，于彼已起恶不善法无余灭尽；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如是像类比丘，弊魔波旬往诣其所，于其眼色伺求其短，不得其短；于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伺求其短，不得其短。譬如楼阁，墙壁牢固，窗户重闭，泥涂厚密，四方火起，不能烧燃。斯等比丘亦复如是，弊魔波旬往诣其所，伺求其短，不得其短。如是比丘能胜彼色，不为彼色之所胜也；胜于声、香、味、触、法，不为彼

法之所胜也。若胜于色，胜于声、香、味、触、法已，亦复胜于恶不善法、烦恼炽燃苦报，及未来世生、老、病、死。我亲从世尊面受此法，是名无漏法经。”

尔时，世尊知大目揵连说法竟，起正身坐，系念在前，告大目揵连：“善哉！善哉！目揵连，为人说此经法，多所饶益，多所过度，长夜安乐诸天世人。”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当受持漏、无漏法经，广为人说。所以者何？义具足故，法具足故，梵行具足故，开发神通，正向涅槃；乃至信心善男子，在家出家，当受持读诵，广为人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在于暗处，众多罪人在于河中随流漂没。中有一人，不愚不痴，聪明黠慧，乐乐厌苦，乐生厌死，作如是念：‘我今何缘在此灰河，南岸极热，又多利刺，在暗冥处随流漂没？我当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渐见小明，其人默念：‘今已疾殆见此小明。’复运手足，勤加方便，遂见平地，即住于彼，观察四方，见大石山，不断不坏，亦不穿穴，即登而上。复见清凉八分之水，所谓冷、美、轻、软、香、净，饮时不噎，咽中不礙。饮已安身，即入其中，若浴若饮，离诸恼热。然后复进登大山上，见七种华，谓优钵罗华、钵昙摩华、拘牟头华、分陀利华、修揵提华、弥离头揵提华、阿提目多华。闻华香已，复上石山，见四层阶堂，即坐其上；见五柱帐，即入其中，敛身正坐，种种枕褥，散华遍布，庄严妙好；而于其中自恣坐卧，凉风四凑，令身安隐，坐高临下，高声唱言：‘灰河众生诸贤正士，如彼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其处暗冥，求出于彼河中。’有闻声者，乘声问言：‘何方得出？从何处出？’其中有言：‘汝何须问何处得出？彼唤声者亦自不知、不见从何而出，彼亦当复在此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于暗冥中随流来下，用问彼为？’

“如是，比丘，我说此譬，今当说义。灰者，谓三恶不善觉。云何三？欲觉、恚觉、害觉。河者，谓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南岸极热者，谓内、外六入处。多诸利刺者，谓五欲功德。暗冥处者，谓无明障闭慧眼。众多人者，谓愚痴凡夫。流，谓生死河。中有一人不愚不痴者，谓菩萨摩诃萨。手足方便，逆流上者，谓精勤修学。微见小明者，谓得法忍。得平地者，谓持戒。观四方者，谓见四真谛。大石山者，谓正见。八分水者，谓八圣道。七种华者，谓七觉分。四层堂者，谓四如意足。五柱帐者，谓信等五根。正身坐者，谓无余涅槃。散华遍布者，谓诸禅、解脱、三昧、正受。自恣坐卧者

，谓如来、应、等正觉。四方风吹者，谓四增心见法安乐住。举声唱唤者，谓转法轮。彼有人问诸贤正士何处去、何处出者，谓舍利弗、目揵连等诸贤圣比丘。于中有言‘汝何所问？彼亦不知不见有所出处，彼亦当复于此灰河，南岸极热，多诸利刺，于暗冥处随流来下’者，谓六师等诸邪见辈，所谓富兰那迦葉、末伽梨瞿舍梨子、散阇耶毗罗胝子、阿耆多枳舍钦婆罗、伽拘罗迦氈延、尼揵连陀阇提弗多罗，及余邪见辈。如是，比丘，大师为诸声闻所作，我今已作，汝今当作所作，如前篋毒蛇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弥絺罗国庵罗园中。

时，有婆四吒婆罗门尼，有六子相续命终，念子发狂，裸形被发，随路而走，至弥絺罗庵罗园中。尔时，世尊无量大众围绕说法，婆四吒婆罗门尼遥见世尊，见已，即得本心，惭愧羞耻，敛身蹲坐。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取汝郁多罗僧与彼婆四吒婆罗门尼，令著听法。”

尊者阿难即受佛教，取衣令著。时，婆罗门尼得衣著已，至于佛前，稽首礼佛，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其说法，示教照喜已，如佛常法，说法次第，乃至信心清净，受三自归，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彼婆四吒优婆夷于后时，第七子忽复命终，彼优婆夷都不啼哭忧悲恼苦。时，婆四吒优婆夷夫说偈而告婆四吒优婆夷言：

“先诸子命终，念子生忧苦，

昼夜不饮食，乃至发狂乱。

今丧第七子，而不生忧苦？”

婆四吒优婆夷即复说偈答其夫言：

“儿孙有千数，因缘和合生，

长夜迁过去，我与君亦然。

子孙及宗族，其数无限量，

彼彼所生处，更互相残食。

若知生要者，何足生忧苦？

我已知出离，生死存亡相，

不复生忧苦，入佛正教故。”

时，婆四吒优婆夷夫说偈叹曰：

“未曾所闻法，而今闻汝说，

何处闻说法，不念子忧悲？”

婆四吒优婆夷说偈答言：

“今日等正觉，在弥絺罗国，

庵罗树园中，永离一切苦，

演说一切苦，苦集苦寂灭，

贤圣八正道，安隐趣涅槃！

则是我大师，深乐其正教。

我已知正法，能开子忧苦。”

其夫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亦当往，弥絺庵罗园，

彼世尊亦当，开我子忧苦。”

优婆夷复说偈言：

“当观等正觉，柔软金色身，

不调者能调，广度海流人。”

尔时，婆罗门即严驾乘于马车，诣弥絺罗庵罗园；遥见世尊，转增信乐，诣大师前。彼时，大师即为说偈，开其法眼，苦、集、灭、道，正向涅槃。彼即见法，成无间等；既知法已，请求出家。

时，婆罗门即得出家，独静思惟，乃至得阿罗汉。世尊记说：“于第三夜，逮得三明。”得三明已，佛即告之：“命遣御者乘车还家，告婆四吒优婆夷，令发随喜，语言：‘婆罗门往见世尊，得净信心，奉事大师，即为说法，为开法眼，见苦圣谛、苦集、苦灭、贤圣八道，安趣涅槃，成无间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世尊记说：“于第三夜，具足三明。”’”

时，彼御者奉教疾还。时，婆四吒优婆夷遥见御者空车而还，即遥问言：“婆罗门为见佛不？佛为说法，开示法眼，见圣谛不？”

御者白言：“婆罗门已见世尊，得净信心，奉事大师，为开法眼，说四圣谛，成无间等；既知法已，即求出家，专精思惟。世尊记说：‘于第三夜，具足三明。’”

时，优婆夷心即随喜，语御者言：“车马属汝，加复赐汝金钱一千，已汝传信言：‘罗婆门宿阇谛，已得三明。’令我欢喜故。”

御者白言：“我今何用车马金钱为？车马金钱还优婆夷，我今当还婆罗门所，随彼出家。”

优婆夷言：“汝意如此，便可速还。不久亦当如彼所得，具足三明，随后出家。”

御者白言：“如是，优婆夷，如彼出家，我亦当然。”

优婆夷言：“汝父出家，汝随出家，我今不久亦当随去。如空野大龙，乘虚而游，其余诸龙、龙子、龙女悉皆随去，我亦如是，执持衣钵，易养易满。”

御者白言：“优婆夷，若如是者，所愿必果，不久当见优婆夷少欲知足，执持衣钵，人所弃者，乞受而食，剃发染衣，于阴、界、入断除爱欲，离贪系缚，尽诸有漏。”

彼婆罗门及其御者、婆四吒优婆夷、优婆夷女孙陀槃梨，悉皆出家，究竟苦边。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国大林精舍。

时，有毗梨耶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晨朝买牛，未偿其价，即日失牛，六日不见。时，婆罗门为觅牛故，至大林精舍，遥见世尊坐树下，仪容挺特，诸根清净，其心寂默，成就止观，其身金色，光明焰照；见已，即诣其前，而说偈言：

“云何无所求，空寂在于此，

独一处空闲，而得心所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若失若复得，于我心不乱。

婆罗门当知，莫谓彼如我，

心计于得失，其心不自在。”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最胜梵志处，如比丘所说；

我今当自说，真实语谛听。

沙门今定非，晨朝失牛者，

六日求不得，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非，种植胡麻田，

虑其草荒没，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非，种稻田乏水，

畏叶枯便死，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寡女有七人，

悉养孤遗子，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七不爱念子，

放逸多负债，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债主守其门，

求索长息财，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七领重卧具，

忧勤择诸虫，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赤眼黄发妇，

昼夜闻恶声，是故安乐住。

沙门今定无，空仓群鼠戏，

常忧其羸乏，是故安乐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我今日定不，晨朝失其牛，

六日求不得，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种植胡麻田，

常恐其荒没，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种稻田乏水，

畏叶便枯死，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寡女有七人，

悉养孤遗子，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七不爱念子，

放逸多负债，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债主守其门，

求索长息财，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七领重卧具，

忧勤择诸虫，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黄头赤眼妇，

昼夜闻恶声，是故安乐住。

我今日定无，空仓群鼠戏，

常忧其羸乏，是故安乐住。

不舍念不念，众生安乐住，

断欲离恩爱，而得安乐住。”

尔时，世尊为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次第说法，布施、持戒，乃至于正法中，心得无畏；即从座起，合掌白佛：“我今得于正法、律出家学道，成比丘分，修梵行不？”

佛告婆罗门：“汝今可得于正法、律出家、受具足，修诸梵行，乃至得阿罗汉，心善解脱。”

尔时，精进婆罗豆婆遮婆罗门得阿罗汉，缘自觉知，得解脱乐，而说偈言：

“我今甚欣乐，大仙法之上，

得离贪欲乐，不空见于佛。”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娑罗树林婆罗门聚落。尔时，世尊晨朝著衣持钵，入婆罗门聚落乞食，有非时云起。

尔时，世尊作是念：“我今当往婆罗门聚落婆罗长者大会堂中。”作是念已，即往向彼大会堂所。

时，婆罗门长者悉集堂上，遥见世尊，共相谓言：“彼剃头沙门竟知何法？”

尔时，世尊告彼婆罗聚落婆罗门长者言：“诸婆罗门有知法者，有不知者；刹利长者亦有知法者，有不知法者。”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朋欲胜朋，王不伏难伏，

妻不求胜夫，无子不恭父，

无会无智者，无智不法言。

贪恚痴悉断，是则名智者。”

时，彼婆罗门长者白佛言：“善士瞿昙，善士夫可入此堂，就座而坐。”

世尊坐已，即白佛言：“瞿昙说法，我等乐听。”

尔时，世尊为彼大会婆罗门长者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复说偈言：

“愚智群聚会，非说孰知明？

能说寂静道，因说智则辩。

说者显正法，建立大仙幢，

善说为仙幢，法为罗汉幢。”

尔时，世尊为婆罗聚落婆罗门长者建立正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婆罗门庵罗园中，尊者优波摩为侍者。

尔时，世尊患背痛，告尊者优波摩：“汝举衣钵已，往至天作婆罗门舍。”

时，天作婆罗门处于中堂，令梳头者理剃须发，见尊者优波摩于外门住，见已，即说偈言：

“何等剃须发，身著僧迦梨？

住于彼门外，为欲何所求？”

尊者优波摩说偈答言：

“罗汉世善逝，所患背风疾，

颇有安乐水，疗牟尼疾不？”

时，天作婆罗门以满钵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担持，并持暖水，随尊者优波摩诣世尊所，以涂其体，暖水洗之，酥蜜作饮，世尊背疾即得安隐。

时，天作婆罗门晨朝早起，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言婆罗门，施何得大果？

何等为时施，云何净福田？”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得宿命智，见天定趣生，

得尽诸有漏，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脱，解脱一切贪，

说名婆罗门，施彼得大果，

施彼为时施，随所欲福田。”

时，天作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于一夜时，住止娑罗林中。

时，有一婆罗门，去娑罗林不远，营作田业。晨朝起作，至娑罗林中，遥见世尊坐一树下，仪容端正，诸根清净，其心寂定，具足成就第一止观，其身金色，光明彻照；见已，往诣其所，白言：“瞿昙，我近在此经营事业，故乐此林。瞿昙于此有何事业，乐此林中？”复说偈言：

“比丘于此林，为何事业故，

独一守空闲，乐于此林中？”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无事于此林，林根久已断，

于林离林脱，禅思不乐断。”

时，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夜宿一娑罗林中。

时，有一婆罗门，近彼林侧，与五百年少婆罗门共。彼婆罗门常称叹钦想：“欲见世尊，何时游于此林？我因得见遇，问所疑，颇有闲暇为我记说？”

时，彼婆罗门年少弟子为采薪故，入于林中，遥见世尊坐一树下，仪容端正，诸根寂静，其心寂定，形若金山，光明彻照；见已，作是念：“我和尚婆罗门常称叹钦仰，欲见瞿昙，问其所疑。今此沙门瞿昙到此林中，我当疾往白和尚令知。”

即持薪束，疾还学堂，舍薪束已，诣和尚所，白言：“和尚当知：和尚由来常所称叹钦仰欲见沙门瞿昙，脱到此林，当问所疑。今日瞿昙已到此林，和尚知时！”

时，婆罗门即诣世尊所，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独入此恐怖，深邃丛林中，

坚住不倾动，善修正勤法。

无歌舞音乐，寂默住空闲，

我所未曾见，独乐深林者！

欲求于世间，自在增上主？

为三十三天，天上自在乐？

何故深林中，苦行自枯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欲种种求，诸界多种著，

彼一切皆是，愚痴之根本！

如是一切求，我久悉已吐，

不求不谄伪，一切无所触，

于一切诸法，唯一清净观，

得无上菩提，禅思修正乐。”

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敬礼汝，大寂牟尼尊，

禅思之妙王，觉无边大觉，

如来天人救，巍巍若金山。

解脱于丛林，于林永不著，

已拔深利刺，清净无余迹。

论师之上首，言说最胜辩，

人中雄师子，震吼于深林。

显现苦圣谛，集灭八正道，

能尽众苦聚，乘出净无垢。

自脱一切苦，济彼苦众生，

安乐众生故，演说于正法。

已断于恩爱，远离于欲网，

断除于一切，有爱之结缚。

如水生莲华，尘水不染著；

如日停虚空，清净无云翳。

善哉我今日，至拘萨罗林，

得见于大师，两足之胜尊，

大林大精进，得第一广度，

调御师之首，敬礼无所畏！”

时，婆罗门广说斯偈，赞叹佛已，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宿于孙陀利河侧。

尔时，世尊剃发未久，于后夜时，结跏趺坐，正身思惟，系念在前，以衣覆头。

时，孙陀利河侧有婆罗门住止，夜起持祠，余食不尽，持至河边，欲求大德婆罗门以奉之。尔时，世尊闻河边婆罗门声，闻已，謦咳作声，却衣现头。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见佛已，作是念：“是剃头沙门，非婆罗门。”欲持食还去。彼婆罗门复作是念：“非独沙门是剃头者，婆罗门中亦有剃头，应往至彼，问其所生。”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诣世尊所，而问之言：“为何姓生？”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汝莫问所生，但当问所行。

刻木为钻燧，亦能生于火，

下贱种姓中，生坚固牟尼。

智慧有惭愧，精进善调伏，

究竟大明际，清净修梵行。

而今正是时，应奉施余食。”

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复说偈言：

“我今吉良日，求福修供养，

遇得见大士，三时最胜尊，

若不见佛者，当更施余人！”

尔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转得信心，即持余食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以说偈得故，如上因说偈而得食广说。孙陀利河侧婆罗门白佛言：“世尊，今此施食当置何所？”

佛告婆罗门：“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食此食，令身安隐者。汝持此食去著无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时，婆罗门即持此食著无虫水中，水即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如烧铁丸投之冷水，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如是彼食著无虫水中，烟起涌沸，啾啾作声。孙陀利河侧婆罗门心欲恐怖，身毛皆竖，谓为灾变，驰走上岸，集聚干木，供养祠火，令息灾怪。世尊见彼集聚干木，供养祠火，望息灾怪；见已，即说偈言：

“婆罗门祠火，焚烧干草木，

莫呼是净道，能却诸灾患。

此则恶供养，而谓为黠慧，

作如是因缘，外道取修净。

汝今弃薪火，起内火炽然，

常修不放逸，常富于供养！

处处兴净信，广施设大会，

心意为束薪，瞋恚黑烟起，

妄语为尘味，口舌为木杓，

胸怀燃火处，欲火常炽然。

当善自调伏，消灭士夫火，

正信为大河，净戒为渡济，

澄净清流水，智者之所叹！

人中净天德，当于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安乐度彼岸。

正法为深渊，福德为下济，

澄净水充满，智者所赞叹！

人中天净德，当于中洗浴，

涉水不著身，安乐度彼岸。

真谛善调御，摄护修梵行，

慈悲为苦行，真实心清净，

沐浴以正法，智者所称叹！”

尔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复道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住孙陀利河侧丛林中。

时，有孙陀利河侧住止婆罗门来诣佛所，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问佛言：“瞿昙，至孙陀利河中洗浴不？”

佛告婆罗门：“何用于孙陀利河中洗浴为？”

婆罗门白佛：“瞿昙，孙陀利河是济度之数，是吉祥之数，是清净之数。若有于中洗浴者，悉能除人一切诸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孙陀利河，亦非婆休多，

非伽耶萨罗，如是诸河等，

作诸恶不善，能令其清净。

恒河婆休多，孙陀利河等，

愚者常居中，不能除众恶。

其清净之人，何用洗浴为？

其清净之人，何用布萨为？

净业以自净，是生于受持，

不杀亦不盗，不淫不妄语，

信施除悭垢，于斯而洗浴。

于一切众生，常起慈悲心，

井水以洗浴，用伽耶等为？

内心自清净，不待洗于外。

下贱田舍儿，身体多污垢，

以水洗尘秽，不能净其内。”

尔时，孙陀利河侧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萦髻婆罗豆婆遮婆罗门本俗人时，为佛善知识，来诣佛所，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外身萦髻者，是但名萦髻，

内心萦髻者，是结缚众生。

今请问瞿昙，云何解萦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受持于净戒，内心修正觉，

专精勤方便，是则解萦髻。”

时，萦髻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国尼拘律园中。

时，有萦髻波罗豆婆遮婆罗门来诣佛所，面前问讯，相慰劳已，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身外萦髻者，是但名萦髻，

内心萦髻者，是结缚众生。

我今问瞿昙，如此萦髻者，

云何作方便，于何断萦髻？”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眼耳及与鼻，舌身意入处，

于彼名及色，灭尽令无余。

诸识永灭者，于彼断萦髻。”

佛说此经已，萦髻婆罗豆婆遮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尔时，世尊独静思惟，作是念：“不恭敬者，则为大苦，无有次序。无他自在可畏惧者，则于大义有所退减；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者，得安乐住；有所恭敬，有次序，有他自在，大义满足。颇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中，能于我所具足戒胜、三昧胜、智慧胜、解脱胜、解脱知见胜，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

复作是念：“无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于我所戒具足胜、三昧胜、智慧胜、解脱胜、解脱知见胜，令我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令我自觉，成三藐三佛陀者，我当于彼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所以者何？过去如来、应、等正觉亦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诸当来世如来、应、等正觉亦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世尊心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没，住于佛前，叹言：“善哉！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懈怠不恭敬者，甚为大苦。广说乃至大义满足，其实无有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于世尊所戒具足胜、三昧胜、智慧胜、解脱胜、解脱知见胜，令世尊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者。唯有正法，如来自悟成等正觉，则是如来所应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者。所以者何？过去诸如来、应、等正觉亦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诸未来如来、应、等正觉亦当于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世尊亦当于彼正法恭敬宗重，奉事供养，依彼而住。”

时，梵天王复说偈言：

“过去等正觉，及未来诸佛，

现在佛世尊，能除众生忧。

一切恭敬法，依正法而住，

如是恭敬者，是则诸佛法。”

时，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尔时，世尊独静思惟，作是念：“有一乘道能净众生，度诸忧悲，灭除苦恼，得真如法，谓四念处。何等为四？身身观念处，受、心、法法观念处。若有人不乐四念处者，则不乐如圣法；不乐如圣法者，则不乐如圣道；不乐如圣道者，则不乐甘露法；不乐甘露法者，则不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若乐修四念处者，则乐修如圣法；乐修如圣法者，则乐如圣道；乐如圣道者，则乐甘露法；乐甘露法者，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知佛心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于梵天没，住于佛前，作是叹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有一乘道能净众生，谓四念处，乃至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时，梵天王复说偈言：

“谓有一乘道，见生诸有边，

演说于正法，安慰苦众生。

过去诸世尊，以乘斯道度；

当来诸世尊，亦度乘斯道；

现在尊正觉，乘此度海流。

究竟生死际，调伏心清净，

于生死轮转，悉已永消尽，

知种种诸界，慧眼显正道。

譬若恒水流，悉归趣大海，

激流浚漂远，正道亦如是。

广智善显示，逮得甘露法，

殊胜正法轮，本所未曾闻，

哀愍众生故，而为众生转。

覆护天人众，令度有彼岸，

是故诸众生，咸皆稽首礼！”

尔时，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郁毗罗聚落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佛未久。

尔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绝妙色身，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于诸种姓中，刹利两足尊，

明行具足者，天人中最胜！”

佛告梵天王：“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于诸种姓中，刹利两足尊，

明行具足者，天人中最胜。”

佛说是经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住止空闲无聚落处，与比丘众夜宿其中。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随顺阿练若法。

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是念：“今者世尊在拘萨罗人间游行，住一空闲无聚落处，与诸大众止宿空野。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随顺空法，我今当往随顺赞叹！”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于梵天没，住于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习近边床座，断除诸烦恼，

若不乐空闲，入众自摄护。

自调伏其心，家家行乞食，

摄持于诸根，专精系心念。

然后习空闲，阿练若床座，

远离诸恐怖，无畏安隐住。

若彼诸凶险，恶蛇众毒害，

黑云大暗冥，震雷曜电光，

离诸烦恼故，昼夜安隐住。

如我所闻法，乃至不究竟，

独一修梵行，不畏千死魔，

若修于觉道，不畏于万数。

一切须陀洹，或得斯陀含，

及阿那含者，其数亦无量，

不能定其数，恐怖于妄说。”

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已，为佛作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毗罗卫迦毗罗卫林中，与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涅槃相应法。

时，有十方世界大众威力诸天皆悉来会，供养世尊及比丘僧。复有诸梵天王住于梵世，作是念：“今日佛住迦毗罗卫国，如上广说，乃至供养世尊及诸大众，我今当往各各赞叹！”作是念已，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梵天没，住于佛前。

第一梵天即说偈言：

“于此大林中，大众普云集，

十方诸天众，皆悉来恭敬，

故我远来礼，最胜难伏僧！”

第二梵天复说偈言：

“是诸比丘僧，真实心精进，

于此大林中，摄诸根求度。”

第三梵天次说偈言：

“善方便消融，恩爱深利刺，

坚固不倾动，如因陀罗幢。

度深堑水流，清净不求欲，

善度之导师，诸调伏大龙！”

第四梵天次说偈言：

“归依于佛者，终不堕恶趣，

能断人中身，得天身受乐。”

各说偈已，四梵天身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日日精勤，往诣佛所，尊重供养。

时，娑婆世界主作是念：“今日太早而来见佛，正值世尊入火三昧，我等且当入提婆达多伴党瞿迦梨比丘房中。”作是念已，即入彼房，至房户中，以指扣户，口说是言：“瞿迦梨，瞿迦梨，于舍利弗、目揵连所起净信心，汝莫长夜得不饶益苦！”

瞿迦梨言：“汝是谁？”

梵天答言：“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瞿迦梨言：“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

梵天王言：“如是，比丘。”

瞿迦梨言：“汝何故来？”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答言：“此不可治。”

即说偈言：

“于无量处所，生心欲筹量，

何有黠慧者，而生此妄想？

无量而欲量，是阴盖凡夫。”

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常日日勤到佛所，亲觐供养，我作是念：‘今旦太早来见世尊，正值世尊入火三昧，我且当入提婆达多伴党瞿迦梨比丘房中。’即住户中，徐徐扣户，口说是言：‘瞿迦梨，瞿迦梨，当于舍利弗、目揵连贤善智慧者所起净信心，莫长夜得不饶益苦！’瞿迦梨言：‘汝是谁？’我即答言：‘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瞿迦梨言：‘世尊不记汝得阿那含耶？’我即答言：‘如是。’瞿迦梨复言：‘汝何故来？’我作是念：‘此不可治。’即说偈言：

“‘于不可量处，发心欲筹量，

不可量欲量，是阴盖凡夫。’”

佛语梵王：“如是！如是！梵王。

“于不可量处，而发心欲量，

何有智慧人，而生此妄想？

不可量欲量，是阴盖凡夫。”

佛说此经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为佛作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大梵天王及余别梵天善臂别梵天，日日方便，往见供养世尊。

时，有婆句梵天见别梵天善臂梵天，精勤方便，而问言：“汝欲何之？”

彼即答言：“欲见世尊，恭敬供养。”

时，婆句梵天即说偈言：

“彼有四鹄鸟，三种金色宫，

五百七十二，修行禅思者。

炽焰金色身，普照梵天宫，

汝且观我身，何用至彼为？”

尔时，善梵王、别梵王善臂别梵王复说偈言：

“虽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宫，

其有智慧者，知色有烦恼，

智者不乐色，于其心解脱。”

时，彼善梵天、别梵天善臂别梵天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方便，欲来见世尊，恭敬供养，有婆句梵天，见我方便，而问我言：‘汝今方便，欲何所之？’我即答言：‘欲往见世尊，礼事供养。’婆句梵天即说偈言：

“‘有四种鹄鸟，三种金色宫，

五百七十二，于中而禅思。

观我身金色，普照梵天宫，

汝且观我身，何用至彼为？’

“我即说偈而答彼言：

“‘虽有金色身，普照梵天宫，

当知真金色，是则烦恼事。

智者解脱色，于色不复乐。’”

佛告梵天：“如是，梵天。如是，梵天。

“虽有真金色，普照梵天宫，

当知真金色，则是烦恼事，

智者解脱色，于色不复乐。”

时，彼梵天为迦吒务陀低沙比丘故，说偈言：

“夫士生世间，利斧在口中，

还自斩其身，斯由恶言故。

应毁者称誉，应誉而反毁，

恶口增其过，所生无安乐！

博弈酒丧财，其过失甚少，

恶心向善逝，是则为大过！

地狱有百千，名尼罗浮陀，

三千有六百，及五阿浮陀，

斯皆谤圣狱，口意恶愿故。”

佛说此经已，彼诸梵天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往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婆句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恶邪见言：“此处常、恒、非变易法，纯一出离之处。”

尔时，世尊知婆句梵天心念已，入于三昧，如其正受，于王舍城没，住梵天上。

婆句梵天遥见世尊而说偈言：

“梵天七十二，造作诸福乐，

自在而常住，生老死已过。

我于诸明论，修习已究竟，

彼诸天众等，唯谓我长存。”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此则极短寿，非是长存者，

而婆句梵天，自谓为长寿。

尼罗浮多狱，其寿百千数，

我悉忆念知，汝自谓长存！”

婆句梵天复说偈言：

“佛世尊所见，其劫数无边，

生老死忧悲，皆悉已过去。

惟愿说知我，过去曾所更，

受持何戒业，而得生于此？”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过去久远劫，于大旷野中，

有诸大众行，多贤圣梵行，

饥乏无资粮，汝救之令度，

慈救心相续，经劫而不失。

是则汝过去，所受持功德，

我悉忆念知，久近如眠觉。

过去有村邑，为贼所抄掠，

汝时悉皆救，令其得解脱。

是则过去世，所受持福业，

我忆此因缘，久近如眠觉。

过去有人众，乘船恒水中，

恶龙持彼船，欲尽害其命，

汝时以神力，救令得解脱。

是则汝过去，所受持福业，

我忆是因缘，久近如眠觉。”

婆句梵天复说偈言：

“决定悉知我，古今寿命事，

亦知余一切，是则为正觉。

是故所受身，金光炎普照，

其身住于此，光明遍世间。”

尔时，世尊为婆句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如其正受，从梵天没，还王舍城。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梵天住梵天上，起如是邪见言：“此处常、恒、不变易，纯一出离，未曾见有来至此处，况复有过此上者？”

尔时，世尊知彼梵天心之所念，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现梵天宫，当彼梵天顶上，于虚空中结跏趺坐，正身系念。

尔时，尊者阿若俱邻作是念：“今日世尊为在何所？”即以天眼净过人间眼，观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现彼梵世，在于东方，西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尔时，尊者摩诃迦葉作是念：“今日世尊为在何所？”即以天眼净过于人眼，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现梵天上，在于南方，北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今者为在何所？”即以天眼净过于人眼，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住梵天上，在于西方，东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尔时，尊者大目揵连即作是念：“今日世尊为在何所？”以天眼净过于人眼，遥见世尊在梵天上；见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舍卫国没，住梵天上，在于北方，南面向佛，结跏趺坐，端身系念，在佛座下，梵天座上。

尔时，世尊告梵天曰：“汝今复起是见：‘从本已来，未曾见有过我上者’不？”

梵天白佛：“我今不敢复言：‘我未曾见有过我上者。’唯见梵天光明被障。”

尔时，世尊为彼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梵天上没，还舍卫国。

尊者阿若俱邻、摩诃迦葉、舍利弗为彼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梵天没，还舍卫国，唯尊者大目揵连仍于彼住。

时，彼梵天问尊者大目揵连：“世尊诸余弟子悉有如是大德大力不？”

时，尊者大目揵连即说偈言：

“大德具三明，通达观他心，

漏尽诸罗汉，其数无有量！”

时，尊者大目揵连为彼梵天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即入三昧，如其正受，于梵天没，还舍卫国。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俱尸那竭国力士生地坚固双树林。

尔时，世尊临般涅槃，告尊者阿难：“汝于坚固双树间敷绳床，北首，如来今日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

时，尊者阿难奉世尊教，于双坚固树间为世尊敷绳床，北首已，还世尊所，稽首礼足，白言世尊：“已为如来于双坚固树间敷绳床，令北首。”

于是，世尊往就绳床，右胁著地，北首而卧，足足相累，系念明相。

尔时，世尊即于中夜，于无余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已，双坚固树寻即生华，周匝垂下，供养世尊。

时，有异比丘即说偈言：

“善好坚固树，枝条垂礼佛，

妙华以供养，大师般涅槃！”

寻时，释提桓因说偈：

“一切行无常，斯皆生灭法，

虽生寻以灭，斯寂灭为乐。”

寻时，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次复说偈言：

“世间一切生，立者皆当舍，

如是圣大师，世间无有比！

逮得如来力，普为世间眼，

终归会磨灭，入无余涅槃！”

尊者阿那律陀次复说偈言：

“出息入息住，立心善摄护，

从所依而来，世间般涅槃。

大恐怖相生，令人身毛竖，

一切行力具，大师般涅槃。

其心不懈怠，亦不住诸爱，

心法渐解脱，如薪尽火灭。”

如来涅槃后七日，尊者阿难往支提所，而说偈言：

“导师此宝身，往诣梵天上，

如是大神力，内火还烧身。

五百氎缠身，悉烧令磨灭，

千领细氎衣，以衣如来身，

唯二领不烧，最上及衬身。”

尊者阿难说是偈时，诸比丘默然悲喜！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阿腊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时，阿腊毗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持尼师坛，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禅。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弟子阿腊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持尼师坛，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禅。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

，容貌端正，往诣彼比丘尼所，语比丘尼言：“阿姨，欲何处去？”

比丘尼答言：“贤者，到远离处去。”

时，魔波旬即说偈言：

“世间无有出，用求远离为？

还服食五欲，勿令后变悔。”

时，阿腊毗比丘尼作是念：“是谁？欲恐怖我。为是人耶？为非人耶？奸狡人耶？”心即念言：“此必恶魔欲乱我耳！”觉知已，而说偈言：

“世间有出要，我自知所得；

鄙下之恶魔，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五欲亦如是；

譬如斩肉刑，苦受阴亦然。

如汝向所说，服乐五欲者，

是则不可乐，大恐怖之处！

离一切喜乐，舍诸大暗冥，

以灭尽作证，安住离诸漏。

觉知汝恶魔，寻即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彼阿腊毗比丘尼已知我心。”愁忧不乐，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苏摩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右肩上，至安陀林坐禅。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苏摩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檀，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禅。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苏摩比丘尼所，问言：“阿姨，欲至何所？”

答言：“贤者，欲至远离处去。”

时，魔波旬即说偈言：

“仙人所住处，是处甚难得，

非彼二指智，能得到彼处。”

时，苏摩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等？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作此思惟已，决定智生，知是恶魔来欲娆乱，即说偈言：

“心入于正受，女形复何为？

智或若生已，逮得无上法！

若于男女想，必不得俱离，

彼即随魔说，汝应往语彼。

离于一切苦，舍一切暗冥，

逮得灭尽证，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即自磨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苏摩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悔，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至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于一树下结跏趺坐，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于一树下结跏趺坐，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所，而说偈言：

“汝何丧其子？涕泣忧愁貌，

独坐于树下，何求于男子？”

时，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作是念：“为谁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者？”如是思惟，生决定智：“恶魔波旬来娆我耳！”即说偈言：

“无边际诸子，一切皆亡失，

此则男子边，已度男子表。

不恼不忧愁，佛教作已作，

一切离爱苦，舍一切暗冥，

已灭尽作证，安隐尽诸漏。

已知汝弊魔，于此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吉离舍瞿昙弥比丘尼已知我心。”愁忧苦恼，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优钵罗色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优钵罗色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优钵罗色比丘尼所，而说偈言：

“妙华坚固树，依止其树下，

独一无等侣，不畏恶人耶？”

时，优钵罗色比丘尼作是念：“为何等人？欲恐怖我。为是人？为非人？为奸狡人？”如是思惟，即得觉知：“必是恶魔波旬欲乱我耳！”即说偈言：

“设使有百千，皆是奸狡人，

如汝等恶魔，来至我所者，

不能动毛发，不畏汝恶魔！”

魔复说偈言：

“我今入汝腹，住于内藏中，

或住两眉间，汝不能见我。”

时，优钵罗色比丘尼复说偈言：

“我心有大力，善修习神通，

大缚已解脱，不畏汝恶魔。

我已吐三垢，恐怖之根本，

住于不恐地，不畏于魔军。

于一切爱喜，离一切暗冥，

已证于寂灭，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自当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优钵罗色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愁，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尸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尸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精舍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罗比丘尼前而说偈言：

“众生云何生？谁为其作者？

众生何处起？去复至何所？”

尸罗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作是思惟已，即生知觉：“此是恶魔欲作留难！”即说偈言：

“汝谓有众生，此则恶魔见，

唯有空阴聚，无是众生者。

如和合众材，世名之为车，

诸阴因缘合，假名为众生。

其生则苦生，住亦即苦住，

无余法生苦，苦生苦自灭。

舍一切爱苦，离一切暗冥，

已证于寂灭，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则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尸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毗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毗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当往彼，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毗罗比丘尼所而说偈言：

“云何作此形？谁为其作者？

此形何处起？形去至何所？”

毗罗比丘尼作是念：“是何人来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如是思惟，即得知觉：“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此形不自造，亦非他所作，

因缘会而生，缘散即磨灭。

如世诸种子，因大地而生，

因地水火风，阴界入亦然，

因缘和合生，缘离则磨灭。

舍一切爱苦，离一切暗冥，

已证于寂灭，安住诸漏尽。

恶魔以知汝，即自磨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毗罗比丘尼已知我心。”生大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毗阇耶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弟子毗阇耶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其前而说偈言：

“汝今年幼少，我亦是年少，

当共于此处，作五种音乐，

而共相娱乐，用是禅思为？”

时，毗阇耶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为是人耶？为非人耶？为奸狡人耶？”如是思惟已，即得知觉：“是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歌舞作众伎，种种相娱乐，

今悉已惠汝，非我之所须。

若寂灭正受，及天人五欲，

一切持相与，亦非我所须。

舍一切喜欢，离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当自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是毗阇耶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遮罗比丘尼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至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洗足毕，举衣钵，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遮罗比丘尼前而说偈言：

“觉受生为乐，生服受五欲，

为谁教授汝，令厌离于生？”

时，遮罗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作恐怖。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而来至此，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生者必有死，生则受诸苦，

鞭打诸恼苦，一切缘生有。

当断一切苦，超越一切生，

慧眼观圣谛，牟尼所说法：

苦苦及苦集，灭尽离诸苦，

修习八正道，安隐趣涅槃。

大师平等法，我欣乐彼法，

我知彼法故，不复乐受生。

一切离爱喜，舍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觉知汝恶魔，自当消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优波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优波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今当往，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优波遮罗比丘尼所而说偈言曰：

“三十三天上，炎魔兜率陀，

化乐他自在，发愿得往生。”

优波遮罗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是奸狡人？”自思觉悟：“必是恶魔欲作娆乱！”而说偈言：

“三十三天上，炎魔兜率陀，

化乐他自在，斯等诸天上，

不离有为行，故随魔自在。

一切诸世间，悉是众行聚，

一切诸世间，悉皆动摇法，

一切诸世间，苦火常炽然，

一切诸世间，悉皆烟尘起。

不动亦不摇，不习近凡夫，

不堕于魔趣，于是处娱乐！

离一切爱苦，舍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已觉汝恶魔，则自磨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优波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

时，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门瞿昙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亦住舍卫国王园比丘尼众中，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食已，还精舍，举衣钵，洗足毕，持尼师坛，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树下，入昼正受。我当往彼，为作留难。”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利沙遮罗比丘尼所而作是言：“阿姨，汝乐何等诸道？”

比丘尼答言：“我都无所乐！”

时，魔波旬即说偈言：

“汝何所谘受，剃头作沙门，

身著袈裟衣，而作出家相，

不乐于诸道，而守愚痴住？”

时，尸利沙遮罗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我。为人？为非人？为奸狡人？”如是思惟已，即自知觉：“恶魔波旬欲作娆乱！”即说偈言：

“此法外诸道，诸见所缠缚，

缚于诸见已，常随魔自在！

若生释种家，禀无比大师，

能伏诸魔怨，不为彼所伏。

清净一切脱，道眼普观察，

一切智悉知，最胜离诸漏，

彼则我大师，我唯乐彼法。

我入彼法已，得远离寂灭，

离一切爱喜，舍一切暗冥，

寂灭以作证，安住诸漏尽。

已知汝恶魔，如是自灭去！”

时，魔波旬作是念：“尸利沙遮罗比丘尼已知我心。”内怀忧戚，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尔时，世尊月十五日布萨时，于大众前坐。月初出时，时，有尊者婆耆舍于大众中，作是念：“我今欲于佛前叹月譬偈。”作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欲说者便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如月停虚空，明净无云翳，

光炎明晖曜，普照于十方。

如来亦如是，慧光照世间，

功德善名称，周遍满十方。”

尊者婆耆舍说是偈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尔时，尊者阿若憍陈如久住空闲阿练若处，来诣佛所，稽首佛足，以面掩佛足上，而说是言：“久不见世尊，久不见善逝。”

尔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作是念：“我今当于尊者阿若憍陈如面前，以上座譬而赞叹之。”作此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欲说时便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上座之上座，尊者憍陈如，

已度已超越，得安乐正受，

于阿练若处，常乐于远离。

声闻之所应，大师正法教，

一切悉皆陈，正受不放逸，

大德力三明，他心智明了。

上座憍陈如，护持佛法财，

增上恭敬心，头面礼佛足！”

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瞻婆国揭伽池侧。

时，尊者舍利弗在供养堂，有众多比丘集会而为说法，句味满足，辩才简净，易解乐闻，不礙不断，深义显现。彼诸比丘专至乐听，尊重忆念，一心侧听。

时，尊者婆耆舍在于会中，作是念：“我当于尊者舍利弗面前说偈赞叹。”作是念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欲有所说。”

舍利弗告言：“随所乐说！”

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善能略说法，令众广开解，

贤优婆提舍，于大众宣畅。

当所说法时，咽喉出美声，

悦乐爱念声，调和渐进声，

闻声皆欣乐，专念不移转。”

尊者婆耆舍说此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五百比丘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尊者大目揵连观大众心，一切皆悉解脱贪欲。时，尊者婆耆舍于大众中，作是念：“我今当于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说偈赞叹。”作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导师无上士，住那伽山侧，

五百比丘众，亲奉于大师。

尊者大目连，神通谛明了，

观彼大众心，悉皆离贪欲。

如是具足度，牟尼度彼岸，

持此最后身，我今稽首礼！”

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夏安居，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断除有结，正智心善解脱；除一比丘，谓尊者阿难，世尊记说彼现法当得无知证。

尔时，世尊临十五日月食受时，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诸比丘：“我为婆罗门，得般涅槃，持后边身，为大医师，拔诸剑刺。我为婆罗门，得般涅槃，持此后边身，无上医师，能拔剑刺。汝等为子，从我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当怀受我，莫令我若身、若口、若心有可嫌责事。”

尔时，尊者舍利弗在众会中，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世尊向者作如是言：‘我为婆罗门，得般涅槃，持最后身，无上大医，能拔剑刺。汝为我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诸比丘，当怀受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责。’我等不见世尊身、口、心有可嫌责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调伏者能令调伏，不寂静者能令寂静，不苏息者能令苏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来知道，如来说道，如来向道，然后声闻成就，随道、宗道，奉受师教，如其教授，正向欣乐真如善法。我于世尊都不见有可嫌责身、口、心行。我今于世尊所，乞愿怀受见闻疑罪，若身、口、心有嫌责事。”

佛告舍利弗：“我不见汝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修行远离，精勤方便，正念正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

厌离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比智慧，智宝成就，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为众说法，未曾疲倦。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应受灌顶而未灌顶，已住灌顶仪法，如父之法，所可转者亦当随转。汝今如是，为我长子，应受灌顶而未灌顶，住于仪法，我所应转法轮，汝亦随转，得无所起，尽诸有漏，心善解脱。如是，舍利弗，我于汝所，都无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我无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此诸五百诸比丘得无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耶？”

佛告舍利弗：“我于此五百比丘亦不见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已舍重担，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除一比丘，谓尊者阿难，我记说彼于现法中得无知证。是故，诸五百比丘我不见其有身、口、心见闻疑罪可嫌责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五百比丘既无有见闻疑身、口、心可嫌责事，然此中几比丘得三明？几比丘俱解脱？几比丘慧解脱？”

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脱，余者慧解脱。舍利弗，此诸比丘离诸飘转，无有皮肤，贞实坚固。”

时，尊者婆耆舍在众会中，作是念：“我今当于世尊及大众面前叹说怀受偈。”作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婆耆舍即说偈言：

“十五清净日，其众五百人，

断除一切结，有尽大仙人，

清净相习近，清净广解脱。

不更受诸有，生死已永绝，

所作者已作，得一切漏尽，

五盖已云除，拔刺根本爱。

师子无所畏，离一切有余，

害诸有怨结，超越有余境，

诸有漏怨敌，皆悉已潜伏。

犹如转轮王，怀受诸眷属，

慈心广宣化，海内悉奉用，

能伏魔怨敌，为无上导师！

信敬心奉事，三明老死灭，

为法之真子，无有飘转患，

拔诸烦恼刺，敬礼日种胤！”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尼拘律想住于旷野禽兽住处。尊者婆耆舍出家未久，有如是威仪，依聚落城邑住，晨朝著衣持钵，于彼聚落城邑乞食，善护其身，守诸根门，摄心系念；食已，还住处，举衣钵，洗足毕，入室坐禅。速从禅觉，不著乞食，而彼无有随时教授、无有教诫者，心不安乐，周圆隐覆，如是深住。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不得利，难得非易得。我不随时得教授、教诫，不得欣乐周圆隐覆心住。我今当赞叹自厌之偈。”即说偈言：

“当舍乐不乐，及一切贪觉，

于邻无所作，离染名比丘。

于六觉心想，驰骋于世间，

恶不善隐覆，不能去皮肤，

秽污乐于心，是不名比丘。

有余缚所缚，见闻觉识俱，

于欲觉悟者，彼处不复染，

如是不染者，是则为牟尼。

大地及虚空，世间诸色像，

斯皆磨灭法，寂然自决定。

法器久修习，而得三摩提，

不触不谄伪，其心极专至，

彼圣久涅槃，系念待时灭。”

时，尊者婆耆舍说自厌离偈，心自开觉，于不乐等开觉已，欣乐心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难陀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以尊者婆耆舍为伴。时，尊者婆耆舍见女人有上妙色，见已，贪欲心起。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乐。我今见年少女人有妙绝之色，贪欲心生。”今为生厌离故，而说偈言：

“贪欲所覆故，炽然烧我心。

今尊者阿难，为我灭贪火，

慈心哀愍故，方便为我说！”

尊者阿难说偈答言：

“以彼颠倒想，炽然烧其心，

远离于净想，长养贪欲者，

当修不净观，常一心正受。

速灭贪欲火，莫令烧其心，

谛观察诸行，苦空非有我。

系念正观身，多修习厌离，

修习于无相，灭除骄慢使，

得慢无间等，究竟于苦边！”

尊者阿难说是语时，尊者婆耆舍闻其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长者请佛及僧就其舍食。入其舍已，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请其食分。

时，有众多长者妇女从聚落出，往诣精舍。时，尊者婆耆舍见年少女人容色端正，贪欲心起。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今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乐。见他女人容色端正，贪欲心生。我今当说厌离偈。”念已，而说偈言：

“我已得出离，非家而出家，

贪欲随逐我，如牛念他苗。

当如大将子，大力执强弓，

能破彼重阵，一人摧伏千。

今于日种胤，面前闻所说，

正趣涅槃道，决定心乐住。

如是不放逸，寂灭正受住，

无能于我心，幻惑欺诳者。

决定善观察，安住于正法，

正使无量数，欲来欺惑我，

如是等恶魔，莫能见于我！”

时，尊者婆耆舍说是偈已，心得安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能善说，于彼聪明梵行所生骄慢心，即自心念：“我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乐。我自以智慧轻慢于彼聪明梵行者，我今当说能生厌离偈。”即说偈言：

“瞿昙莫生慢，断慢令无余，

莫起慢觉想，莫退生变悔，

莫隐覆于他，泥犁杀慢堕。

正受能除忧，见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乐，见道自摄持。

是故无碍辩，清净离诸盖，

断一切诸慢，起一切明处，

正念于三明，神足他心智。”

时，尊者婆耆舍说此生厌离偈已，心得清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婆耆舍住舍卫国东园鹿子母讲堂，独一思惟，不放逸住，专修自业，逮得三明，身作证。

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独一静处思惟，不放逸住，专修自业，起于三明，身作证，今当说偈赞叹三明。”即说偈言：

“本欲心狂惑，聚落及家家，

游行遇见佛，授我殊胜法。

瞿昙哀愍故，为我说正法！

闻法得净信，舍非家出家。

闻彼说法已，正住于法教，

勤方便系念，坚固常堪能，

逮得于三明，于佛教已作。

世尊善显示，日种苗胤说，

为生盲众生，开其出要门：

苦苦及苦因，苦灭尽作证，

八圣离苦道，安乐趣涅槃。

善义善句味，梵行无过上，

世尊善显示，涅槃济众生！”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四法句。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四？

“贤圣善说法，是则为最上。

爱说非不爱，是则为第二。

谛说非虚妄，是则第三说。

法说不异言，是则为第四。

“诸比丘，是名说四法句。”

尔时，尊者婆耆舍于众会中，作是念：“世尊于四众中说四法句，我当以四种赞叹称誉随喜。”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说。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若善说法者，于己不恼迫，

亦不恐怖他，是则为善说。

所说爱说者，说令彼欢喜，

不令彼为恶，是则为爱说。

谛说知甘露，谛说知无上，

谛义说法说，正士建立处。

如佛所说法，安隐涅槃道，

灭除一切苦，是名善说法。”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那伽山侧，与千比丘俱，皆是阿罗汉，尽诸有漏，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尔时，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冢间，作是念：“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侧，与千比丘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离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我今当往，各别赞叹世尊及比丘僧。”作是念已，即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而说偈言：

“无上之导师，住那伽山侧，

千比丘眷属，奉事于如来。

大师广说法，清凉涅槃道，

专听清白法，正觉之所说。

正觉尊所敬，处于大众中，

德阴之大龙，仙人之上首，

兴功德密云，普雨声闻众。

起于昼正受，来奉觐大师，

弟子婆耆舍，稽首而顶礼！

“世尊，欲有所说。唯然，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汝所说，莫先思惟。”

时，婆耆舍即说偈言：

“波旬起微恶，潜制令速灭，

能掩障诸魔，令自觉知过。

观察解结缚，分别清白法，

明照如日月，为诸异道王，

超出智作证，演说第一法！

出烦恼诸流，说道无量种，

建立于甘露，见谛真实法。

如是随顺道，如是师难得，

建立甘露道，见谛崇远离。

世尊善说法，能除人阴盖，

明见于诸法，为调伏随学。”

尊者婆耆舍说是偈已，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为比丘众说四圣谛相应法，谓此苦圣谛、此苦集圣谛、此苦灭圣谛、此苦灭道迹圣谛。

时，尊者婆耆舍在会中，作是念：“我今当于世尊面前赞叹拔箭之譬。”如是念已，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唯然，世尊，欲有所说。唯然，善逝，欲有所说。”

佛告婆耆舍：“随所乐说！”

时，尊者婆耆舍即说偈言：

“我今敬礼佛，哀愍诸众生，

第一拔利箭，善解治众病。

迦露医投药，波睺罗治药，

及彼瞻婆耆，耆婆医疗病，

或有病小差，名为善治病，

后时病还发，抱病遂至死。

正觉大医王，善投众生药，

究竟除众苦，不复受诸有！

乃至百千种，那由他病数，

佛悉为疗治，究竟于苦边！

诸医来会者，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药，随所乐而服。

第一拔利箭，善觉知众病，

治中之最上，故稽首瞿昙。”

尊者婆耆舍说是语时，诸比丘闻其所说，皆大欢喜！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尊者尼拘律想住于旷野禽兽之处，疾病委笃，尊者婆耆舍为看病人，瞻视供养。

彼尊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遂般涅槃。时，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和尚为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今当求其相。”

尔时，尊者婆耆舍供养尊者尼拘律想舍利已，持衣钵，向王舍城。次第到王舍城，举衣钵，洗足已，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而说偈言：

“我今礼大师，等正觉无减，

于此现法中，一切疑网断。

旷野住比丘，命终般涅槃，

威仪摄诸根，大德称于世，

世尊为制名，名尼拘律想。

我今问世尊，彼不动解脱？

精进勤方便，功德为我说。

我为释迦种，世尊法弟子，

及余皆欲知，圆道眼所说，

我等住于此，一切皆欲闻。

世尊为大师，无上救世间，

断疑大牟尼，智慧已具备，

圆照神道眼，光明显四众，

犹如天帝释，曜三十三天。

诸贪欲疑惑，皆从无明起，

若得遇如来，断灭悉无余。

世尊神道眼，世间为最上！

灭除众生愚，如风飘游尘，

一切诸世间，烦恼覆隐没，

诸余悉无有，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令同大精进。

惟愿大智尊，当为众记说，

言出微妙声，我等专心听。

柔软音演说，诸世间普闻，

犹如热渴逼，求索清凉水，

如佛无减知，我等亦求知。”

尊者婆耆舍复说偈言：

“今闻无上士，记说其功德，

不空修梵行，我闻大欢喜。

如说随说得，顺牟尼弟子，

灭生死长縻，虚伪幻化缚。

以见世尊故，能断除诸爱，

度生死彼岸，不复受诸有。”

佛说此经已，尊者婆耆舍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天、阿修罗对阵斗战，阿修罗胜，诸天不如。时，天帝释军坏退散，极生恐怖，乘车北驰，还归天宫。

“须弥山下道径丛林，林下有金翅鸟巢，多有金翅鸟子。尔时，帝释恐车马过，践杀鸟子，告御者言：‘可回车还，勿杀鸟子。’御者白王：‘阿修罗军后来逐人，若回还者，为彼所困。’帝释告言：‘宁当回还为阿修罗杀，不以军众蹈杀众生。’于道，御者转乘南向。阿修罗军遥见帝释转乘而还，谓为战策，即还退走，众大恐怖，坏阵流散，归阿修罗宫。”

佛告诸比丘：“彼天帝释于三十三天为自在王，以慈心故，威力摧伏阿修罗军，亦常赞叹慈心功德。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当修慈心，亦应赞叹慈心功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王舍城中有一士夫，贫穷辛苦，而住佛、法、僧，受持禁戒，多闻广学，力行惠施，正见成就。彼身坏命终，得生天上，生三十三天，有三事胜于余三十三天。何等为三？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称。诸三十三天见是天子三事特胜：天寿、天色、天名称胜。余诸天见已，往诣天帝释所，作如是言：“憍尸迦当知：有一天子始生此天，于先诸天三事特胜：天寿、天色及天名称。”

时，天帝释告彼天子：“诸仁者，我见此人于王舍城作一士夫，贫穷辛苦，于如来法、律得信向心，乃至正见成就。身坏命终，来生此天，于诸三十三天三事特胜：天寿、天色及天名称。”

时，天帝释即说偈言：

“正信于如来，决定不倾动，

受持真实戒，圣戒无厌者，

于佛心清净，成就于正见，

当知非贫苦，不空而自活，

故于佛法僧，当生清净信，

智慧力增明，思念佛正教。”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

尔时，王舍城人普设大会，悉为请种种异道。有事遮罗迦外道者作是念：“我今请遮罗迦外道天，先作福田。”或有事外道出家者，有事尼乾子道者，有事老弟子者，有事火弟子者，有事佛弟子僧者，咸作是念：“今当令佛面前僧，先作福田。”

时，天帝释作是念：“莫令王舍城诸人舍佛面前僧，而奉事余道，求索福田。我当疾往，为王舍城人建立福田。”即化作大婆罗门，仪容严整，乘白马车，诸年少婆罗门众前后导从，持金斗伞盖，至王舍城，诣诸处处大众会中。诸王舍城一切士女咸作是念：“但当观望此大婆罗门所奉事处，我当从彼而先供养，为良福田。”

时，天帝释知王舍城一切士女心之所念，驾乘导从，径诣耆阇崛山，至于门外，除去五饰，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善分别显示，一切法彼岸，

悉度诸恐怖，故稽首瞿昙。

诸人普设会，欲求大功德，

各各设大施，常愿有余果，

愿为说福田，令斯施果成！”

帝释大自在，天王之所问，于耆阇崛山，大师为记说：

“诸人普设会，欲求大功德，

各各设大施，常愿有余果，

今当说福田，施得大果处。

正向者有四，四圣住于果，

是名僧福田，明行定具足。

僧福田增广，无量逾大海，

调人师弟子，照明显正法。

斯等善供养，施僧良福田，

于僧良福田，佛说得大果。

以僧离五盖，清净应赞叹，

施彼最上田，少施收大利。

是故诸人者，当施僧福田，

增得胜妙法，明行定相应。

供此珍宝僧，施主心欢喜，

起于三种心，施衣服饮食，

离尘垢剑刺，超度诸恶趣。

躬自行启请，自手平等与，

自利亦利他，是施获大利。

慧者如是施，净信心解脱，

无罪安乐施，乘智往生彼。”

时，天帝释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为佛作礼，即没不现。尔时，王舍城诸人民即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合掌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与诸大众受我供养。”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是王舍城人民知世尊默然受其请已，作礼而归，到诸大会处，具饮食，布置床座，晨朝遣使，白佛：“时到，惟愿知时！”

尔时，世尊与诸大众著衣持钵，至大会所，于大众前敷座而坐。王舍城人知佛坐定，自行种种丰美饮食；食讫，洗钵澡漱毕，还复本座，听佛说法。

尔时，世尊为王舍城人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广说如上说。差别者：时，天帝释说异偈，而问佛言：

“今请问瞿昙，微密深妙慧，

世尊之所体，无障碍知见。”

众人普设会，偈如上广说，乃至为王舍城诸设会者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闻世尊拘萨罗人间游行，至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闻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闻世尊自记说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人传者，得非虚妄过长说耶？为如说说、如法说、随顺法说耶？非是他人损同法者，于其问答生厌薄处耶？”

佛告大王：“彼如是说，是真谛说，非为虚妄。如说说、如法说、随顺法说，非是他人损同法者，于其问答生厌薄处。所以者何？大王，我今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

波斯匿王白佛言：“虽复世尊作如是说，我犹故不信。所以者何？此间有诸宿重沙门、婆罗门，所谓富兰那迦葉、末迦利瞿舍梨子、删阇耶毗罗胝子、阿耆多枳舍钦婆罗、迦罗拘陀迦栴延、尼乾陀若提子，彼等不自说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得世尊幼小年少，出家未久，而便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大王：“有四种虽小而不可轻。何等为四？刹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轻，龙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轻，小火虽微而不可轻，比丘幼小而不可轻。”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刹利形相具，贵族发名称，

虽复年幼稚，智者所不轻；

此必居王位，顾念生怨害，

是故难可轻，应生大恭敬。

善求自护者，自护如护命，

以平等自护，而等护于命。

聚落及空处，见彼幼龙者，

莫以小蛇故，而生轻慢想；

杂色小龙形，亦应令安乐，

轻蛇无士女，悉为毒所害。

是故自护者，当如护己命，

以斯善护己，而等护于彼。

猛火之所食，虽小食无限，

小烛亦能烧，足薪则弥广，

从微渐进烧，尽聚落城邑。

是故自护者，当如护己命，

以斯善护己，而等护于彼。

盛火之所焚，百卉荡烧尽，

灭已不盈缩，戒火还复生；

若轻毁比丘，受持净戒火，

烧身及子孙，众灾流百世，

如烧多罗树，无有生长期。

是故当自护，如自护己命，

以斯善自护，而等护于彼。

刹利形相具，幼龙及小火，

比丘具净戒，不应起轻想。

是故当自护，如自护己命，

以斯善自护，而等护于彼。”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有祖母，极所敬重，忽尔命终。出城阇维，供养舍利毕，弊衣乱发，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从何所来，弊衣乱发？”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我亡祖母，极所敬重，舍我命终，出于城外阇维，供养毕，来诣世尊。”

佛告大王：“极爱重敬念祖亲耶？”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极敬重爱恋。世尊，若国土所有象马七宝，乃至国位，悉持与人，能救祖母命者，悉当与之。既不能救，生死长辞，悲恋忧苦，不自堪胜！曾闻世尊所说：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皆死，无不穷尽，无有出生而不死者，今日乃知世尊善说。”

佛言：“大王，如是！如是！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辄死，终归穷尽，无有一生而不死者。”

佛告大王：“正使婆罗门大姓、刹利大姓、长者大姓，生者皆死，无不死者。正使刹利大王灌顶居位，王四天下，得力自在，于诸敌国无不降伏，终归有极，无不死者。若复，大王，生长寿天，王于天宫，自在快乐，终亦归尽，无不死者。若复，大王，阿罗汉比丘诸漏已尽，离诸重担，所作已作，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彼亦归尽，舍身涅槃。若复缘觉善调善寂，尽此身命，终归涅槃。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无所畏，胜师子吼，终亦舍身，取般涅槃。以如是比，大王当知；一切众生、一切虫、一切神，有生辄死，终归磨灭，无不死者！”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一切众生类，有命终归死，

各随业所趣，善恶果自受。

恶业堕地狱，为善上升天，

修习胜妙道，漏尽般涅槃。

如来及缘觉，佛声闻弟子，

会当舍身命，何况俗凡夫！”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一静处，禅思思惟，作是念：“云何为自念？云何为不自念？”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念。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念。”从禅觉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独一思惟，作是念：‘云何为自念？云何为不自念？’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念。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念。’”

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念。彼虽自谓为自爱念，而实非自念。所以者何？无有恶知识所作恶不念者，所不念不爱者，所不爱所作如其自为自己所作者，是故斯等为不自念。若复，大王，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念，斯等自谓：不自爱惜己身。然其斯等实为自念。所以者何？无有善友，于善友所作念者，念作爱者，爱作如自为己所作者，是故斯等则为自念。”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谓为自念者，不应造恶行，

终不因恶行，令己得安乐。

谓为自念者，终不造恶行，

造诸善业者，令己得安乐。

若自爱念者，善护而自护，

如善护国王，外防边境城。

若自爱念者，极善自宝藏，

如善守之王，内防边境城。

如是自宝藏，刹那无间缺，

刹那缺致忧，恶道长受苦！”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如是念：“云何自护？云何不自护？”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护。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护。”从禅觉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而作是念：‘云何为自护？云何为不自护？’复作是念：‘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护。若复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护。’”

佛告大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若有行身恶行、行口恶行、行意恶行者，当知斯等为不自护，而彼自谓能自防护。象军、马军、车军、步军以自防护，虽谓自护，实非自护。所以者何？虽护于外，不护于内。是故，大王，名不自护。大王，若复有

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当知斯等则为自护。彼虽不以象、马、车、步四军自防，而实自护。所以者何？护其内者，名善自护，非谓防外。”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善护于身口，及意一切业，

惭愧而自防，是名善守护。”

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世少有人得胜妙财利能不放逸，能不贪著，能于众生不起恶行。世多有人得胜妙财利起于放逸，增其贪著，起诸邪行。”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世间少有人得胜妙财，能于财利不起放逸，不起贪著，不作邪行。世多有人得胜妙财而起放逸，生于贪著，多起邪行。’”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少有人得胜妙财利能不贪著，不起放逸，不起邪行。世多有人得胜妙财利，于财放逸，而起贪著，起诸邪行。大王当知，彼诸世人得胜财利，于财放逸，而起贪著，作邪行者，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大王，譬如猎师、猎师弟子，空野林中张网施罥，多杀禽兽，困苦众生，恶业增广。如是，世人得胜妙财利，于财放逸，而起贪著，造诸邪行，亦复如是。是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贪欲于胜财，为贪所迷醉，

狂乱不自觉，犹如捕猎者，

缘斯放逸故，当受大苦报！”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于正殿上自观察王事，见胜刹利大姓、见胜婆罗门大姓、见胜长者大姓因贪欲故，欺诈妄语，即作是念：“止此断事！息此断事！我更不复亲临断事；我有贤子，当令断事。云何自见此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为贪欲故，欺诈妄语？”

时，波斯匿王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于殿上自断王事，见诸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为贪利故，欺诈妄语。世尊，我见是事已，作是念：‘我从今日，止此断事，息此断事；我有贤子，当令其断。’不亲自见此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缘贪利故，欺诈妄语。”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彼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因贪利故，欺诈妄语，彼愚痴人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大王当知，譬如渔师、渔师弟子，于河溪谷截流张网，残杀众生，令遭大苦。如是，大王，彼胜刹利大姓、婆罗门大姓、长者大姓因贪利故，欺诈妄语，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于财起贪欲，贪欲所迷醉，

狂乱不自觉，犹如渔捕者，

缘斯恶业故，当受剧苦报！”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男，多财巨富，藏积真金至百千亿，况复余财！世尊，摩诃男长者如是巨富，作如是食用：食粗碎米，食豆羹，食腐败姜，著粗布衣、单皮革屣，乘羸败车，戴树叶盖，未曾闻其供养施与沙门、婆罗门，给恤贫苦、行路顿乏、诸乞丐者；闭门而食，莫令沙门、婆罗门、贫穷、行路、诸乞丐者见之。”

佛告波斯匿王：“此非正士，得胜财利，不自受用；不知供养父母，供给妻子、宗亲、眷属，恤诸仆使，施与知识；不知随时供给沙门、婆罗门，种胜福田，崇向胜处，长受安乐，未来生天。得胜财物，不知广用，收其大利。大王，譬如旷野湖池聚水，无有受用、洗浴、饮者，即于泽中煎熬消尽。如是，不善士夫得胜财物，乃至不广受用，收其大利，如彼池水。

“大王，有善男子得胜财利，快乐受用，供养父母，供给妻子、宗亲、眷属，给恤仆使，施诸知识，时时供养沙门、婆罗门，种胜福田，崇向胜处，未来生天。得胜钱财，能广受用，倍收大利。譬如，大王，聚落、城郭边有池水，澄净清凉，树林荫覆，令人受乐，多众受用，乃至禽兽。如是，善男子得胜妙财，自供快乐，供养父母，乃至种胜福田，广收大利。”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旷野湖池水，清凉极鲜净，

无有受用者，即于彼消尽。

如是胜妙财，恶士夫所得，

不能自受用，亦不供恤彼，

徒自苦积聚，聚已而自丧！

慧者得胜财，能自乐受用，

广施作功德，及与亲眷属。

随所应给与，如牛王领众，

施与及受用，不失所应者，

乘理而寿终，生天受福乐！”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男，命终无有儿息。波斯匿王以无子、无亲属之财，悉入王家。波斯匿王日日校阅财物，身蒙尘土，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从何所来？身蒙尘土，似有疲倦。”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此国长者摩诃男，命终有无子之财，悉入王家。瞻视料理，致令疲劳，尘土坌身，从其舍来。”

佛问波斯匿王：“彼摩诃男长者大富多财耶？”

波斯匿王白佛：“大富，世尊，钱财甚多，百千巨亿金钱宝物，况复余财！世尊，彼摩诃男在世之时，粗衣恶食，如上广说。”

佛告波斯匿王：“彼摩诃男过去世时，遇多迦罗尸弃辟支佛，施一饭食，非净信心，不恭敬与，不自手与，施后变悔，言：‘此饭食自可供给我诸仆使，无辜持用，施于沙门。’由是施福，七返往生三十三天，七返生此舍卫国中最胜族姓，最富钱财。以彼施辟支佛时，不净信心，不手自与，不恭敬与，施后随悔故，在所生处，虽得财富，犹故受用粗衣、粗食，粗弊卧具、屋舍、车乘，初不尝得上妙色、声、香、味、触，以自安身。

“复次，大王，时，彼摩诃男长者杀其异母兄，取其财物，缘斯罪故，经百千岁堕地狱中；彼余罪报生舍卫国，七返受身，常以无子，财没入王家。大王，摩诃男长者今此寿终，过去施报尽，于此身，以彼悭贪，于财放逸，因造过恶，于此命终已，堕地狱受极苦恼！”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摩诃男长者命终已，入地狱受苦痛耶？”

佛言：“如是，大王，已入地狱！”

时，波斯匿王念彼悲泣，以衣拭泪，而说偈言：

“财物真金宝，象马庄严具，

奴仆诸僮使，及诸田宅等，

一切皆遗弃，裸神独游往，

福运数已穷，永舍于人身。

彼今何所有？何所持而去？

于何事不舍，如影之随形？”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唯有罪福业，若人已作者，

是则己之有，彼则常持去，

生死未曾舍，如影之随形。

如人少资粮，涉远遭苦难，

不修功德者，必经恶道苦。

如人丰资粮，安乐以远游，

修德淳厚者，善趣长受乐。

如人远游行，岁久安隐归，

宗亲善知识，欢乐欣集会。

善修功德者，此没生他世，

彼诸亲眷属，见则心欢喜。

是故当修福，积集期永久，

福德能为人，建立他世乐。

福德天所叹，等修正行故，

现世人不毁，终则生天上。”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波斯匿王普设大会，为大会故，以千特牛行列系柱，集众供具，远集一切诸异外道，悉来聚集波斯匿王大会之处。

时，有众多比丘亦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波斯匿王普设大会，如上广说，乃至种种外道皆悉来集；闻已，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波斯匿王普设大会。”如上广说，乃至种种异道集于会所。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月月设大会，乃至百千数，

不如正信佛，十六分之一。

如是信法僧，慈念于众生，

彼大会之福，十六不及一。

若人于世间，竟年设福业，

于直心敬礼，四分不及一！”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忿诸国人，多所囚执，若刹利、若婆罗门、若鞞舍、若首陀罗、若旃陀罗，持戒、犯戒，在家、出家，悉皆被录，或锁、或杻械、或以绳缚。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波斯匿王多所摄录，乃至或锁、或缚。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波斯匿王多所收录，乃至锁缚。”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非绳锁杻械，名曰坚固缚。

染污心顾念，钱财宝妻子，

是缚长且固，虽缓难可脱。

慧者不顾念，世间五欲乐，

是则断诸缚，安隐永超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摩竭提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共相违背。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来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闻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四种军至，亦集四种军：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出共斗战。阿阇世王四军得胜，波斯匿王四军不如，退败星散，单车驰走，还舍卫城。

时，有众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来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起四种军出共斗战，波斯匿王四军不如，退败星散，波斯匿王恐怖狼狈，单车驰走，还舍卫城。闻已，乞食毕，还精舍，举衣钵，洗足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摩竭提主阿阇世王韦提希子起四种军。”如是广说，乃至单车驰走，还舍卫城。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战胜增怨敌，败苦卧不安，

胜败二俱舍，卧觉寂静乐。”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与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共相违背。摩竭提王阿阇世韦提希子起四种军，来至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倍兴四军，出共斗战。

波斯匿王四种军胜，阿阇世王四种军退，摧伏星散。波斯匿王悉皆虏掠阿阇世王象马、车乘、钱财宝物，生擒阿阇世王身，载以同车，俱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是阿阇世王韦提希子，长夜于我无怨恨人而生怨结，于好人所而作不好；然其是我善友之子，当放令还国。”

佛告波斯匿王：“善哉！大王，放其令去，令汝长夜安乐饶益。”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乃至力自在，能广虏掠彼，

助怨在力增，倍收己他利。”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及阿阇世王韦提希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世尊正法，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自觉证知此法，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是恶知识、恶伴党。”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世尊正法，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自觉证知，是则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世尊正法、律，现法离诸炽然，不待时节，通达现见，缘自觉知，是则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者何？我为善知识。众生有生法者，解脱于生；众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者，悉令解脱。

“大王，我于一时住王舍城山谷精舍。时，阿难陀比丘独静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作是念已，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白我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我时告言：‘阿难，莫作是语，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者何？纯一满净，梵行清白，谓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所以者何？我常为诸众生作善知识。其诸众生有生故，当知世尊正法，现法令脱于生；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者，离诸炽然，不待时节，现令脱恼苦，见通达，自觉证知，是则善知识、善伴党，非恶知识、恶伴党。’”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赞叹不放逸，是则佛正教，

修禅不放逸，逮得证诸漏。”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颇有一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后世愿满足、现法后世愿满足不？”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独静思惟，作是念：‘颇有一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

现法后世愿满足不？’”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有一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得现法后世愿满足，谓不放逸善法。不放逸善法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得现法后世愿满足。大王，譬如世间所作粗业，彼一切皆依于地而得建立。不放逸善法亦复如是，修习多修习，得现法愿满足、得后世愿满足、得现法后世愿满足。如力，如是种子、根、坚，陆水足行，师子、舍宅，亦如是说。

“是故，大王，当住不放逸，当依不放逸。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已，夫人当作是念：‘大王住不放逸、依不放逸，我今亦当如是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如是夫人，如是大臣、太子、猛将亦如是。国土人民应当念：‘大王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夫人、太子、大臣、猛将住不放逸、依不放逸，我等亦应如是住不放逸、依不放逸。’大王，若住不放逸、依不放逸者，则能自护。夫人、婇女亦能自保，仓藏财宝增长丰实。”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称誉不放逸，毁訾放逸者，

帝释不放逸，能主忉利天。

称誉不放逸，毁訾放逸者，

不放逸具足，摄持于二义：

一者现法利，二后世亦然，

是名无间等，甚深智慧者。”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波斯匿王独静思惟，作是念：“此有三法，一切世间所不爱念。何等为三？谓老、病、死。如是三法，一切世间所不爱念。若无此三法世间所不爱者，诸佛世尊不出于世，世间亦不知有诸佛如来所觉知法为人广说。以有此三法世间所不爱念，谓老、病、死故，诸佛如来出兴于世，世间知有诸佛如来所觉知法广宣说者。”波斯匿王作是念已，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所念，广白世尊。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此有三法，世间所不爱念，谓老、病、死，乃至世间知有如来所觉知法为人广说。”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王所乘宝车，终归有朽坏，

此身亦复然，迁移会归老。

唯如来正法，无有衰老相，

禀斯正法者，永到安隐处。

但凡鄙衰老，丑弊恶形类，

衰老来践蹈，迷魅愚夫心。

若人寿百岁，常虑死随至，

老病竞追逐，伺便辄加害！”

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给孤独长者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有人在我舍者，皆得净信；诸在我舍而命终者，皆得生天。”

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是深妙说，是一向受，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言：‘在我舍者，皆得净信，及其命终，皆生天上。’有何大德神力比丘为汝说言：‘凡在汝舍命终者，皆生天上’耶？”

长者白佛：“不也，世尊。”

复问：“云何，为比丘尼、为诸天、为从我所面前闻说？”

长者白佛：“不也，世尊。”

“云何，长者，汝缘自知见，知在我舍命终者，皆生天上耶？”

长者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长者：“汝既不从大德神力比丘所闻，非比丘尼、非诸天，又不从我面前闻说，复不缘自见知：‘若有诸人于我舍命终者，皆生天上。’汝今何由能作如是甚深妙说，作一向受，于大众中作师子吼，而作是言：‘有人于我舍命终者，皆生天上’？”

长者白佛：“无有比丘大德神力而来告我，如上广说，乃至悉皆生天。世尊，然我有众生主怀妊之时，我即教彼，为其子故，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及其生已，复教三归；及生知见，复教持戒。设复婢使、下贱客人怀妊及生，亦如是教。若人卖奴婢者，我辄

往彼语言：‘贤者，我欲买人。汝当归佛、归法、归比丘僧，受持禁戒。’随我教者，辄授五戒，然后随价而买；不随我教，则所不取。若复止客，若佣作人，亦复先要受三归五戒，然后受之。若复有来求为弟子，若复乞贷举息，我悉要以三归五戒，然后受之。又复我舍供养佛及比丘僧时，称父母名，兄弟、妻子、宗亲、知识、国王、大臣、诸天、龙、神，若存若亡，沙门、婆罗门、内外眷属、下至仆使，皆称其名，而为咒愿。又从世尊闻称名咒愿因缘，皆得生天，或因园田布施、或因房舍、或因床卧具、或因常施、或施行路，下至一抟施与众生，此诸因缘，皆生天上。”

佛言：“善哉！善哉！长者，汝以信心，故能作是说。如来于彼有无上知见，审知汝舍有人命终，皆悉生天。”

尔时，给孤独长者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恭敬住，常当系心，常当畏慎，随他自在诸修梵行上、中、下座。所以者何？若有比丘不恭敬住，不系心，不畏慎，不随他自在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欲令威仪足者，无有是处！不备威仪，欲令学法满者，无有是处！学法不满，欲令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具足者，无有是处！解脱知见不满足，欲令得无余涅槃者，无有是处！

“如是，比丘，当勤恭敬，系心、畏慎，随他德力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威仪具足者，斯有是处！威仪具足已，而学法具足者，斯有是处！学法备足已，而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具足者，斯有是处！解脱知见身具足已，得无余涅槃者，斯有是处！是故，比丘，当勤恭敬、系心、畏慎，随他德力诸修梵行上、中、下座，威仪满足，乃至无余涅槃。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净法，能护世间。何等为二？所谓惭、愧。假使世间无此二净法者，世间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亲、师长尊卑之序，颠倒浑乱，如畜生趣。以有二种净法，所谓惭、愧，是故世间知有父母，乃至师长尊卑之序，则不浑乱，如畜生趣。”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世间若无有，惭愧二法者，

违越清净道，向生老病死。

世间若成就，惭愧二法者，

增长清净道，永闭生死门。”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烧燃法、不烧燃法。谛听！善思！当为汝说。

“云何烧燃法？若男、若女犯戒行恶不善法，身恶行成就，口、意恶行成就，若彼后时疾病困苦，沉顿床褥，受诸苦毒；当于尔时，先所行恶悉皆忆念。譬如大山，日西影覆；如是众生先所行恶，身、口、意业诸不善法，临终悉现，心乃追悔：‘咄哉！咄哉！先不修善，但行众恶，当堕恶趣，受诸苦毒。’忆念是已，心生烧燃，心生变悔，心生悔已，不得善心，命终后世，亦不善心相续生，是名烧燃法。

“云何不烧燃？若男子、女人受持净戒，修真实法，身善业成就，口、意善业成就，临寿终时，身遭苦患，沉顿床褥，众苦触身；彼心忆念先修善法，身善行，口、意善行成就，当于尔时，攀缘善法：‘我作如是身、口、意善，不为众恶，当生善趣，不堕恶趣。’心不变悔；不变悔故，善心命终，后世续善，是名不烧燃法。”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已种烧燃业，依于非法活，

乘斯恶业行，必生地狱中。

等活及黑绳，众合二叫呼，

烧燃极烧燃，无泽大地狱，

是八大地狱，极苦难可过，

恶业种种故，各别十六处。

四周开四门，中间量悉等，

铁为四周板，四门扇亦铁，

铁地盛火燃，其焰普周遍，

纵广百由旬，焰焰无间息。

调伏非诸行，考治强梁者，

长夜加楚毒，其苦难可见，

见者生恐怖，悚栗身毛竖！

堕彼地狱时，足上头向下。

止圣柔和心，修行梵行者，

于此贤圣所，轻心起非义，

及杀害众生，堕斯热地狱。

宛转于火中，犹如火炙鱼，

苦痛号叫呼，如群战象声，

大火自然生，斯由自业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舍身恶行者，能得身恶行断；不得身恶行断者，我不说彼舍身恶行。以彼能得身恶行断故，是故我说彼舍身恶行。身恶行者，不以义饶益安乐。众生离身恶行，以义饶益，得安乐故，是故我说舍身恶行；口、意恶行亦如是说。”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金师住处。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如铸金者，积聚沙土，置于槽中，然后以水灌之，粗上烦恼，刚石坚块随水而去，犹有粗沙缠结。复以水灌，粗沙随水流出，然后生金，犹为细沙、黑土之所缠结。复以水灌，细沙、黑土随水流出，然后真金纯净无杂，犹有似金微垢。然后金师置于炉中，增火鼓鞴，令其融液，垢秽悉除，然其生金，犹故不轻不软，光明不发，屈伸则断。彼炼金师、炼金弟子复置炉中，增火鼓鞴，转侧铸炼，然后生金轻软光泽，屈伸不断，随意所作钗、铛、镮、钏诸庄严具。

“如是，净心进向比丘粗烦恼缠、恶不善业、诸恶邪见渐断令灭；如彼生金，淘去刚石坚块。复次，净心进向比丘除次粗垢：欲觉、恚觉、害觉；如彼生金，除粗沙砾。复次，净心进向比丘次除细垢，谓亲里觉、人众觉、生天觉，思惟除灭；如彼生金，除去粗垢、细沙、黑土。复次，净心进向比丘有善法觉，思惟除灭，令心清净；犹如生金，除去金色相似之垢，令其纯净。复次，比丘于诸三昧有行所持，犹如池水周匝岸持，为法所持，不得寂静胜妙，不得息乐，尽诸有漏；如彼金师、金师弟子铸炼生金，除诸

垢秽，不轻不软，不发光泽，屈伸断绝，不得随意成庄严具。复次，比丘得诸三昧，不为有行所持，得寂静胜妙，得息乐道，一心一意，尽诸有漏；如炼金师、炼金师弟子铸炼生金，令其轻软、不断、光泽，屈伸随意。复次，比丘离诸觉观，乃至得第二、第三、第四禅，如是正受，纯一清净，离诸烦恼，柔软真实不动，于彼彼入处，欲求作证悉能得证；如彼金师铸炼生金，极令轻软、光泽、不断，任作何器，随意所欲。如是，比丘三昧正受，乃至于诸入处悉能得证。”

佛说此经已，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应当专心方便，随时思惟三相。云何为三？随时思惟止相，随时思惟举相，随时思惟舍相。若比丘一向思惟止相，则于是处其心下劣。若复一向思惟举相，则于是处掉乱心起。若复一向思惟舍相，则于是处不得正定，尽诸有漏。以彼比丘随时思惟止相，随时思惟举相，随时思惟舍相故，心则正定，尽诸有漏。

“如巧金师、金师弟子以生金著于炉中增火，随时扇韝，随时水洒，随时俱舍。若一向鼓韝者，即于是处生金焦尽。一向水洒，则于是处，生金坚强。若一向俱舍，则于是处生金不熟，则无所用。是故，巧金师、金师弟子于彼生金随时鼓韝，随时水洒，随时两舍。如是生金，得等调适，随事所用。如是，比丘，专心方便，时时思惟，忆念三相，乃至漏尽。”

佛说是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摩竭提国有牧牛者，愚痴无慧，夏末秋初，不善观察恒水此岸，亦不善观恒水彼岸，而驱群牛峻岸而下，峻岸而上，中间洄澓，多起患难。

“诸比丘，过去世时，摩竭提国有牧牛人，不愚不痴者，有方便慧，夏末秋初，能善观察恒水此岸，亦善观察恒水彼岸，善渡其牛，至平博山谷好水草处。彼初渡时，先渡大牛能领群者，断其急流。次驱第二多力少牛，随后而渡。然后第三驱羸小者，随逐下流，悉皆次第安隐得渡。新生犊子爱恋其母，亦随其后，得度彼岸。

“如是，比丘，我说斯譬，当知其义。彼摩竭提牧牛者，愚痴无慧；彼诸六师富兰那等亦复如是，习诸邪见，向于邪道。如彼牧牛人愚痴无慧，夏末秋初，不善观察此岸彼岸，高峻山险，从峻岸下，峻岸而上，中间洄澓，多生患难。如是六师富兰那等愚痴无慧，不观此岸，谓于此世；不观彼岸，谓于他世；中间洄澓，谓境诸魔，自遭苦难。

彼诸见者，习其所学，亦遭患难。

“彼摩竭提善牧牛者，不愚不痴，有方便慧，谓如来、应、等正觉。如牧牛者善观此岸，善观彼岸，善渡其牛，于平博山谷，先渡大牛能领群者，横截急流，安渡彼岸；如是我声闻能尽诸漏，乃至自知不受后有，横截恶魔世间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次渡第二多力少牛，截流横渡；如是我诸声闻断五下分结，得阿那含，于彼受生，不还此世，亦复断截恶魔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驱其第三羸小少牛，随其下流，安隐得渡；如是我声闻断三结，贪、恚、痴薄，得斯陀含，一来此世，究竟苦边，横截于彼恶魔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如摩竭提国善牧牛者，新生犊子爱恋其母，亦随得渡；如是我声闻断三结，得须陀洹，不堕恶趣，决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断截恶魔贪流，安隐得渡生死彼岸。”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此世及他世，明智善显现，

诸魔得未得，乃至于死魔，

一切悉知者，三藐三佛智。

断截诸魔流，破坏令消亡，

开示甘露门，显现正真道，

心常多欣悦，逮得安隐处。”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若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不能令牛增长，亦不能拥护大群牛，令等安乐。何等为十一？谓不知色、不知相、不去虫、不能覆护其疮、不能起烟、不知择路、不知择处、不知渡处、不知食处、尽榖其乳，不善料理能领群者，是名十一法成就，不能党护大群牛。

“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不能自安，亦不安他。何等为十一？谓不知色、不知相、不能除其害虫、不覆其疮、不能起烟、不知正路、不知止处、不知渡处、不知食处、尽榖其乳，若有上座多闻耆旧，久修梵行，大师所叹，不向诸明智修梵行者称誉其德，悉令宗敬、奉事、供养。

“云何名不知色？诸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是名为色不如实知。

“云何不知相？事业是过相，事业是慧相，是不如实知，是名不知相。

“云何名不知去虫？所起欲觉能安，不离、不觉、不灭，所起瞋恚、害觉能安，不离、不觉、不灭，是名不去虫。

“云何不覆疮？谓眼见色，随取形相，不守眼根，世间贪忧，恶不善法，心随生漏，不能防护；耳、鼻、舌、身、意根亦复如是，是名不覆其疮。

“云何不起烟？如所闻，如所受法，不能为人分别显示，是名不起烟。

“云何不知正道？八正道及圣法、律是名为道；彼不如实知，是名不知正道。

“云何不知止处？谓于如来所知法，不得欢喜、悦乐、胜妙、出离、饶益，是名不知止处。

“云何不知渡处？谓彼不知修多罗、毗尼、阿毗昙，不随时往到其所，咨问请受：‘云何为善？云何不善？云何有罪？云何无罪？作何等法为胜非恶？’于隐密法不能开发，于显露法不能广问，于甚深句义自所知者，不能广宣显示，是名不知渡处。

“云何不知放牧处？谓四念处及贤圣法、律是名放牧处，于此不如实知，是名不知放牧处。

“云何为尽榖其乳？彼剎利、婆罗门长者自在施与衣被、饮食、床卧、医药、资生众具，彼比丘受者不知限量，是名尽榖其乳。

“云何为上座大德多闻耆旧，乃至不向诸胜智梵行者所称其功德，令其宗重承事供养，令得悦乐？谓比丘不称彼上座，乃至令诸智慧梵行者往诣其所，以随顺身、口、意业承望奉事，是名不于上座多闻耆旧，乃至令智慧梵行往诣其所，承望奉事，令得悦乐。

“彼牧牛者成就十一法，堪能令彼群牛增长，拥护群牛，令其悦乐。何等为十一？谓知色、知相，如上清净分说，乃至能领群者，随时料理，令得安乐，是名牧牛者十一事成就，能令群牛增长拥护，令得安乐。如是，比丘成就十一法者，能自安乐，亦能安他。何等十一？谓知色、知相乃至十一如清净分广说，是名比丘十一事成就，自安安他。”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一奢能伽罗聚落，住一奢能伽罗林中。

时，有尊者那提伽，旧住一奢能伽罗聚落。一奢能伽罗聚落沙门、婆罗门闻沙门瞿昙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一奢能伽罗聚落，住一奢能伽罗林中；闻已，各办一釜食，著

门边，作是念：“我先供养世尊！我先供养善逝！”各各高声大声，作如是唱。

尔时，世尊闻园林内有多人众高声大声，语尊者那提伽：“何因何缘园林内有众多人高声大声唱说之声？”

尊者那提伽白佛言：“世尊，此一奢能伽罗聚落诸刹利、婆罗门长者闻世尊住此林中，各作一釜食置园林内，各自唱言：‘我先供养世尊！我先供养善逝！’以是故，于此林中多人高声大声唱说之声。惟愿世尊当受彼食。”

佛告那提伽：“莫以利我，我不求利；莫以称我，我不求称。那提伽，若于如来，如是便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者，则于彼彼所起利乐，若味若求。那提伽，唯我于此像类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而得，不苦而得，于何彼彼所起利乐，若味若求？那提伽，汝等于如是像类色不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故，不得不求之乐、不苦之乐。那提伽，天亦不得如是像类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唯有我得如是像类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于何彼彼所起利乐，若味若求？”

那提伽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说譬。”

佛告那提伽：“宜知是时。”

那提伽白佛言：“世尊，譬如天雨，水流顺下，随其彼彼世尊住处，于彼彼处刹利、婆罗门长者信敬奉事，以世尊戒德清净，正见真直。是故，我今作如是说，惟愿世尊哀受彼请。”

佛告那提伽：“莫以利我，我不求利，乃至云何于彼彼所起利乐，有味有求？

“那提伽，我见比丘食好食已，仰腹而卧，急喘长息。我见已，作是思惟：‘如此长老不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复次，那提伽，我见此有二比丘食好食已，饱腹喘息，偃阐而行。我作是念：‘非彼长老能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之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那提伽，我见众多比丘食好食已，从园至园，从房至房，从人至人，从群聚至群聚。我见是已，而作是念：‘非彼长老如是能得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我得如是像类出要、远离、寂灭、等正觉乐、不求之乐、不苦之乐。’

“复次，那提伽，我于一时随道行，见有比丘于前远去，复有比丘于后来亦远。我于尔时，闲静无为，亦无有便利之劳。所以者何？依于食饮，乐著滋味，故有便利，此则为依；观五受阴生灭，而厌离住，此则为依；于六触入处观察集灭，厌离而住，此则为依；于群聚之乐勤习群聚，厌于远离，是则为依；乐修远离，则勤于远离，厌离群聚

，是则为依。是故，那提伽，当如是学：于五受阴观察生灭，于六触入处观察集灭，乐于远离，精勤远离。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尊者那提伽闻佛所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至那楞伽罗聚落，如上广说，乃至彼彼所起求利。

佛告那提伽：“我见聚落边有精舍，有比丘坐禅。我见已，作如是念：‘今此尊者聚落人，此或沙弥，来往声响作乱，障其禅思，觉其正受，于不到欲到、不获欲获、不证欲证而作留难。’那提伽，我不喜彼比丘住聚落精舍。那提伽，我见比丘住空闲处，仰卧吁咄。我见是已，而作是念：‘令彼比丘，觉寤睡眠，思空闲想。’那提伽，我亦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那提伽，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摇身坐睡；见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于睡觉寤，不定得定，定心者得解脱。’是故，那提伽，我不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

“那提伽，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端坐正受。我见已，作是念：‘令此比丘不解脱者，疾得解脱；已解脱者，令自防护，使不退失。’那提伽，我喜如是比丘住空闲处。那提伽，我复见比丘住空闲处，彼于后时，远离空处集舍床卧具，还入聚落受床卧具。那提伽，我亦不喜如是比丘还入聚落。复次，那提伽，我见比丘住聚落精舍，名闻大德能感财利、衣被、饮食、汤药、众具。彼于后时，集舍利养聚落床座，至于空闲，床卧安止。那提伽，我喜如是比丘集舍利养聚落床卧，住于空闲。那提伽，比丘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那提伽比丘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弥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诸离车子常枕木枕，手足龟坼，疑畏莫令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得其间便。是故，常自儆策，不放逸住；以彼不放逸住故，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不能伺求得其间便。于未来世，不久，诸离车子恣乐无事，手足柔软，缯纩为枕，四体安卧，日出不起，放逸而住；以放逸住故，摩竭陀王阿阇世毗提希子得其间便。

“如是，比丘精勤方便，坚固堪能，不舍善法，肌肤损瘦，筋连骨立；精勤方便，不舍善法，乃至未得所应得者，不舍精进，常摄其心，不放逸住；以不放逸住故，魔王波旬不得其便。当来之世，有诸比丘恣乐无事，手足柔软，缯纩为枕，四体安卧，日出不起，放逸而住；以放逸住故，恶魔波旬伺得其便。是故，比丘，当如是学：精勤方便，乃至不得未得，不舍方便。”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士夫晨朝以三百釜食惠施众生，日中、日暮亦复如是。第二士夫，时节须臾，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乃至如榖牛乳顷，比先士夫惠施功德所不能及，百分、千分、巨亿万分，算数譬类不得为比！是故，比丘，当作是学：时节须臾，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下至如榖牛乳顷。”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人家多女人少男子，当知是家易为盗贼之所劫夺。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数数下至如榖牛乳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当知是人易为诸恶鬼神所欺。

“譬如人家多男子少女人，不为盗贼数数劫夺。如是，善男子数数下至如榖牛乳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不为诸恶鬼神所欺。是故，诸比丘，常当随时数数下至如榖牛乳顷，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有人有匕首剑，其刃广利。有健士夫言：‘我能以手以拳椎打汝剑，令其摧碎。’诸比丘，彼健士夫当能以手以拳椎打彼剑，令摧碎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彼匕首剑其刃广利，非彼士夫能以手以拳椎打碎折，正足自困。”

“如是，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下至如榖牛乳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若有诸恶鬼神欲往伺求其短，不能得其间便，正可反自伤耳！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数数下至如榖牛乳顷，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以爪抄土，告诸比丘：“于意云何？我爪上土多，为大地土多？”

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无量无数，不可为比。”

佛告诸比丘：“如是，众生能数数下至弹指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如甲上土耳！其诸众生不能数数下至如弹指顷，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诸比丘，常当数数于一切众生修习慈心。”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鞞舍离国弥猴池侧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不恒、不安，是变易法。诸比丘，常当观察一切诸行，修习厌离、不乐、解脱。”

时，有异比丘从座起，整衣服，为佛作礼，右膝著地，合掌白佛：“寿命迁灭，迟速如何？”

佛告比丘：“我则能说，但汝欲知者难。”

比丘白佛：“可说譬不？”

佛言：“可说。”

佛告比丘：“有四士夫手执强弓，一时放发，俱射四方。有一士夫及箭未落，接取四箭。云何，比丘，如是士夫为捷疾不？”

比丘白佛：“捷疾，世尊。”

佛告比丘：“此接箭士夫虽复捷疾，有地神天子倍疾于彼，虚空神天倍疾地神，四王天子来去倍疾于虚空神天，日月天子复倍捷疾于四王天，导日月神复倍捷疾于日月天子。诸比丘，命行迁变倍疾于彼导日月神。是故，诸比丘，当勤方便，观察命行无常迅速如是。”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人名陀舍罗诃，彼陀舍罗诃有鼓名阿能诃，好声、美声、深声，彻四十里。彼鼓既久，处处裂坏。尔时，鼓士裁割牛皮，周匝缠缚；虽复缠缚，鼓犹无复高声、美声、深声。彼于后时，转复朽坏，皮大剥落，唯有聚木。

“如是，比丘，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以彼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故，于如来所说修多罗甚深明照，难见难觉，不可思量，微密决定，明智所知，彼则顿受、周备受，闻其所说，欢喜崇习，出离饶益。

“当来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闻如来所说修多罗甚深明照空相应随顺缘起法，彼不顿受持，不至到受。闻彼说者，不欢喜崇习，而于世间众杂异论、文辞绮饰、世俗杂句，专心顶受，闻彼说者，欢喜崇习，不得出离饶益。于彼如来所说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随顺缘起者，于此则灭；犹如彼鼓，朽故坏裂，唯有聚木。

“是故，诸比丘，当勤方便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于如来所说甚深明照空相要法随顺缘起，顿受、遍受。闻彼说者，欢喜崇习，出离饶益。”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铁丸投著火中，与火同色，盛著劫贝绵中。云何，比丘，当速燃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愚痴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若见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贪欲心；欲烧其心，欲烧其身；身、心烧已，舍戒退减。是愚痴人长夜当得非义饶益。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善护其身，守护根门，系念，入村乞食。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有一猫狸，饥渴羸瘦，于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当取食之。有时鼠子出穴游戏，时，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内藏，食内藏时，猫狸迷闷，东西狂走，空宅、冢间，不知何止，遂至于死。

“如是，比丘，有愚痴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钵，入村乞食，不善护身，不守根门，心不系念，见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发贪欲心；贪欲发已，欲火炽燃，烧其身心；烧身心已，驰心狂逸，不乐精舍、不乐空闲、不乐树下，为恶不善心侵食内法，舍戒退减，此愚痴人长夜常得不饶益苦。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善护其身，守诸根门，系心正念，入村乞食。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减。如是，比丘，若沙门、婆罗门从本以来，不闭根门，食不知量，初夜、后夜不勤觉悟修习善法，当知是辈终日损减，不增善法，如彼木杵。

“诸比丘，譬如优钵罗、钵昙摩、拘牟头、分陀利生于水中，长于水中，随水增长。如是，沙门、婆罗门善闭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精勤觉悟；当知是等善根功德日夜增长，终不退减。当如是学：善闭根门，饮食知量，初夜、后夜精勤觉悟，功德善法日夜增长。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世尊于后夜时闻野狐鸣。

尔时，世尊夜过天明，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后夜时闻野狐鸣不？”

诸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诸比丘：“有一愚痴人作如是念：‘令我受身得如是形类，作如是声。’此愚痴人欲求如是像类处所受生，何足不得？是故，比丘，汝等但当精勤方便，求断诸有，莫作方便，增长诸有。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赞叹受少有身，况复多受？所以者何？受有者苦，譬如粪屎，少亦臭秽，何况于多？如是诸有，少亦不叹，乃至刹那，况复于多？所以者何？有者，苦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断除诸有，莫增长有。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世尊夜后分时闻野狐鸣。

是夜过已，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汝等于夜后分闻野狐鸣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彼野狐者，疥疮所困，是故鸣唤。若能有人为彼野狐治疥疮者，野狐必当知恩报恩。而今有一愚痴之人，无有知恩报恩。是故，诸比丘，当如是学：知恩报恩。其有小恩尚报，终不忘失，况复大恩！”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有尊者跋迦梨住王舍城金师精舍，疾病困苦，尊者富邻尼瞻视供养。

时，跋迦梨语富邻尼：“汝可诣世尊所，为我稽首礼世尊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言：‘跋迦梨住金师精舍，疾病困笃，委积床褥，愿见世尊，疾病困苦，气力羸惙，无由奉诣。惟愿世尊降此金师精舍，以哀愍故！’”

时，富邻尼受跋迦梨语已，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稽首世尊足，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住不？”

世尊答言：“令彼安乐。”

富邻尼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住金师精舍，疾病困笃，委在床褥，愿见世尊，无有身力来诣世尊。善哉！世尊，诣金师精舍，以哀愍故！”

尔时，世尊默然听许。时，富邻尼知世尊听许已，礼足而去。

尔时，世尊晡时从禅觉，往诣金师精舍，至跋迦梨住房。跋迦梨比丘遥见世尊，从床欲起。

佛告跋迦梨：“且止！勿起。”

世尊即坐异床，语跋迦梨：“汝心堪忍此病苦不？汝身所患，为增、为损？”

跋迦梨白佛，如前叉摩比丘修多罗广说：“世尊，我身苦痛，极难堪忍，欲求刀自杀，不乐苦生。”

佛告跋迦梨：“我今问汝，随意答我。云何，跋迦梨，色是常耶？为非常耶？”

跋迦梨答言：“无常，世尊。”

复问：“若无常，是苦耶？”

答言：“是苦，世尊。”

复问：“跋迦梨，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于中宁有可贪、可欲不？”

跋迦梨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识亦如是说。

佛告跋迦梨：“若于彼身无可贪、可欲者，是则善终，后世亦善。”

尔时，世尊为跋迦梨种种说法，示教照喜已，从座起去。即于彼夜，尊者跋迦梨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

时，有二天身极端正，于后夜时诣世尊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跋迦梨疾病困苦，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彼尊者跋迦梨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俱礼佛足，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夜有二天子，形体端正，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住一面，而作是言：‘尊者跋迦梨住金师精舍，疾病困苦，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尊者跋迦梨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稽首作礼，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告一比丘：“汝当往诣尊者跋迦梨比丘所，语跋迦梨言：‘昨夜有二天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退住一面，语我言：“尊者跋迦梨疾病困笃，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尊者跋迦梨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即没不现。’此是天语，佛复记汝：‘汝于此身不起贪欲，是则善终，后世亦善。’”

时，彼比丘受世尊教已，诣金师精舍跋迦梨房。

尔时，跋迦梨语侍病者：“汝等持绳床，共举我身，著精舍外，我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

时，有众多比丘出房舍，露地经行。受使比丘诣众多比丘所，问众多比丘言：“诸尊，跋迦梨比丘住在何所？”

诸比丘答言：“跋迦梨比丘告侍病者，令举绳床，出精舍外，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受使比丘即诣跋迦梨所。

跋迦梨比丘遥见使比丘来，语侍病者：“下绳床著地，彼比丘疾来，似世尊使。”彼侍病者即下绳床著地。

时，彼使比丘语跋迦梨：“世尊有教及天有所说。”

时，跋迦梨语侍病者：“扶我著地，不可于床上受世尊教及天所说。”时，侍病者即扶跋迦梨，下置于地。

时，跋迦梨言：“汝可宣示世尊告敕及天所说。”

使比丘言：“跋迦梨，大师告汝：‘昨夜有二天来白我言：“跋迦梨比丘疾病困笃，思惟解脱，欲执刀自杀，不乐久生。”第二天言：“跋迦梨比丘已于善解脱而得解脱。”说此语已，即没不现。世尊复记说，汝善于命终，后世亦善。’”

跋迦梨言：“尊者，大师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善见所见。然我今日于色无常，决定无疑；无常者是苦，决定无疑。若无常、苦者是变易法，于彼

无有可贪、可欲，决定无疑；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然我今日疾病苦痛犹故随身，欲刀自杀，不乐久生。”即执刀自杀。

时，使比丘供养跋迦梨死身已，还诣佛所，稽首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以世尊所敕，具告尊者跋迦梨。彼作是言：‘大师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彼二天者亦善知所知，善见所见。’”广说乃至执刀自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共诣金师精舍跋迦梨尸所。”见跋迦梨死身，有远离之色，见已，语诸比丘：“汝等见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有远离之色不？”

诸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复告诸比丘：“绕跋迦梨身，四面周匝，有暗冥之相围绕身不？”

诸比丘白佛：“已见，世尊。”

佛告诸比丘：“此是恶魔之像，周匝求觅跋迦梨善男子识神当生何处。”

佛告诸比丘：“跋迦梨善男子不住识神，以刀自杀。”

尔时，世尊为彼跋迦梨说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时，有尊者阐陀，住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疾病困笃。

时，尊者舍利弗闻尊者阐陀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疾病困笃；闻已，语尊者摩诃拘絺罗：“尊者知不？阐陀比丘在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疾病困笃，当往共看。”摩诃拘絺罗默然许之。

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拘絺罗共诣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至尊者阐陀住房。

尊者阐陀遥见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凭床欲起。

尊者舍利弗语尊者阐陀：“汝且莫起！”

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诃拘絺罗坐于异床，问尊者阐陀：“云何，尊者阐陀，所患为可堪忍不？为增、为损？”如前叉摩修多罗广说。

尊者阐陀言：“我今身病，极患苦痛，难可堪忍。所起之病，但增无损，唯欲执刀自杀，不乐苦活。”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阐陀，汝当努力，莫自伤害！若汝在世，我当与汝来往周旋；汝若有乏，我当给汝如法汤药；汝若无看病人，我当看汝，必令适意，非不适意。”

阐陀答言：“我有供养，那罗聚落诸婆罗门长者悉见看视，衣被、饮食、卧具、汤药无所乏少；自有弟子修梵行者随意瞻病，非不适意。但我疾病苦痛逼身，难可堪忍，唯欲自杀，不乐苦生。”

舍利弗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阐陀，眼及眼识、眼所识色，彼宁是我、异我、相在不？”

阐陀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阐陀，耳、鼻、舌、身、意及意识、意识所识法，彼宁是我、异我、相在不？”

阐陀答言：“不也，尊者舍利弗。”

复问：“阐陀，汝于眼、眼识及色，为何所见、何所识、何所知故，言眼、眼识及色，非我、不异我、不相在？”

阐陀答言：“我于眼、眼识及色，见灭、知灭故，见眼、眼识及色，非我、不异我、不相在。”

复问：“阐陀，汝于耳、鼻、舌、身、意、意识及法，何所见何所知故，于意、意识及法，见非我、不异我、不相在？”

阐陀答言：“尊者舍利弗，我于意、意识及法，见灭、知灭故，于意、意识及法，见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尊者舍利弗，然我今日身病苦痛，不能堪忍，欲以刀自杀，不乐苦生。”

时，尊者摩诃拘絺罗语尊者阐陀：“汝今当于大师修习正念，如所说句：有所依者，则为动摇；动摇者，有所趣向；趣向者，为不休息；不休息者，则随趣往来；随趣往来者，则有未来生死；有未来生死故，有未来出没；有未来出没故，则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纯大苦聚集。如所说句：无所依者，则不动摇；不动摇者，得无趣向；无趣向者，则有止息；有止息故，则不随趣往来；不随趣往来，则无未来出没；无未来出没者，则无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灭。”

阐陀言：“尊者摩诃拘絺罗，我供养世尊事，于今毕矣！随顺善逝，今已毕矣！适意，非不适意。弟子所作，于今已作。若复有余弟子所作供养师者，亦当如是供养大师，适意，非不适意。然我今日身病苦痛，难可堪忍，唯欲以刀自杀，不乐苦生。”

尔时，尊者阐陀即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

时，尊者舍利弗供养尊者阐陀舍利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阐陀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云何，世尊，彼尊者阐陀当至何趣？云何受生？后世云何？”

佛告尊者舍利弗：“彼不自记说言：‘尊者摩诃拘絺罗，我供养世尊，于今已毕；随顺善逝，于今已毕，适意，非不适意。若复有余供养大师者，当如是作，适意，非不适意’耶？”

尔时，尊者舍利弗复问：“世尊，彼尊者阐陀先于镇珍尼婆罗门聚落，有供养家、极亲厚家、善言语家。”

佛告舍利弗：“如是，舍利弗，正智、正善解脱善男子，有供养家、亲厚家、善言语家。舍利弗，我不说彼有大过。若有舍此身，余身相续者，我说彼等则有大过；若有舍此身已，余身不相续者，我不说彼有大过也。无大过故，于那罗聚落好衣庵罗林中以刀自杀。”

如是，世尊为彼尊者阐陀说第一记。

佛说此经已，尊者舍利弗欢喜作礼而去。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白佛言：“世尊，比丘，比丘度驶流耶？”

佛言：“如是，天子。”

天子复问：“无所攀缘，亦无所住，度驶流耶？”

佛言：“如是，天子。”

天子复问：“无所攀缘，亦无所住而度驶流，其义云何？”

佛言：“天子，我如是如是抱，如是如是直进，则不为水之所漂，如是如是不抱，如是如是不直进，则为水所漂。如是，天子，名为无所攀缘，亦无所住而度驶流。”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白佛言：“比丘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耶？”

佛告天子：“我悉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天子白佛：“比丘云何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佛告天子：“爱喜灭尽，我心解脱；心解脱已，故知一切众生所著、所集，决定解脱、广解脱、极广解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度于诸流，昼夜勤精进，

不攀亦不住，何染而不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内思惟系念，度难度诸流。

不乐于欲想，超越于色结，

不系亦不住，于染亦不著。”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有拘迦尼，是光明天女，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山谷。时，拘迦尼天女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如是！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于僧中，敷尼师坛，于大众前坐，告诸比丘：“昨日夜后，有拘迦尼天女，容色绝妙，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即答言：‘如是，天女。如是，天女。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说是语时，拘迦尼天女闻我所说，欢喜随喜，稽首我足，即没不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尔时，尊者阿难告诸比丘：“我今当说四句法经。谛听！善思！当为汝说何等为四句法经。”

尔时，尊者阿难即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诸比丘，是名四句法经。”

尔时，有一异婆罗门，去尊者阿难不远，为诸年少婆罗门受诵经。时，彼婆罗门作是念：“若沙门阿难所说偈，于我所说经，便是非人所说。”时，彼婆罗门即往诣佛所，与世尊面相问讯慰劳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昙，沙门阿难所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如是等所说，则是非人语，非为人语。”

佛告婆罗门：“如是！如是！婆罗门，是非人语，非为人语也。时，有拘迦尼天女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如是！如天女所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是故，婆罗门，当知此所说偈，是非人所说，非是人所说也。”

佛说此经已，彼婆罗门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足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有拘迦那娑天女，是光明天女，起大电光炽然，归佛、归法、归比丘僧，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普照山谷，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尔时，世尊告天女言：“如是！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尔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僧中，敷尼师坛，于大众前坐，告诸比丘：“于昨后夜，拘迦那娑天女，光明之天女，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拘迦那天女，电光炎炽然，

敬礼佛法僧，说偈义饶益。”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山谷精舍。

时，有拘迦那娑天女，光明之天女，放电光明，炎照炽然，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普照山谷，即于佛前而说偈言：

“我能广分别，如来正法律，

今且但略说，足以表其心。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天女。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拘迦那娑天女闻佛所说，欢喜稽首，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于僧前，于大众中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后夜时，拘迦那娑天女来诣我所，恭敬作礼，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我能广分别，如来正法律，

今且但略说，足已表我心。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天女，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彼天女闻我所说，欢喜随喜，稽首我足，即没不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毗舍离猕猴池侧重阁讲堂。

时，有拘迦那娑天女、朱卢陀天女，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一切弥猴池侧。

时，朱卢陀天女说偈白佛：

“大师等正觉，住毗舍离国，

拘迦那朱卢，稽首恭敬礼！

我昔未曾闻，牟尼正法律，

今乃得亲见，现前说正法。

若于圣法律，恶慧生厌恶，

必当堕恶道，长夜受诸苦！

若于圣法律，正念律仪备，

彼则生天上，长夜受安乐！”

拘迦那娑天女复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告天女：“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时，彼天女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入僧中，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后夜时，有二天女，容色绝妙，来诣我所，为我作礼，退坐一面。朱卢陀天女而说偈言：

“‘大师等正觉，住毗舍离国，

我拘迦那娑，及以朱卢陀，

如是二天女，稽首礼佛足！

我昔未曾闻，牟尼正法律，

今乃见正觉，演说微妙法。

若于正法律，厌恶住恶慧，

必堕于恶道，长夜受大苦！

若于正法律，正念律仪备，

生善趣天上，长夜受安乐！’

“拘迦那娑天女复说偈言：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我时答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其心不为恶，及身口世间，

五欲悉虚空，正智正系念，

不习近众苦，非义和合者。’”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无触不报触，触则以触报，

以触报触故，不瞋不招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不于不瞋人，而加之以瞋，

清净之正士，离诸烦恼结。

于彼起恶心，恶心还自中，

如逆风扬尘，还自坌其身。”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愚痴人所行，不合于黠慧，

自所行恶行，为自恶知识，

所造众恶行，终获苦果报！”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既作不善业，终则受诸恼，

造业虽欢喜，啼泣受其报！

造诸善业者，终则不热恼，

欢喜而造业，安乐受其报！”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不可常言说，亦不一向听，

而得于道迹，坚固正超度，

思惟善寂灭，解脱诸魔缚。

能行说之可，不行不应说，

不行而说者，智者则知非。

不行己所应，不作而言作，

是则同贼非，名为不善业。”

尔时，世尊告天子言：“汝今有所嫌责耶？”

天子白佛：“悔过，世尊。悔过，善逝。”

尔时，世尊熙怡微笑。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我今悔其过，世尊不纳受，

内怀于恶心，抱怨而不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言说悔过辞，内不息其心，

云何得息怨？何名为修善？”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谁不有其过？何人无有罪？

谁复无愚痴？孰能常坚固？”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瞿迦梨比丘，是提婆达多伴党，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瞿迦梨比丘：“瞿迦梨，汝何故于舍利弗、目揵连清净梵行所，起不清净心？长夜当得不饶益苦。”

瞿迦梨比丘白佛言：“世尊，我今信世尊语，所说无异，但舍利弗、大目揵连心有恶欲。”如是第二、第三说，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于世尊所再三说中，违反不受，从座起去。去已，其身周遍生诸庖疮，皆如栗，渐渐增长，皆如桃李。

时，瞿迦梨比丘患苦痛，口说是言：“极烧！极烧！”脓血流出，身坏命终，生大钵昙摩地狱。

时，有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时，一天子白佛言：“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今已命终。”

时，第二天子作是言：“诸尊当知：瞿迦梨比丘命终堕地狱中。”

第三天子即说偈言：

“士夫生世间，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应誉而便毁，

其罪生于口，死堕恶道中！

博弈亡失财，是非为大咎，

毁佛及声闻，是则为大过！”

彼三天子说是偈已，即没不现。

尔时，世尊夜过晨朝，来入僧中，于大众前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昨后夜时，有三天子来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第一天子语我言：‘世尊，瞿迦梨比丘——提婆达多伴党今已命终。’第二天子语余天子言：‘瞿迦梨比丘命终堕地狱中。’第三天子即说偈言：

“‘士夫生世间，斧在口中生，

还自斩其身，斯由其恶言。

应毁便称誉，应誉而便毁，

其罪口中生，死则堕恶道！’

“说是偈已，即没不现。诸比丘，汝等欲闻生阿浮陀地狱众生其寿齐限不？”

诸比丘白佛：“今正是时，惟愿世尊为诸大众说阿浮陀地狱众生寿命齐限。诸比丘闻已，当受奉行。”

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汝说。譬如拘萨罗国，四斗为一阿罗，四阿罗为一独笼那，十六独笼那为一阇摩那，十六阇摩那为一摩尼，二十摩尼为一佉梨，二十佉梨为一仓，满中芥子。若使有人百年百年取一芥子，如是乃至满仓芥子都尽，阿浮陀地狱

众生寿命犹故不尽。如是二十阿浮陀地狱众生寿等一尼罗浮陀地狱众生寿，二十尼罗浮陀地狱众生寿等一阿吒吒地狱众生寿，二十阿吒吒地狱众生寿等一阿波波地狱众生寿，二十阿波波地狱众生寿等一阿休休地狱众生寿，二十阿休休地狱众生寿等一优钵罗地狱众生寿，二十优钵罗地狱众生寿等一钵昙摩地狱众生寿，二十钵昙摩地狱众生寿等一摩诃钵昙摩地狱众生寿。比丘，彼瞿迦梨比丘命终堕摩诃钵昙摩地狱中，以彼于尊者舍利弗、大目揵连比丘生恶心诽谤故。是故，诸比丘，当作是学：于彼烧焦灶所，尚不欲毁坏，况毁坏有识众生？”佛告诸比丘：“当如是学！”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退落堕负处，云何而得知？

惟愿世尊说，云何负处门？”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胜处易得知，负处知亦易，

乐法为胜处，毁法为负处。

爱乐恶知识，不爱善知识，

善友生怨结，是名堕负门。

爱乐不善人，善人反憎恶，

欲恶不欲善，是名负处门。

斗秤以欺人，是名堕负门。

博弈耽嗜酒，游轻著女色，

费丧于财物，是名堕负门。

女人不自守，舍主随他行；

男子心放荡，舍妻随外色；

如是为家者，斯皆堕负门。

老妇得少夫，心常怀嫉妒，

怀嫉卧不安，是则堕负门；

老夫得少妇，堕负处亦然。

常乐著睡眠，知识同游戏，

怠惰好瞋恨，斯皆堕负门。

多财结朋友，酒食奢不节，

多费丧财物，斯皆堕负门。

少财多贪爱，生于刹利心，

常求为王者，是则堕负门。

求珠珰璎珞，革屣履伞盖，

庄严自悭惜，是则堕负门。

受他丰美食，自悭惜其财，

食他不反报，是则堕负门。

沙门婆罗门，屈请入其舍，

悭惜不时施，是则堕负门。

沙门婆罗门，次第行乞食，

呵责不欲施，是则堕负门。

若父母年老，不及时奉养，

有财而不施，是则堕负门。

于父母兄弟，捶打而骂辱，

无有尊卑序，是则堕负门。

佛及弟子众，在家与出家，

毁訾不恭敬，是则堕负门。

实非阿罗汉，罗汉过自称，

是则世间贼，堕于负处门。

此世间负处，我知见故说，

犹如险怖道，慧者当远避。”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屈下随下？谁高举随举？

云何童子戏，如童块相掷？”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下则随下，爱举则随举，

爱戏于愚夫，如童块相掷。”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决定以遮遮，意妄想而来，

若人遮一切，不令其逼迫。”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决定以遮遮，意妄想而来，

不必一切遮，但遮其恶业，

遮彼彼恶已，不令其逼迫。”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卫舍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得名称？云何得大财？

云何德流闻？云何得善友？”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持戒得名称，布施得大财，

真实德流闻，恩惠得善友。”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人所作，智慧以求财？

等摄受于财，若胜若复劣？”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始学功巧业，方便集财物，

得彼财物已，当应作四分。

一分自食用，二分营生业，

余一分藏密，以拟于贫乏。

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

牧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

造屋舍床卧，六种资生具，

方便修众具，安乐以存世。

如是善修业，黠慧以求财，

财宝随顺生，如众流归海。

如是财饶益，如蜂集众味，

昼夜财增长，犹如蚁积堆。

不付老子财，不寄边境民，

不信奸狡人，及诸悭吝者。

亲附成事者，远离不成事，

能成事士夫，犹如火炽然。

善友贵重人，敏密修良者，

同气亲兄弟，善能相摄受。

居亲眷属中，摽显若牛王，

各随其所应，分财施饮食，

寿尽而命终，当生天受乐！”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世时，拘萨罗国有弹琴人，名曰粗牛，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止息野中。时，有六广大天宫天女，来至拘萨罗国粗牛弹琴人所，语粗牛弹琴人言：‘阿舅，阿舅，为我弹琴，我当歌舞。’粗牛弹琴者言：‘如是，姊妹，我当为汝弹琴，汝当语我汝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弹琴，我当歌舞，于歌颂中，自说所以生此因缘。’彼拘萨罗国粗牛弹琴人即便弹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

“第一天女说偈歌言：

“‘若男子女人，胜妙衣惠施，

施衣因缘故，所生得殊胜！

施所爱念物，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乘空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第二天女复说偈言：

“‘若男子女人，胜妙香惠施，

爱念可意施，生天随所欲。

见我处宫殿，乘空而游行，

天身若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复说偈言：

“‘若男子女人，以食而惠施，

可意爱念施，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复说偈言：

“‘忆念余生时，曾为人婢使，

不盗不贪嗜，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节身，分餐救贫人。

今见居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供养中为最！’

“第五天女复说偈言：

“‘忆念余生时，为人作子妇，

嫜姑性狂暴，常加粗涩言，

执节修妇礼，卑逊而奉顺。

今见处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供养中为最！’

“第六天女复说偈言：

“‘昔曾见行迹，比丘比丘尼，

从其闻正法，一宿受斋戒。

今见处宫殿，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回向中之最！’

“尔时，拘萨罗国粗牛弹琴人而说偈言：

“‘我今善来此，拘萨罗林中，

得见此天女，具足妙天身。

既见又闻说，当增修善业，

缘今修功德，亦当生天上！’

“说是语已，此诸天女即没不现。”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法起应灭？何生应防护？

何法应当离？等观何得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瞋恚起应灭，贪生逆防护，

无明应舍离，等观真谛乐。

欲生诸烦恼，欲为生苦本，

调伏烦恼者，众苦则调伏；

调伏众苦者，烦恼亦调伏。”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孤给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若人行放逸，愚痴离恶慧，

禅思不放逸，疾得尽诸漏。”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非世间众事，是则之为欲，

心法驰觉想，是名士夫欲。

世间种种事，常在于世间，

智慧修禅思，爱欲永潜伏。

信为士夫伴，不信则不度，

信增其名称，命终得生天。

于身虚空想，名色不坚固，

不著名色者，远离于积聚。

观此真实义，如解脱哀愍，

由斯智慧故，世称叹供养！

能断众杂相，超绝生死流，

超度诸流已，是名为比丘。”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与何人同处？复与谁共事？

知何等人法，名为胜非恶？”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与正士同游，正士同其事，

解知正士法，是则胜非恶。”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园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悭吝生于心，不能行布施；

明智求福者，乃能行其惠。”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怖畏不行施，常得不施怖，

怖畏于饥渴，悭吝从怖生。

此世及他世，常痴饥渴畏，

死则不随死，独往无资粮。

少财能施者，多财难亦舍，

难舍而能舍，是则为难施。

无知者不觉，慧者知难知，

以法养妻子，少财净心施。

百千邪盛会，所获其福利，

比前如法施，十六不及一。

打缚恼众生，所得诸财物，

惠施安国土，是名有罪施。

方之平等施，称量所不及，

如法不行非，所得财物施，

难施而行施，是应贤圣施，

所往常获福，寿终上生天！”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时，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石室中。

尔时，世尊金枪刺足，未经几时，起身苦痛；能得舍心，正智正念，堪忍自安，无退减想。

彼有山神天子八人，作是念：“今日世尊住王舍城金婆罗山金婆罗鬼神住处石室中，金枪刺足，起身苦痛而能舍心，正念正智，堪忍自安，无所退减，我等当往面前赞叹。”作是念已，往诣佛所，稽首礼足，退住一面。

第一天神说偈叹言：

“沙门瞿昙，人中师子，

身遭苦痛，堪忍自安，

正智正念，无所退减。”

第二天子复赞叹言：

“大士之大龙，大士之牛王，

大士夫勇力，大士夫良马，

大士夫上首，大士夫之胜！”

第三天子复赞叹言：

“此沙门瞿昙，士夫分陀利！

身生诸苦痛，而能行舍心；

正智正念住，堪忍以自安，

而无所退减。”

第四天子复赞叹言：“若有于沙门瞿昙士夫分陀利所说违反嫌责，当知斯等长夜当得不饶益苦，唯除不知真实者。”

第五天子复说偈言：

“观彼三昧定，善住于正受，

解脱离诸尘，不踊亦不没，

其心安隐住，而得心解脱。”

第六天子复说偈言：

“经历五百岁，诵婆罗门典，

精勤修苦行，不解脱离尘，

是则卑下类，不得度彼岸。”

第七天子复说偈言：

“为欲之所迫，持戒之所缚，

勇捍行苦行，经历于百年。

其心不解脱，不离于尘垢，

是则卑下类，不度于彼岸。”

第八天子复说偈言：

“心居骄慢欲，不能自调伏，

不得三昧定，牟尼之正受。

独一居山林，其心常放逸，

于彼死魔军，不得度彼岸。”

时，彼山神天子八人各各赞叹已，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而说偈言：

“广无过于地，深无逾于海，

高无过须弥，大士无毗纽！”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广无过于爱，深无逾于腹，

高莫过骄慢，大士无胜佛！”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物火不烧？何风不能吹？

火灾坏大地，何物不流散？

恶王及盗贼，强劫人财物，

何男子女人，不为其所夺？

云何珍宝藏，终竟不亡失？”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福火所不烧，福风不能吹，

水灾坏大地，福水不流散。

恶王及盗贼，强夺人财宝，

若男子女人，福不被劫夺，

乐报之宝藏，终竟不亡失！”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当持资粮？何物贼不劫？

何人劫而遮？何人劫不遮？

何人常来诣，智慧者喜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信者持资粮，福德劫不夺，

贼劫夺则遮，沙门夺欢喜。

沙门常来诣，智慧者欣乐！”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一切相映障，知一切世间，

乐安慰一切，惟愿世尊说，

云何是世间，最为难得者？”

是时，世尊说偈答言：

“为主而行忍，无财而欲施，

遭难而行法，富贵修远离，

如是四法者，是则为最难！”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杂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大力自在乐，所求无不得，

何复胜于彼，一切所欲备？”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大力自在乐，彼则无所求，

若有求欲者，是苦非为乐。

于求已过去，是则乐于彼。”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车从何处起？谁能转于车？

车转至何所？何故坏磨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车从诸业起，心识转于车，

随因而转至，因坏车则亡。”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白佛言：“世尊，拘屡陀王女修波罗提沙今日生子。”

佛告天子：“此则不善，非是善。”

时，彼天子即说偈言：

“人生子为乐，世间有子欢，

父母年老衰，子则能奉养。

瞿昙何故说，生子为不善？”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当知恒无常，纯空阴非子，

生子常得苦，愚者说言乐，

是故我说言，生子非为善。

非善为善像，念像不可念，

实苦貌似乐，放逸所践蹈。”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云何数所数？云何数不隐？

云何数中数？云何说言说？”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佛法难测量，二流不显现，

若彼名及色，灭尽悉无余。

是名数所数，彼数不隐藏，

是彼数中数，是则说名数。”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时，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是，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何戒何威仪？何得何为业？

慧者云何住？云何往生天？”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远离于杀生，持戒自防乐，

害心不加生，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与取，与取心欣乐，

断除贼盗心，是则生天路。

不行他所受，远离于邪淫，

自受知止足，是则生天路。

自为己及他，为财及戏笑，

妄语而不为，是则生天路。

断除于两舌，不离他亲友，

常念和彼此，是则生天路。

远离不爱言，软语不伤人，

常说淳美言，是则生天路。

不为不诚说，无义不饶益，

常顺于法言，是则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见利言我有，

不行此贪想，是则生天路。

慈心无害想，不害于众生，

心常无怨结，是则生天路。

苦业及果报，二俱生净信，

受持于正见，是则生天路。

如是诸善法，十种净业迹，

等受坚固持，是则生天路。”

时，彼天子复说偈言：

“久见婆罗门，逮得般涅槃，

一切怖已过，永超世恩爱。”

于时，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释提桓因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释提桓因说偈问佛：

“何法命不知？何法命不觉？

何法锁于命？何法为命缚？”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诸行命不觉，

身锁于其命，受缚于命者。”

释提桓因复说偈言：

“色者非为命，诸佛之所说，

云何而得熟，于彼甚深藏？

云何段肉住？云何知命身？”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迦罗逻为初，迦罗逻生胞；

胞生于肉段，肉段生坚厚；

坚厚生肢节，及诸毛发等；

色等诸情根，渐次成形体；

因母饮食等，长养彼胎身。”

尔时，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长胜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长胜天子而说偈言：

“善学微妙说，习近诸沙门，

独一无等侣，正思惟静默。”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善学微妙说，习近诸沙门，

独一无等侣，寂默静诸根。”

时，长胜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尸毘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尸毗天子说偈问佛：

“何人应同止？何等人共事？

应知何等法，是转胜非恶？”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与正士同止，正士共其事，

应知正士法，是转胜非恶。”

时，彼尸毗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月自在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月自在天子而说偈言：

“彼当至究竟，如蚊依从草，

若得正系念，一心善正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彼当到彼岸，如鱼决其网，

禅定具足住，心常致喜乐。”

时，彼月自在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毗瘦纽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毗瘦纽天子而说偈言：

“供养于如来，欢喜常增长，

欣乐正法律，不放逸随学。”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如是说法，防护不放逸，

以不放逸故，不随魔自在。”

于是，毗瘦纽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般阇罗健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般阇罗健天子而说偈言：

“愦乱之处所，黠慧者能觉，

禅思觉所觉，牟尼思惟力。”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了知愦乱法，正觉得涅槃，

若得正系念，一心善正受。”

时，般阇罗健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须深天子与五百眷属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汝阿难于尊者舍利弗善说法，心喜乐不？”

阿难白佛：“如是，世尊，何等人不愚、不痴、有智慧，于尊者舍利弗善说法中，心不欣乐？所以者何？彼尊者舍利弗持戒多闻，少欲知足，精勤远离，正念坚住，智慧正受，捷疾智慧、利智慧、出离智慧、决定智慧、大智慧、广智慧、深智慧、无等智慧，智宝成就，善能教化，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常为四众说法不倦。”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如汝所说。阿难，为何等人不愚、不痴、有智慧，闻尊者舍利弗善说诸法而不欢喜？所以者何？舍利弗比丘持戒多闻，少欲知足，精勤正念，智慧正受，超智、捷智、利智、出智、决定智、大智、广智、深智、无等智，智宝成就，善能教化，示教照喜，亦常赞叹示教照喜，常为四众说法不倦。”

世尊如是、如是向尊者阿难，如是、如是称叹舍利弗所说，如是、如是须深天子眷属内心欢喜，身光增明，清净照耀。

尔时，须深天子内怀欢喜，发身净光照耀已，而说偈言：

“舍利弗多闻，明智平等慧，

持戒善调伏，得不起涅槃，

持此后边身，降伏于魔军。”

时，彼须深天子及五百眷属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赤马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赤马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能行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不？”

佛告赤马：“无有能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者。”

赤马天子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斯义。如世尊说言：‘无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者。’所以者何？世尊，我自忆宿命，名曰赤马，作外道仙人，得神通，离诸爱欲。我时，作是念：‘我有如是捷疾神足如健士夫，以利箭横射过多罗树影之顷，能登一须弥，至一须弥；足蹑东海，超至西海。’我时作是念：‘我今成就如是捷

疾神力，今日宁可求世界边。’作是念已，即便发行，唯除食息便利，减节睡眠，常行百岁，于彼命终，竟不能得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之处。”

佛告赤马：“我今但以一寻之身，说于世界、世界集、世界灭、世界灭道迹。赤马天子，何等为世间？谓五受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受阴，是名世间。何等为色集？谓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染著，是名世间集。云何为世间灭？若彼当来有爱、贪、喜俱，彼彼染著，无余断、舍、离、尽、无欲、灭、息没，是名世间灭。何等为世间灭道迹？谓八圣道：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世间灭道迹。

“赤马，了知世间苦，断世间苦；了知世间集，断世间集；了知世间灭，证世间灭；了知世间灭道迹，修彼灭道迹。赤马，若比丘于世间苦若知、若断，世间集若知、若断，世间灭若知、若证，世间灭道迹若知、若修。赤马，是名得世界边，度世间爱。”

尔时，世尊重说偈言：

“未曾远游行，而得世界边，

无得世界边，终不尽苦边。

以是故牟尼，能知世界边，

善解世界边，诸梵行已立。

于彼世界边，平等觉知者，

是名贤圣行，度世间彼岸。”

是时，赤马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毗富罗山侧。有六天子，本为外道出家，一名阿毗浮、二名增上阿毗浮、三名能求、四名毗蓝婆、五名阿俱吒、六名迦蓝，来诣佛所。

阿毗浮天子即说偈言：

“比丘专至心，常修行厌离，

于初夜后夜，思惟善自摄，

见闻其所说，不堕于地狱。”

增上阿毗浮天子复说偈言：

“厌离于黑暗，心常自摄护；

永离于世间，言语诤论法；

从如来大师，禀受沙门法；

善摄护世间，不令造众恶。”

能求天子复说偈言：

“断截椎打杀，供养施迦葉，

不见其为恶，亦不见为福。”

毗蓝婆天子复说偈言：

“我说彼尼乾，外道若提子，

出家行学道，长夜修难行，

于大师徒众，远离于妄语，

我说如是人，不远于罗汉。”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死瘦之野狐，常共师子游，

终日小羸劣，不能为师子。

尼乾大师众，虚妄自称叹，

是恶心妄语，去罗汉甚远！”

尔时，天魔波旬著阿俱吒天子而说偈言：

“精勤弃暗冥，常守护远离，

深著微妙色，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令得生梵天。”

尔时，世尊作是念：“若此阿俱吒天子所说偈，此是天魔波旬加其力故，非彼阿俱吒天子自心所说，作是说言：

“‘精勤弃暗冥，守护于远离，

深著微妙色，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令得生梵天。’”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若诸所有色，于此及与彼，

或复虚空中，各别光照耀。

当知彼一切，不离魔魔缚，

犹如垂钩饵，钩钓于游鱼。”

彼时，天子咸各念言：“今日阿俱吒天子所说偈，沙门瞿昙言是魔所说。何故沙门瞿昙言是魔说？”

尔时，世尊知诸天子心中所念，而告之言：“今阿俱吒天子所说偈，非彼天子自心所说，是魔波旬加其力故，作是说言：

“‘精勤弃暗冥，守护于远离，

深著微妙色，贪乐于梵世，

当教化斯等，令得生梵天。’

“是故我说偈：

“‘若诸所有色，于此及与彼，

或复虚空中，各别光照耀。

当知彼一切，不离魔魔缚，

犹如垂钓饵，钩钓于游鱼。’”

时，诸天子复作是念：“奇哉！沙门瞿昙，神力大德，能见天魔波旬，而我等不见。我等当复各各说偈赞叹沙门瞿昙。”即说偈言：

“断除于一切，有身爱贪想，

令此善护者，除一切妄语，

若欲断欲爱，应供养大师。

断除三有爱，破坏于妄语，

已断于见贪，应供养大师。

王舍城第一，名毗富罗山，

雪山诸山最，金翅鸟中名。

八方及上下，一切众生界，

于诸天人中，等正觉最上！”

时，诸天子说偈赞佛已，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摩伽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摩伽天子说偈问佛：

“杀何得安眠？杀何得善乐？

为杀何等人，瞿昙所赞叹？”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若杀于瞋恚，而得安隐眠，

杀于瞋恚者，令人得欢喜！

瞋恚为毒本，杀者我所叹，

杀彼瞋恚已，长夜无忧患！”

尔时，摩伽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弥耆迦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弥耆迦天子说偈问佛：

“明照有几种，能照明世间？

惟愿世尊说，何等明最上？”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有三种光明，能照耀世间，

昼以日为照，月以照其夜，

灯火昼夜照，照彼彼色像。

上下及诸方，众生悉蒙照，

人天光明中，佛光明为上！”

佛说此经已，弥耆迦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陀摩尼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陀摩尼天子而说偈言：

“为婆罗门事，学断莫疲倦，

断除诸爱欲，不求受后身。”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婆罗门无事，所作事已作，

乃至不得岸，昼夜常勤跪，

已到彼岸住，于岸复何跪？

此是婆罗门，专精漏尽禅，

一切诸忧恼，炽然永已断，

是则到彼岸，涅槃无所求。”

时，陀摩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多罗揵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断几舍几法？几法上增修？

超越几积聚，名比丘度流？”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断五舍于五，五法上增修，

超五种积聚，名比丘度流。”

时，彼陀摩尼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摩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身诸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迦摩天子白佛言：“甚难！世尊。甚难！善逝。”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所学为甚难，具足戒三昧，

远离于非家，闲居寂静乐。”

迦摩天子白佛言：“世尊，静默甚难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得所难得学，具足戒三昧，

昼夜常专精，修习意所乐。”

迦摩天子白佛言：“世尊，正受心难得！”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难住正受住，诸根心决定，

能断死魔縻，圣者随欲进。”

迦摩天子复白佛言：“世尊，险道甚难行！”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难涉之险道，当行安乐进；

非圣堕于彼，足上头向下；

贤圣乘正直，险路自然平。”

佛说此经已，迦摩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摩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迦摩天子说偈问佛：

“贪恚何所因，不乐身毛竖？

恐怖从何起？觉想由何生？

犹如鸠摩罗，依倚于乳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生自身长，如尼拘律树；

处处随所著，如榛绵丛林。

若知彼因者，发悟令开觉，

度生死海流，不复更受有！”

时，迦摩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栴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栴檀天子说偈问佛：

“闻瞿昙大智，无障碍知见，

何所住何学，不遭他世恶？”

尔时，世尊说偈答曰：

“摄持身口意，不造三恶法，

处在于居家，广集于群宾，

信惠财法施，以法立一切，

住彼学彼法，则无他世畏！”

佛说是经已，栴擅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栴檀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天子说偈问佛：

“谁度于诸流，昼夜勤不懈？

不攀无住处，云何不没溺？”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内思惟正念，能度难度流。

不染此欲想，超度彼色爱，

贪喜悉已尽，不入于难测。”

时，彼栴檀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迦葉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当说比丘及比丘功德。”

佛告天子：“随汝所说。”

时，迦葉天子而说偈言：

“比丘修正念，其心善解脱，

昼夜常勤求，坏有诸功德。

了知于世间，灭除一切有，

比丘得无忧，心无所染著。

“世尊，是名比丘，是名比丘功德。”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说。”

迦葉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迦葉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

时，彼迦葉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当说比丘及比丘所说。”

佛告迦葉天子：“随所乐说！”

时，彼迦葉天子而说偈言：

“比丘守正念，其心善解脱，

昼夜常勤求，逮得离尘垢。

晓了知世间，于尘离尘垢，

比丘无忧患，心无所染著。

“世尊，是名比丘，是名比丘所说。”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迦葉天子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日暮与五百比丘于屈摩夜叉鬼住处宿。时，屈摩夜叉鬼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时，屈摩夜叉鬼白佛言：“世尊，今请世尊与诸大众于此夜宿。”

尔时，世尊默然受请。

是时，屈摩夜叉鬼知世尊默然受请已，化作五百重阁房舍。卧床、坐床、踞床，俱摄褥枕，各五百具，悉皆化成。化作五百灯明，无诸烟炎。悉化现已，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劝请世尊，令入其舍，令诸比丘次受房舍及诸卧具。周遍受已，还至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此世及他世。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其心常寂止。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正念安隐眠，舍降伏他军。

贤德有正念，贤德常正念，

不杀不教杀，不伏不教伏，

慈心于一切，心不怀怨结。”

尔时，世尊告屈摩夜叉鬼：“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屈摩夜叉鬼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还自所住处。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鸠罗山，尊者那伽波罗为亲侍者。

尔时，世尊于夜暗时，天小微雨，电光睒现，出于房外，露地经行。是时，天帝释作是念：“今日世尊住摩鸠罗山，尊者那伽波罗亲侍供养。其夜暗冥，天时微雨，电光睒现，世尊出房，露地经行。我当化作毗琉璃重阁，执持重阁，随佛经行。”作是念已，即便化作鞞琉璃重阁，持诣佛所，稽首佛足，随佛经行。

尔时，摩竭提国人若男若女，夜啼之时，以摩鸠罗鬼恐之即止。亲侍供养弟子之法，待师禅觉，然后乃眠。尔时，世尊为天帝释夜经行久。

尔时，尊者那伽波罗作是念：“世尊今夜经行至久，我今当作摩鸠罗鬼形而恐怖之！”时，那伽波罗比丘即反被俱执，长毛在外，往住世尊经行道头，白佛言：“摩鸠罗鬼来！摩鸠罗鬼来！”

尔时，世尊告那伽波罗比丘：“汝那伽波罗愚痴人，以摩鸠罗鬼神像恐怖佛耶？不能动如来、应、等正觉一毛发也，如来、应、等正觉久离恐怖！”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世尊正法、律中亦复有此人耶？”

佛言：“憍尸迦，瞿昙家中极大广阔，斯等于未来世亦当使得清净之法。”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若复婆罗门，于自所得法，

得到于彼岸，若一毗舍遮，

及与摩鸠罗，皆悉超过去。

若复婆罗门，于自所行法，

一切诸受觉，观察皆已灭。

若复婆罗门，自法度彼岸，

一切诸因缘，皆悉已灭尽。

若复婆罗门，自法度彼岸，

一切诸人我，皆悉已灭尽。

若复婆罗门，自法度彼岸，

于生老病死，皆悉已超过。”

佛说此经已，释提桓因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稽首佛足，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尊者阿那律陀于摩竭提国人间游行，到毕陵伽鬼子母住处宿。时，尊者阿那律陀夜后分时，端身正坐，诵忧陀那、波罗延那、见真谛、诸上座所说偈、比丘尼所说偈、尸路偈、义品、牟尼偈、修多罗，悉皆广诵。

尔时，毕陵伽鬼子夜啼，毕陵伽鬼子母为其子说偈呵止言：

“毕陵伽鬼子，汝今莫得啼，

当听彼比丘，诵习法句偈。

若知法句者，能自护持戒，

远离于杀生，实言不妄语，

能自舍非义，解脱鬼神道。”

毕陵伽鬼子母说是偈时，毕陵伽鬼子啼声即止。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与大众俱，到富那婆薮鬼子母住处宿。

尔时，世尊为诸比丘说四圣谛相应法，所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迹圣谛。尔时，富那婆薮鬼母，儿富那婆薮及鬼女郁多罗，二鬼小儿夜啼。时，富那婆薮鬼母教其男女故，而说偈言：

“汝富那婆薮，郁多罗莫啼，

令我得听闻，如来所说法。

非父母能令，其子解脱苦，

闻如来说法，其苦得解脱。

世人随爱欲，为众苦所迫，

如来为说法，令破坏生死。

我今欲闻法，汝等当默然！”

时，富那婆薮，鬼女郁多罗，悉受其母语，默然而静听，语母言：“善哉！我亦乐闻法。

“此正觉世尊，于摩竭胜山，

为诸众生类，演说脱苦法，

说苦及苦因，苦灭灭苦道，

从此四圣谛，安隐趣涅槃。

母今但善听，世尊所说法！”

时，富那婆薮鬼母即说偈言：

“奇哉智慧子，善能随我心，

汝富那婆薮，善叹佛导师。

汝富那婆薮，及汝郁多罗，

当生随喜心，我已见圣谛！”

时，富那婆薮鬼母说是偈时，鬼子男女随喜默然。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与诸大众至摩尼遮罗鬼住处夜宿。

尔时，摩尼遮罗鬼会诸鬼神，集在一处。时，有一女人，持香华鬘饰、饮食，至彼摩尼遮罗鬼神住处。彼女人遥见世尊在摩尼遮罗鬼神住处坐，见已，作是念：“我今现见摩尼遮罗鬼神。”即说偈言：

“善哉摩尼遮，住摩伽陀国，

摩迦陀国人，所求悉如愿。

云何于此世，常得安乐住？

后世复云何，而得生天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莫放逸慢恣，用摩尼鬼为？

苦自修所作，能得生天乐。”

时，彼女人作是念：“此非摩尼遮罗鬼，是沙门瞿昙。”如是知已，即以香华鬘饰供养世尊，稽首礼足，退坐一面，而说偈言：

“何道趣安乐？当修何等行，

此世常安隐，后世生天乐？”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布施善调心，乐执护诸根，

正见修贤行，亲近于沙门，

以正命自活，他世生天乐。

何用三十三，诸天之苦网？

但当一其心，断除于爱欲，

我当说离垢，甘露法善听！”

时，彼女人闻世尊说法，示教照喜。如佛常法，谓布施、持戒，生天之福，欲味、欲患，烦恼清净，出要、远离，功德福利，次第演说清净佛法。譬如鲜净白氎，易染其色。时，彼女人亦复如是，即于座上，于四圣谛得平等观苦、集、灭、道。

时，彼女人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于他，于正法、律得无所畏；即从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已度，世尊。已度，善逝，我从今日，尽寿命，归佛、归法、归比丘僧。”

时，彼女人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到针毛鬼住处夜宿。尔时，针毛鬼会诸鬼神，集在一处。

时，有炎鬼见世尊在针毛鬼住处夜宿；见已，往诣针毛鬼所，语针毛鬼言：“聚落主，汝今大得善利，今如来、应、等正觉于汝室宿。”

针毛鬼言：“今当试看，为是如来、为非？”

时，针毛鬼与诸鬼神集会已，还归自舍，束身冲佛。尔时，世尊却身避之。如是再三，束身冲佛，佛亦再三却身避之。

尔时，针毛鬼言：“沙门怖耶？”

佛言：“聚落主，我不怖也，但汝触恶。”

针毛鬼言：“今有所问，当为我说，能令我喜者善，不能令我喜者，当坏汝心，裂汝胸，令汝热血从其面出，捉汝两手掷著恒水彼岸。”

佛告针毛鬼：“聚落主，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能坏如来、应、等正觉心者，能裂其胸者，能令热血从面出者，执其两臂掷著恒水彼岸者。汝今但问，当为汝说，令汝欢喜。”

时，针毛鬼说偈问佛：

“一切贪恚心，以何为其因？

不乐身毛竖，恐怖从何起？

意念诸觉想，为从何所起？

犹如新生儿，依倚于乳母。”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爱生自身长，如尼拘律树，

展转相拘引，如藤绵丛林。

若知彼所因，当令鬼觉悟，

度生死海流，不复重增有。”

尔时，针毛鬼闻世尊说偈，心得欢喜，向佛悔过，受持三归。

佛说此经已，针毛鬼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杂阿含经卷第五十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优婆夷子，受八支斋，寻即犯戒，即为鬼神所持。

尔时，优婆夷即说偈言：

“十四十五日，及月分八日，

神通瑞应月，八支善正受，

受持于斋戒，不为鬼所持，

我昔数咨问，世尊作是说。”

尔时，彼鬼即说偈言：

“十四十五日，及月分八日，

神足瑞应月，八支修正受，

斋肃清净住，戒德善守护，

不为鬼戏弄，善哉从佛闻。

汝当说言放，我当放汝子，

诸有慢缓业，染污行苦行，

梵行不清净，终不得大果！

譬如拔菅草，执缓则伤手，

沙门行恶触，当堕地狱中。

譬如拔菅草，急捉不伤手，

沙门善摄持，则到般涅槃。”

时，彼鬼神即放优婆夷子。尔时，优婆夷说偈告子言：

“子汝今听我，说彼鬼神说：

若有慢缓业，秽污修苦行，

不清净梵行，彼不得大果！

譬如拔菅草，执缓则伤手，

沙门起恶触，当堕地狱中。

如急执菅草，则不伤其手，

沙门善执护，逮得般涅槃。”

时，彼优婆夷子如是觉悟已，剃除须发，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心不得乐，还归自家。母遥见子，而说偈言：

“迈世而出家，何为还聚落？

烧舍急出财，岂还投火中！”

其子比丘说偈答言：

“但念母命终，存亡不相见，

故来还瞻视，何见子不欢？”

时，母优婆夷说偈答言：

“舍欲而出家，还欲服食之，

是故我忧悲，恐随魔自在！”

是时，优婆夷如是、如是发悟其子；如是，其子还空闲处，精勤思惟，断除一切烦恼结缚，得阿罗汉果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竭提国人间游行，到阿腊鬼住处夜宿。

时，阿腊鬼集会诸鬼神。时，有竭昙鬼见世尊在阿腊鬼住处夜宿；见已，至阿腊鬼所，语阿腊鬼言：“聚落主，汝获大利，如来宿汝住处。”

阿腊鬼言：“生人今日在我舍住耶？今当令知，为是如来？为非如来？”

时，阿腊鬼诸鬼神聚会毕，还归自家，语世尊曰：“出去！沙门。”

尔时，世尊以他家故，即出其舍。

阿腊鬼复言：“沙门，来入！”佛即还入。以灭慢故，如是再三。

时，阿腊鬼第四复语世尊言：“沙门，出去！”

尔时，世尊语阿腊鬼言：“聚落主，已三见请，今不复出。”

阿腊鬼言：“今问沙门，沙门答我，能令我喜者善；不能令我喜者，我当坏其心，裂其胸，亦令热血从其面出，执持两手掷著恒水彼岸！”

世尊告言：“聚落主，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天神、世人，有能坏我心，裂我胸，令我热血从面而出，执持两手掷著恒水彼岸者。然，聚落主，汝今但问，当为汝说，令汝心喜。”

时，阿腊鬼说偈问佛：

“说何等名为，胜士夫事物？

行于何等法，得安乐果报？

何等为美味？云何寿中胜？”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净信为最胜，士夫之事物。

行法得乐果，解脱味中上。

智慧除老死，是为寿中胜！”

时，阿腊鬼复说偈言：

“云何得名称，如上所说偈？”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持戒名称流，如上所说偈。”

时，阿腊鬼复说偈言：

“几法起世间？几法相顺可？

世几法取受？世几法损减？”

尔时，世尊以偈答言：

“世六法等起，六法相顺可，

世六法取受，世六法损减。”

阿腊鬼复说偈问佛：

“谁能度诸流，昼夜勤方便？

无攀无住处，孰能不沉没？”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正念内思惟，能度难度流。

不乐于五欲，亦超度色爱，

无攀无住处，是能不没溺。”

时，阿腊鬼复说偈问佛：

“以何法度流？以何度大海？

以何舍离苦？以何得清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以信度河流，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除苦，以慧得清净。

汝当更问余，沙门梵志法，

其法无有过，真谛施调伏。”

时，阿腊鬼复说偈问佛：

“何烦更问余，沙门梵志法？

即曰最胜士，以显大法炬。

于彼竭昙摩，常当报其恩，

告我等正觉，无上导御师。

我即日当行，从村而至村，

亲侍等正觉，听受所说法。”

佛说此经已，阿腊鬼欢喜随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叔迦罗比丘尼住王园比丘尼众中，为王舍城诸人恭敬供养，如阿罗汉。

又于一时，王舍城人于一吉星日欢集大会，即于是日阙不供养。有一鬼神，敬重彼比丘尼故，至王舍城里巷之中，家家说偈：

“王舍城人民，醉酒眠睡卧，

不勤供养彼，叔迦比丘尼。

善修诸根故，名曰叔迦罗，

善说离垢法，涅槃清凉处。

随顺听所说，终日乐无厌，

乘听法智慧，得度生死流，

犹如海商人，依附力马王。”

时，一优婆塞以衣布施叔迦罗比丘尼，复有优婆塞以食供养。

时，彼鬼神即说偈言：

“智慧优婆塞，获福利丰多！

施叔迦罗衣，离诸烦恼故。

智慧优婆塞，获福利丰多！

施叔迦罗食，离诸积聚故。”

时，彼鬼神说斯偈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毗罗比丘尼住王舍城王园比丘尼众中。为王舍城诸人民，于吉星日集聚大会，当斯之日，毗罗比丘尼无人供养。

时，有鬼神敬重毗罗比丘尼，即入王舍城，处处里巷四衢道头而说偈言：

“王舍城人民，醉酒昏睡卧，

毗罗比丘尼，无人供养者。

毗罗比丘尼，勇猛修诸根，

善说离垢尘，涅槃清凉法。

皆随顺所说，终日乐无厌，

乘听法智慧，得度生死流。”

时，有一优婆塞持衣布施毗罗比丘尼，复有一优婆塞以食供养。

时，彼鬼神而说偈言：

“智慧优婆塞，今获多福利！

以衣施断缚，毗罗比丘尼。

智慧优婆塞，今获多福利！

食施毗罗尼，离诸和合故。”

时，彼鬼神说偈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娑多耆利天神、醯魔波低天神共作约誓：“若其宫中有宝物出者，必当相语；不相语者，得违约罪。”

时，醯魔波低天神宫中有未曾有宝波昙摩华出，华有千叶，大如车轮，金色宝茎。时，醯魔波低天神遣使告语娑多耆利：“聚落主，今我宫中忽生未曾有宝波昙魔华，华有千叶，大如车轮，金色宝茎，可来观看！”

娑多耆利天神遣使诣醯魔波低舍，告言：“聚落主，用是波昙摩百千为？今我宫中有未曾有宝大波昙摩出，所谓如来、应、等正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汝便可来奉事供养！”

时，醯魔波低天神即与五百眷属往诣娑多耆利天神所，说偈问言：

“十五日良时，天夜遇欢会，

当说受何斋，从何罗汉受？”

时，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今日佛世尊，在摩竭胜国，

住于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演说微妙法，灭除众生苦，

苦苦及苦集，苦灭尽作证。

八圣出苦道，安隐趣涅槃，

当往设供养，我罗汉世尊。”

醯魔波低说偈问言：

“彼妙心愿乐，慈济众生不？

彼于受不受，心想平等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彼妙愿慈心，度一切众生，

于诸受不受，心想常平等。”

时，醯魔波低说偈问言：

“为具足明达，已行成就不？

诸漏永灭尽，不受后有耶？”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明达善具足，正行已成就，

诸漏永已尽，不复受后有。”

醯摩波低说偈问言：

“牟尼意行满，及身口业耶？

明行悉具足，以法赞叹耶？”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具足牟尼心，及业身口满，

明行悉具足，以法而赞叹！”

醯摩波低说偈问言：

“远离于害生，不与不取不？

为远于放荡，不离禅思不？”

娑多耆利复说偈言：

“常不害众生，不与不妄取，

远离于放荡，日夜常思禅。”

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

“为不乐五欲，心不浊乱不？

有清净法眼，灭尽愚痴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心常不乐欲，亦无浊乱心，

佛法眼清净，愚痴尽无余。”

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

“至诚不妄语，粗涩言无有？

得无别离说，无不诚说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至诚不妄语，亦无粗涩言，

不离他亲厚，常说如法言。”

醯摩波低复说偈问言：

“为持清净戒，正念寂灭不？

具足等解脱，如来大智不？”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净戒悉具足，正念常寂静，

等解脱成就，得如来大智。”

醯魔波低复说偈问言：

“明达悉具足，正行已清净，

所有诸漏尽，不复受后有？”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明达悉具足，正行已清净，

一切诸漏尽，无复后生有。”

醯魔波低复说偈言：

“牟尼善心具，及身口业迹，

明行悉成就，故赞叹其法？”

娑多耆利说偈答言：

“牟尼善心具，及身口业迹，

明行悉成就，赞叹于其法。”

醯魔波低复说偈言：

“伊尼延鹿蹲，仙人之胜相，

少食舍身贪，牟尼处林禅。

汝今当共行，敬礼彼瞿昙。”

时，有百千鬼神眷属围绕，娑多耆利、醯魔波低速至佛前礼拜供养，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敬礼，而说偈言：

“伊尼延鹿蹲，仙人之胜相，

少食无贪嗜，牟尼乐林禅。

我等今故来，请问于瞿昙，

师子独游步，天龙无恐畏，

今故来请问，牟尼愿决疑！

云何得出苦？云何苦解脱？

惟愿说解脱，苦于何所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世五欲功德，及说第六意，

于彼欲无贪，解脱一切苦！

如是从苦出，如是解脱苦。

今答汝所问，苦从此而灭。”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泉从何转还？恶道何不转？

世间诸苦乐，于何而灭尽？”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眼耳鼻舌身，及以意入处，

于彼名及色，永灭尽无余。

于彼泉转还，于彼道不转，

于彼苦及乐，得无余灭尽！”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世间几法起？几法世和合？

几法取世受？几法令世灭？”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六法起世间，六法世和合，

六法取世受，六法世损灭。”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云何度诸流，日夜勤方便，

无攀无住处，而不溺深渊？”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一切戒具足，智慧善正受，

如思惟系念，是能度深渊！

不乐诸欲想，亦超色诸结，

无攀无住处，不溺于深渊！”

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复说偈问佛：

“何法度诸流？以何度大海？

云何舍离苦？云何得清净？”

尔时，世尊说偈答言：

“正信度河流，不放逸度海，

精进能断苦，智慧得清净。”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汝可更问余，沙门梵志法，

真实施调伏，除此更无法。”

醯魔波低复说偈言：

“更余何所问，沙门梵志法？

大精进今日，已具善开导。

我今当报彼，娑多耆利恩，

能以导御师，告语于我等。

我当诣村村，家家而随佛，

承事礼供养，从佛闻正法。

此百千鬼神，悉合掌恭敬，

一切归依佛，牟尼之大师！

得无上之名，必见真实义，

成就大智慧，于欲不染著。

慧者当观察，救护世间者，

得贤圣道迹，是则大仙人。”

佛说是经已，娑多耆利、醯魔波低及诸眷族五百鬼神闻佛所说，皆大欢喜，随喜礼佛而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揵连住耆阇崛山中。

时，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时，有伽吒及优波伽吒鬼。优波伽吒鬼见尊者舍利弗新剃须发，语伽吒鬼言：“我今当往打彼沙门头。”

伽吒鬼言：“汝优波伽吒，莫作是语。此沙门大德大力，汝莫长夜得大不饶益苦！”如是再三说。

时，优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语，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头；打已，寻自唤言：“烧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唤已，陷入地中，堕阿毗地狱。

尊者大目揵连闻尊者舍利弗为鬼所打声已，即往诣尊者舍利弗所，问尊者舍利弗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

尊者舍利弗答言：“尊者大目揵连，虽复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

尊者大目揵连语尊者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阇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况复打人而不苦痛？”

尔时，尊者舍利弗语尊者大目揵连：“我实不大苦痛。”

时，尊者舍利弗、大目揵连共相慰劳。

时，世尊以天耳闻其语声，闻已，即说偈言：

“其心如刚石，坚住不倾动，

染著心已离，瞋者不反报，

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忧？”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于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一林中夏安居。彼林中有天神住，知十五日诸比丘受岁，极生忧戚。

有余天神语彼天神言：“汝何卒生愁忧苦恼？汝当欢喜诸比丘持戒清净，今日受岁。”

林中天神答言：“我知比丘今日受岁，不同无羞外道受岁；然精进比丘受岁，持衣钵，明日至余处去，此林当空。”

比丘去后，林中天神而说偈言：

“今我心不乐，但见空林树。

清净心说法，多闻诸比丘，

瞿昙之弟子，今悉何处去？”

时，有异天子而说偈言：

“有至摩伽陀，有至拘萨罗，

亦至金刚地，处处修远离；

犹如野禽兽，随所乐而游。”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国人间，止住一林中，入昼正受，身体疲极，夜则睡眠。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于空林中入昼正受，夜著睡眠。我今当往觉悟之。”

尔时，天神往至比丘前，而说偈言：

“比丘汝起起！何以著睡眠？

睡眠有何利？病时何不眠？

利刺刺身时，云何得睡眠？

汝本舍非家，出家之所欲，

当如本所欲，日夜求增进，

莫得堕睡眠，令心不自在。

无常不恒欲，迷醉于愚夫，

余人悉被缚，汝今已解脱，

正信而出家，何以著睡眠？

已调伏贪欲，其心得解脱，

具足胜妙智，出家何故眠？

勤精进正受，常修坚固力，

专求般涅槃，云何而睡眠？

起明断无明，灭尽诸有漏，

调彼后边身，云何著睡眠？”

时，彼天神说是偈时，彼比丘闻其所说，专精思惟，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住林中，入昼正受，心起不善觉，依于恶贪。

时，彼林中住止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止住林中，入昼正受，心生不善觉，依于恶贪。我今当往开悟之。”

时，彼天神即说偈言：

“其心欲远离，止于空闲林，

放心随外缘，乱想而流驰，

调伏乐世心，常乐心解脱。

当舍不乐心，执受安乐住，

思非于正念，莫著我我所。

如以尘头染，是著极难遣，

莫令染乐著，欲心所浊乱。

如释君驰象，奋迅去尘秽，

比丘于自身，正念除尘垢。

尘者谓贪欲，非世间尘土，

黠慧明智者，当悟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持心莫放逸！

尘垢谓瞋恚，非世间尘土，

黠慧明智者，当悟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持心莫放逸！

尘垢谓愚痴，非世间尘土，

明智黠慧者，当舍彼诸尘，

于如来法律，持心莫放逸！”

时，彼天神说是偈已，彼比丘闻其所说，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心，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入昼正受，起不正思惟。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止住林中，入昼正受，而起不正思惟。我今当往方便善觉悟之。”

时，彼天神而说偈言：

“何不正思惟，觉观所寝食？

当舍不正念，专修于正受，

遵崇佛法僧，及自持净戒，

常生随喜心，喜乐转胜进，

以心欢喜故，速究竟苦边！”

时，彼天神说偈劝发已，彼比丘专精思惟，尽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于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入昼正受。时，彼比丘日中时，不乐心生，而说偈言：

“于此日中时，众鸟悉静默，

空野忽有声，令我心恐怖！”

时，彼林中住止天神而说偈言：

“于今日中时，众鸟悉寂静，

空野忽有声，应汝不乐心。

汝当舍不乐，专乐修正受！”

时，彼天子说偈觉悟彼比丘已，时，彼比丘专精思惟，舍除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阿那律陀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天神名阇邻尼，是尊者阿那律陀本善知识，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到阿那律陀所，说偈言：

“汝今可发愿，愿还生本处，

三十三天上，五欲乐悉备，

百种诸音乐，常以自欢娱；

每至睡眠时，音乐以觉悟，

诸天玉女众，昼夜侍左右。”

尊者阿那律陀说偈答言：

“诸天玉女众，此皆大苦聚，

以彼颠倒想，系著有身见。

诸求生彼者，斯亦是大苦！

阇邻尼当知，我不愿生彼，

生死已永尽，不受后有故！”

尊者阿那律陀说是语时，阇邻尼天子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比丘在拘萨罗人间，林中止住，勤诵经，勤讲说，精勤思惟，得阿罗汉果，证已，不复精勤诵说。

时，有天神止彼林中者，而说偈言：

“比丘汝先时，昼夜勤诵习，

常为诸比丘，共论决定义。

汝今于法句，寂然无所说，

不与诸比丘，共论决定义。”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本未应离欲，心常乐法句，

既离欲相应，诵说事已毕。

先知道已备，用闻见道为？

世间诸闻见，无如悉放舍。”

时，彼天神闻比丘所说，欢喜随喜，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止一林中。时，彼比丘有眼患，受师教，应嗅钵昙摩华。时，彼比丘受师教已，往至钵昙摩池侧，于池岸边，迎风而坐，随风嗅香。

时，有天神主此池者，语比丘言：“何以盗华？汝今便是盗香贼也！”

尔时，比丘说偈答言：

“不坏亦不夺，远住随嗅香，

汝今何故言，我是盗香贼？”

尔时，天神复说偈言：

“不求而不舍，世间名为贼。

汝今人不与，而自一向取，

是则名世间，真实盗香贼。”

时，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负而去。

尔时，比丘为彼天神而说偈言：

“如今彼士天，断截分陀利，

拔根重负去，便是奸狡人，

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盗香？”

时，彼天神说偈答言：

“狂乱奸狡人，犹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宜堪与汝语？

袈裟污不现，黑衣墨不污，

奸狡凶恶人，世间不与语。

蝇脚污素帛，明者小过现，

如墨点珂贝，虽小悉皆现。

常从彼求净，无结离烦恼，

如毛发之恶，人见如泰山！”

时，彼比丘复说偈言：

“善哉善哉说！以义安慰我：

汝可常为我，数数说斯偈！”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我非汝买奴，亦非人与汝，

何为常随汝，数数相告语？

汝今自当知，彼彼饶益事。”

时，彼天子说是偈已，彼比丘闻其所说，欢喜随喜，从座起去，独一静处，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尔时，尊者十力迦葉住王舍城仙人窟中。时，有猎师名曰尺只，去十力迦葉不远，张网捕鹿。尔时，十力迦葉为彼猎师哀愍说法。时，彼猎师不解所说。时，十力迦葉即以神力，指端火燃，彼犹不悟。

尔时，仙人窟中住止天神而说偈言：

“深山中猎师，少智盲无目，

何为非时说？薄德无辩慧，

所闻亦不解，明中亦无见。

于诸善胜法，愚痴莫能了，

正使烧十指，彼终不见谛。”

时，彼天神说是偈已，尊者十力迦葉即默然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尊者金刚子，住巴连弗邑一处林中。时，巴连弗邑人民夏四月过，作憍牟尼大会。

时，尊者金刚子闻世间大会，生不乐心，而说偈言：

“独一处空林，犹如弃枯木，

夏时四月满，世间乐庄严，

普观诸世间，其苦无过我！”

尔时，林中住止天神即说偈言：

“独一处空林，犹如弃枯木，

为三十三天，心常所愿乐，

犹如地狱中，仰思生人道！”

时，金刚子为彼天神所劝发已，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唯好乐持戒，不能增长上进功德。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于林中，唯乐持戒，不能增修上进功德。今我当作方便而发悟之。”即说偈言：

“非一向持戒，及修习多闻，

独静禅三昧，闲居修远离。

比丘偏倚息，终不得漏尽，

平等正觉乐，远非凡夫辈！”

时，彼比丘为天神劝进已，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有尊者那迦达多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有在家、出家常相亲近。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于林中，与诸在家、出家周旋亲数。我今当往方便发悟。”而说偈言：

“比丘旦早出，迫暮而还林，

道俗相习近，苦乐必同安，

恐起家放逸，而随魔自在！”

时，那迦达多比丘为彼天神如是、如是开觉已，如是、如是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众多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言语嬉戏，终日散乱，心不得定，纵诸根门，驰骋六境。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见是比丘不摄威仪，心不欣悦，而说偈言：

“此先有瞿昙，正命弟子众，

无常心乞食，无常受床卧，

观世无常故，得究竟苦边。

今有难养众，沙门所居止，

处处求饮食，遍游于他家，

望财而出家，无真沙门欲，

垂著僧伽梨，如老牛曳尾！”

尔时，比丘语天神言：“汝欲厌我耶？”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不指其名姓，不非称其人，

而总向彼众，说其不善者。

疏漏相现者，方便说其过，

勤修精进者，归依恭敬礼！”

彼诸比丘为天神劝发已，专精思惟，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时，彼比丘与长者妇女嬉戏，起恶名声。

时，彼比丘作是念：“我今不类，共他妇女起恶名声，我今欲于此林中自杀。”

时，彼林中止住天神作是思念：“不善不类，此比丘不坏、无过，而于林中欲自杀身。我今当作方便开悟。”

时，彼天神化作长者女身，语比丘言：“于诸巷路四衢道中，世间诸人为我及汝起恶名声，言我与汝共相习近，作不正事。已有恶名，今可还俗，共相娱乐。”

比丘答言：“以彼里巷四衢道中，为我与汝起恶名声，共相习近，为不正事。我今且自杀身！”

时，彼天神还复天身，而说偈言：

“虽闻多恶名，苦行者忍之，

不应苦自害，亦不应起恼。

闻声恐怖者，是则林中兽，

是轻躁众生，不成出家法。

仁者当堪耐，不中住恶声，

执心坚住者，是则出家法。

不由他人语，令汝成劫贼；

亦不由他语，令汝得罗汉；

如汝自知已，诸天亦复知。”

尔时，比丘为彼天神所开悟已，专精思惟，断除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尊者见多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著粪扫衣。时，梵天王与七百梵天乘其宫殿，来诣尊者见多比丘所，恭敬礼事。

时，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说偈言：

“观彼寂诸根，能感善供养，

具足三明达，得不倾动法，

度一切方便，少事粪扫衣。

七百梵天子，乘宫来奉诣，

见生死有边，今礼度有岸！”

时，彼天神说偈赞叹见多比丘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时，彼比丘身体疲极，夜著睡眠。

时，有天神住彼林中者，而觉悟之，即说偈言：

“可起起比丘，何故著睡眠？

睡眠有何义？修禅莫睡眠！”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不肯当云何？懈怠少方便，

缘尽四体羸，夜则著睡眠。”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且汝当执守，勿声而大呼，

汝已得修闲，莫令其退没！”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我当用汝语，精勤修方便，

不为彼睡眠，数数覆其心。”

时，彼天神如是、如是觉悟彼比丘。时，彼比丘专精方便，断诸烦恼，得阿罗汉。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汝岂能自起，专精勤方便，

不为众魔军，厌汝令睡眠？”

时，彼比丘说偈答言：

“从今当七夜，常坐正思惟，

其身生喜乐，无一处不满。

初夜观宿命，中夜天眼净，

后夜除无明，见众生苦乐。

上中下形类，善色及恶色，

知何业因缘，而受斯果报。

若士夫所作，所作还自见，

善者见其善，恶者自见恶。”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我知先一切，比丘十四人，

皆是须陀洹，悉得禅正受，

来到此林中，当得阿罗汉。

见汝一懈怠，仰卧著睡眠，

莫令住凡夫，故方便觉悟。”

尔时，比丘复说偈言：

“善哉汝天神！以义安慰我，

至诚见开觉，令我尽诸漏。”

时，彼天神复说偈言：

“比丘应如是，信非家出家，

抱愚而出家，逮得见清净。

我今摄受法，当尽寿命思，

若汝疾病时，我当与良药。”

时，彼天神说是偈已，即没不现。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尊者舍利弗在拘萨罗人间，依一聚落，止住田侧。时，尊者舍利弗于晨朝时著衣持钵，入村乞食。

时，有一尼揵子饮酒狂醉，持一瓶酒从聚落出，见尊者舍利弗，而说偈言：

“米膏熏我身，持米膏一瓶，

山地草树木，视之一金色。”

尔时，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作此恶声，是恶邪物，而说是偈。我岂不能以偈答之？”时，尊者舍利弗即说偈言：

“无想味所熏，持空三昧瓶，

山地草树木，视之如涕唾！”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得他心智，烦恼有余。去林不远有井，有饮野干罐拘钩颈。

时，彼野干作诸方便求脱，而自念言：“天遂欲明，田夫或出，当恐怖我。汝汲水罐怖我已久，可令我脱！”

时，彼比丘知彼野干心之所念，而说偈言：

“如来慧日出，离林说空法，

心久恐怖我，今可放令去！”

时，彼比丘自教授已，一切结尽，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住一林中。

时，有天神依彼林者，见佛行迹，低头谛观，修于佛念。时，有优楼鸟住于道中，行欲蹈佛足迹。

尔时，天神即说偈言：

“汝今优楼鸟，团目栖树间，

莫乱如来迹，坏我念佛境！”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默然念佛。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依波吒利树下住止。

时，有天神——依彼林中住，即说偈言：

“今日风卒起，吹波吒利树，

落波吒利华，供养于如来！”

时，彼天神说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住支提山侧，皆是阿练若比丘，著粪扫衣，常行乞食。

时，山神依彼山住者，而说偈言：

“孔雀文绣身，处鞞提醯山，

随时出妙声，觉乞食比丘。

孔雀文绣身，处鞞提醯山，

随时出妙声，觉粪扫衣者。

孔雀文绣身，处鞞提醯山，

随时出妙声，觉依树坐者。”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即默然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

时，有众多比丘住支提山，一切皆修阿练若行，著粪扫衣，常行乞食。尔时，那娑佉多河岸崩，杀三营事比丘。

时，支提山住天神而说偈言：

“乞食阿兰若，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营事三比丘？

粪扫衣比丘，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营事三比丘？

依树下比丘，慎莫营造立，

不见佉多河，傍岸卒崩倒，

压杀彼造立，营事三比丘？”

时，彼天神说此偈已，即默然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兰陀竹园。

时，有异比丘住频陀山。尔时，山林大火卒起，举山洞燃。时，有俗人而说偈言：

“今此频陀山，大火洞炽然，

焚烧彼竹林，亦烧竹苑实。”

时，彼比丘作是念：“今彼俗人能说此偈，我今何不说偈答之？”即说偈言：

“一切有炽然，无慧能救灭！

焚烧诸受欲，亦烧不作苦。”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迦兰陀竹园。时，有异比丘在恒河侧，住一林中。

时，有一族姓女，常为舅姑所责，至恒水岸边，而说偈言：

“恒水我今欲，随流徐入海，

不复令舅姑，数数见嫌责！”

时，彼比丘见族姓女，闻其说偈，作是念：“彼族姓女尚能说偈，我今何为不说偈答耶？”即说偈言：

“净信我今欲，随彼八圣水，

徐流入涅槃，不见魔自在！”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去林不远，有种瓜田。时，有盗者夜偷其瓜，见月欲出，而说偈言：

“明月汝莫出，待我断其瓜，

我持瓜去已，任汝现不现。”

时，彼比丘作是念：“彼盗瓜者尚能说此偈，我岂不能说偈答耶？”即说偈言：

“恶魔汝莫出，待我断烦恼，

断彼烦恼已，任汝出不出。”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沙弥而说偈言：

“云何名为常？乞食则为常。

云何为无常？僧食为无常。

云何名为直？唯因陀罗幢。

云何名为曲？曲者唯见钩。”

时，彼比丘作是念：“此沙弥能说斯偈，我今何不说偈而答？”即说偈言：

“云何名为常？常者唯涅槃。

云何为无常？谓诸有为法。

云何名为直？谓圣八正道。

云何名为曲？曲者唯恶径。”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舍利弗弟子，服药已，寻即食粥。

时，尊者舍利弗到瓦师舍，从乞瓦瓯。时，彼瓦师即说偈言：

“云何得名胜，而不施一钱？

云何胜实德，于财无所减？”

尔时，舍利弗说偈答言：

“若不食肉者，而施彼以肉；

诸修梵行者，施之以女色；

不坐高床者，施以高广床；

于彼临行者，施以息止处；

如是等施与，于财不损减。

是则有名誉，而不舍一钱，

实德名称流，于财无所减。”

时，彼瓦师复说偈言：

“汝今舍利弗，所说实为善，

今施汝百瓯，非余亦不得。”

尊者舍利弗说偈答言：

“彼三十三天，炎魔兜率陀，

化乐诸天人，及他化自在，

瓦钵信以得，而汝不生信！”

尊者舍利弗说此偈已，于瓦师舍默然出去。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贫士夫在于林侧，作如是希望思惟，而说偈言：

“若得猪一头，美酒满一瓶，

盛持瓯一枚，人数数持与，

若得如是者，当复何所忧？”

时，彼比丘作是念：“此贫士夫尚能说偈，我今何以不说？”即说偈言：

“若得佛法僧，比丘善说法，

我不病常闻，不畏众魔怨！”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彼比丘作如是思惟：“若得好劫贝，长七肘，广二肘，作衣已，乐修善法。”

时，有天神依彼林者，作是念：“此非比丘法，住于林中，作是思惟，希望好衣。”

时，天神化作全身骨锁，于彼比丘前舞，而说偈言：

“比丘思劫贝，七肘广六尺，

昼则如是想，知夜何所思？”

时，彼比丘即生恐怖，其身战悚，而说偈言：

“止止不须氍，今著粪扫衣，

昼见骨锁舞，知夜复何见？”

时，彼比丘心惊怖已，即正思惟，专精修习，断诸烦恼，得阿罗汉。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得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作已作，已舍重担，断诸有结，正智心善解脱。

时，有一女人于夜暗中，天时微雨，电光睒照，于林中过，欲诣他男子，倒深泥中，环钏断坏，华璎散落。时，彼女人而说偈言：

“头发悉散解，华璎落深泥，

钏钏悉破坏，丈夫何所著？”

时，彼比丘作是念：“女人尚能说偈，我岂不能说偈答之？”

“烦恼悉断坏，度生死淤泥，

著缠悉散落，十方尊见我！”

时，彼比丘说偈已，即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于河侧一林树间。

时，有丈夫与妇相随，度河住于岸边，弹琴嬉戏，而说偈言：

“爱念而放逸，逍遥青树间，

流水流且清，琴声极和美，

春气调适游，快乐何过是？”

时，彼比丘作是念：“彼士夫尚能说偈，我岂不能说偈答之？”

“受持清净戒，爱念等正觉，

沐浴三解脱，善以极清凉，

人道且庄严，快乐岂过是？”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即默然而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时，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

时，有天神见诸鸽鸟而说偈言：

“鸽鸟当积聚，胡麻米粟等，

于山顶树上，高显作巢窟，

若当天雨时，安极饮食宿。”

时，彼比丘作是念：“彼亦觉悟我！”即说偈言：

“凡夫积善法，恭敬于三宝，

身坏命终时，资神心安乐！”

时，彼比丘说此偈已，以即觉悟，专精思惟，除诸烦恼，得阿罗汉。

本经缺字对照（3 种 / 5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麩-夫+黃]	麷	2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97）
[跳-兆+尃]	蹲	2	Unicode 有此字（U+2C9C5），即原字，非替换（CB00571）
[月+庸]	膇	1	Unicode 有此字（U+267DB），即原字，非替换（CB00166）